

列传第一百九十五 儒林六

陈亮 郑樵 林霆附 李道传

陈亮，字同父，婺州永康人。生而目光有芒，为人才气超迈，喜谈兵，论议风生，下笔数千言立就。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，著《酌古论》。郡守周葵得之，相与论难，奇之，曰：“他日国士也。”请为上客。及葵为执政，朝士白事，必指令揖亮，因得交一时豪俊，尽其议论。因授以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曰：“读此可精性命之说。”遂受而尽心焉。

隆兴初，与金人约和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，独亮持不可。婺州方以解头荐，因上《中兴五论》，奏入，不报。已而退修于家，学者多归之，益力学著书者十年。

先是，亮尝圜视钱塘，喟然叹曰：“城可灌尔！”盖以地下于西湖也。至是，当淳熙五年，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。亮更名同，诣阙上书曰：

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，天命所钟也，人心所会也，衣冠礼乐所萃也，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。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，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，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！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，必将有所发泄，而天命人心，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。

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，三代之所无也；二圣北狩之痛，汉、唐之所未有也。方南渡之初，君臣上下痛心疾首，誓不与之俱

生，卒能以奔败之余，而胜百战之敌。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，忠臣义士斥死南方，而天下之气惰矣。三十年之余，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，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，自非海陵送死淮南，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。况望其愤故国之耻，而相率以发一矢哉！

丙午、丁未之变，距今尚以为远，而海陵之祸，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。独陛下奋不自顾，志于殄灭，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。时方口议腹非，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，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，隐忍以至于今，又十有七年矣。

昔春秋时，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，举一世皆安之。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，则人道遂为禽兽，皇皇奔走，义不能以一朝安。然卒于无所遇，而发其志于《春秋》之书，犹能以惧乱臣贼子。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，此岂人道所可安乎？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，当道陛下以有为，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。南师之不出，于今几年矣，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？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。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，必将有承之者矣。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，祖宗积累之深，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。”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民心无常，惟惠之怀”。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。

春秋之末，齐、晋、秦、楚皆衰，吴、越起于小邦，遂伯诸侯。黄池之会，孔子所甚痛也，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。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。今金源之植根既久，不可以一举而遂灭；国家之大势未张，不可以一朝而大举。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，劝陛下积财养兵，以待时也。臣以为通和者，所以成上下之苟安，而为妄庸两售之地，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。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，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，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；今日之击球射雕者，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。府库充满，无非财也；

介胄鲜明，无非兵也。使兵端一开，则其迹败矣。何者？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，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。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，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。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，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、行文书，以奉陛下之使令，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。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，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。臣故曰：通和者，所以成上下之苟安，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。

东晋百年之间，南北未尝通和也，故其臣东西驰骋，多可用之才。今和好一不通，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，惟恐其不得和也，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。昔者金人草居野处，往来无常，能使人不知所备，而兵无日不可出也。今也城郭宫室、政教号令，一切不异于中国，点兵聚粮，文移往反，动涉岁月。一方有警，三边骚动，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？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，乃国家之福，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，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？

晋、楚之战于邲也，栾书以为：“楚自克庸以来，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：‘于！民生之不易，祸至之无日，戒惧之不可以怠。’在军，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：‘于！胜之不可保，纣之百克而卒无后。’”晋、楚之弭兵于宋也，子罕以为：“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，圣人以兴，乱人以废，废兴存亡昏明之术，皆兵之由也。而求去之，是以诬道蔽诸侯也。”夫人心之不可惰，兵威之不可废，故虽成、康太平，犹有所谓四征不庭、张皇六师者，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。况南北角立之时，而废兵以惰人心，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，而置中国于度外，徒以便妄庸之人，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。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？

贬损乘舆，却御正殿，痛自克责，誓必复仇，以励群臣，以振天下之气，以动中原之心，虽未出兵，而人心不敢惰矣。

东西驰骋，而人才出矣。盈虚相补，而兵食见矣。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，懦弱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。当有度外之士起，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。是云合响应之势，而非可安坐所致也。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，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；论天下形势之消长，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，惟陛下幸听之。

唐自肃、代以后，上失其柄，藩镇自相雄长，擅其土地人民，用其甲兵财赋，官爵惟其所命，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，卒以成君弱臣强、正统数易之祸。艺祖皇帝一兴，而四方次第平定，藩镇拱手以趋约束，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。以京官权知，三年一易，财归于漕司，而兵各归于郡。朝廷以一纸下郡国，如臂之使指，无有留难。自筦库微职，必命于朝廷，而天下之势一矣。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，而郡国亦各有禁军，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。兵皆天子之兵，财皆天子之财，官皆天子之官，民皆天子之民，纪纲总摄，法令明备，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。士以尺度而取，官以资格而进，不求度外之奇才，不慕绝世之隽功。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，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，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，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，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。

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，与中国抗衡，俨然为南北两朝，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。微澶渊一战，则中国之势浸微，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。故庆历增币之事，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，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。盖契丹征令，是主上之操也；天子供贡，是臣下之礼也。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，其积有渐也。立国之初，其势固必至此。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，宽郡县而重守令。于文法之内，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；于格律之外，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，皆所以助立国之势，而为不虞之备也。

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，而其大要，则使群臣争

进其说，更法易令，而庙堂轻矣；严按察之权，邀功生事，而郡县又轻矣。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，又从而朘削之，虽徽章得象、陈执中以排沮其事，亦安得而不自沮哉！独其破去旧例，以不次用人，而劝农桑，务宽大，为有合于因革之宜，而其大要已非矣。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，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。

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，首合圣意，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，别行教阅以为强也；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，别行封桩以为富也。青苗之政，惟恐富民之不困也；均输之法，惟恐商贾之不折也。罪无大小，动辄兴狱，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。西、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，而豪杰耻于为役矣。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，锐然南北征伐，卒乖圣意，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。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，正患文为之太密，事权之太分，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，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。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，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，不知立国之本末者，真不足以谋国也。元祐、绍圣一反一复，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，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？

南渡以来，大抵遵祖宗之旧，虽微有因革增损，不足为轻重有无。如赵鼎诸臣，固已不究变通之理，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，忍耻事仇，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，其罪可胜诛哉！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，励志复仇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，括郡县之利以为富。加惠百姓，而富人无五年之积；不重征税，而大商无巨万之藏，国势日以困竭。臣恐尺籍之兵，府库之财，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。陛下蚤朝晏罢，冀中兴日月之功，而以绳墨取人，以文法涖事；圣断裁制中外，而大臣充位，胥吏坐行条令，而百司逃责，人才日以闾茸。臣恐程文之士，资格之官，不足当度外之用也。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，太宗已不能尽用，

今其遗意，岂无望于陛下也！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，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，而况于复故物乎！不然，维持之具既穷，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。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，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。

夫吴、蜀天地之偏气，钱塘又吴之一隅。当唐之衰，钱镠以閭巷之雄，起王其地，自以不能独立，常朝事中国以为重。及我宋受命，褫尽以其家入京师，而自献其土。故钱塘终始五代，被兵最少，而二百年之间，人物日以繁盛，遂甲于东南。及建炎、绍兴之间，为岳飞所驻之地，当时论者，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。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，以讲礼乐于其中，其风俗固已华靡，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，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，上下晏安，而钱塘为乐国矣。一隙之地，本不足以容万乘，而镇压且五十年，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。故谷粟、桑麻、丝枲之利，岁耗于一岁，禽兽、鱼鳖、草木之生，日微于一日，而上下不以为异也。公卿将相，大抵多江、浙、闽、蜀之人，而人才亦日以凡下，场屋之士以十万数，而文墨小异，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。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，用闽、浙日衰之士，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，北向以争中原，臣是以知其难也。

荆、襄之地，在春秋时，楚用以虎视齐、晋，而齐、晋不能屈也。及战国之际，独能与秦争帝。其后三百余年，而光武起于南阳，同时共事，往往多南阳故人。又二百余年，遂为三国交据之地，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，荆楚之士从之如云，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；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、陆抗、邓艾、羊祜皆以其地显名。又百余年，而晋氏南渡，荆、雍常雄于东南，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，梁竟以此代齐。及其气发泄无余，而隋、唐以来，遂为偏方下州。五代之际，高氏独常臣事诸国。本朝

二百年之间，降为荒落之邦，北连许、汝，民居稀少，土产卑薄，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，如晨星之相望。况至于建炎、绍兴之际，群盗出没于其间，而被祸尤极，以迄于今，虽南北分画交据，往往又置于不足用，民食无所从出，而兵不可由此而进。议者或以为忧，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。其地虽要为偏方，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，况其东通吴会，西连巴蜀，南极湖湘，北控关洛，左右伸缩，皆足以为进取之机。今诚能开垦其地，洗濯其人，以发泄其气而用之，使足以接关洛之气，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，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。

陛下慨然移都建业，百司庶府皆从草创，军国之仪皆从简略，又作行宫于武昌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。常以江、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，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、开豁无他者，委以荆、襄之任，宽其文法，听其废置，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，则国家之势成矣。

石晋失卢龙一道，以成开运之祸，盖丙午、丁未岁也。明年，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，卒以平定天下。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，而丁未、戊申之间，真宗皇帝东封西祀，以告太平，盖本朝极盛之时也。又六十年，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，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。又六十年丙午、丁未，遂为靖康之祸。天独启陛下于是年，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。今者去丙午、丁未，近在十年间矣。天道六十年一变，陛下不可不有以应其变乎？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，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。

臣不佞，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，尝数至行都，人物如林，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，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。辛卯、壬辰之间，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，考古今沿革之变，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，而得汉、魏、晋、唐长短之由，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。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，皆

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。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，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，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？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，臣于是服陛下之仁。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，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。不以暇时谋究立国之本末，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，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？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，臣于是服陛下之明。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，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，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，此百代之英主也。今乃委任庸人，笼络小儒，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，臣不胜愤悱，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。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，岂惟臣区区之愿，将天地之神、祖宗之灵，实与闻之。

书奏，孝宗赫然震动，欲榜朝堂以励群臣，用种放故事，召令上殿，将擢用之。左右大臣莫知所为，惟曾觐知之，将见亮，亮耻之，逾垣而逃。觐以其不诣己，不悦。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，交沮之，乃有都堂审察之命。宰相临以上旨，问所欲言，皆落落不少贬，又不合。

待命十日，再诣阙上书曰：

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仇，不肯即安于一隅，是有大功于社稷也。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，则非其地；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，则非其人。财止于府库，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；兵止于尺籍，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。是以迁延之计遂行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。此臣所以不胜忠愤，斋沐裁书，献之阙下，愿得望见颜色，陈国家立国之本末，而开大有为之略；论天下形势之消长，而决大有为之机，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。然待命八日，未有闻焉。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，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。

又上书曰：

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，至今日而穷，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

之大指，犹可恃以长久，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，则恢复不足为矣。然而变通之道有三：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，有可以为百五六十之计，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。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，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，决不能一一以听之。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，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，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。

其一曰：二圣北狩之痛，盖国家之大耻，而天下之公愤也。五十年之余，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，不复知仇耻之当念，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，以泄其愤，使人人如报私仇，此《春秋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。

其二曰：国家之规模，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，群臣救过之不给，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！

其三曰：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，以易武臣之任事者，故本朝以儒立国。而儒道之振，独优于前代。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，诚可厌恶，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，作其气而养之，使临事不至乏才，随才皆足有用，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，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，不必专在武臣也。

臣以为大臣论者，其略如此。

书既上，帝欲官之，亮笑曰：“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，宁用以博一官乎！”亟渡江而归。日落魄醉酒，与邑之狂士饮，醉中戏为大言，言涉犯上。一士欲中亮，以其事首刑部。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，黜亮，亮不平，语数侵澹，澹闻而嗾之，即缴状以闻。事下大理，笞掠亮无完肤，诬服为不轨。事闻，孝宗知为亮，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，及奏入取旨，帝曰：“秀才醉后妄言，何罪之有！”划其牒于地，亮遂得免。

居无何，亮家僮杀人于境，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，其家疑事由亮。闻于官，笞榜僮，死而复苏者数，不服。又囚亮父

于州狱。而属台官论亮情重，下大理。时丞相准知帝欲生亮，而辛弃疾、罗点素高亮才，援之尤力，复得不死。

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，归家益厉志读书，所学益博。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，尝曰：“ 研究义理之精微，辨析古今之同异，原心于秒忽，较礼于分寸，以积累为工，以涵养为正，辟面盎背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。至于堂堂之陈，正正之旗，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，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，推倒一世之智勇，开拓万古之心胸，自谓差有一日之长。” 亮意盖指朱熹、吕祖谦等云。

高宗崩，金遣使来吊，简慢。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，亮感孝宗之知，至金陵视形势，复上疏曰：

有非常之人，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。求非常之功，而用常才、出常计、举常事以应之者，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。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，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矣。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，又二十余年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，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，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。高宗皇帝春秋既高，陛下不欲大举，惊动慈颜，抑心俯首，以致色养，圣孝之盛，书册之所未有也。今者高宗既已祔庙，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，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，一旦而复索然乎？

天下不可以坐取也，兵不可以常胜也，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。东宫居曰监国，行曰抚军，陛下何以不于此时而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，岁巡建业，使之兼统诸司，尽护诸将，置长史、司马以专其劳，而陛下于宅忧之余，运用人才，均调天下，以应无穷之变？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之故事也。

高宗与金有父兄之仇，生不能以报之，则死必有望于子孙，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诸仇哉！遗留、报谢，三使继遣，金帛宝货，

千两连发。而金人仅以一使，如临小邦，哀祭之辞寂寥简慢，义士仁人痛切心骨，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！

陛下倘以大义为当正，抚军之言为可行，则当先经理建业而后使临之。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，而为经理建康之计，以振动天下而与金绝，陛下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！陛下试一听臣，用其喜怒哀乐之权鼓动天下。

大略欲激孝宗恢复，而是时孝宗将内禅，不报。由是在廷交怒，以为狂怪。

先是，乡人会宴，末胡椒特置亮羹馘中，盖村俚敬待异礼也。同坐者归而暴死，疑食异味有毒，已入大理。会吕兴、何念四殴吕天济且死，恨曰：“陈上舍使杀我。”县令王恬实其事，台官谕监司选酷吏讯问，无所得，取入大理，众意必死。少卿郑汝谐阅其单辞，大异曰：“此天下奇材也。国家若无罪而杀士，上干天和，下伤国脉矣。”力言于光宗，遂得免。

未几，光宗策进士，问以礼乐刑政之要，亮以君道、师道对，且曰：“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，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？而问安视寝之余，所以察辞而观色，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，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。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！”时光宗不朝重华宫，群臣更进迭谏，皆不听，得亮策，乃大喜，以为善处父子之间。奏名第三，御笔擢第一。既知为亮，则大喜曰：“朕擢果不谬。”孝宗在南内，宁宗在东宫，闻知皆喜，故赐第告词曰：“尔蚤以艺文首贤能之书，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。亲阅大对，嘉其渊源，擢置举首，殆天留以遗朕也。”授佾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。未至官，一夕，卒。

亮之既第而归也，弟充迎拜于境，相对感泣。亮曰：“使吾他日而贵，泽首逮汝，死之日，各以命服见先人于地下足矣。”

闻者悲伤其意。然志存经济，重许可，人人见其肺肝。与人言，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，虽为布衣，荐士恐弗及。家仅中产，畸人寒士衣食之，久不衰。卒之后，吏部侍郎叶适请于朝，命补一子官，非故典也。端平初，谥文毅，更与一子官。

郑樵，字渔仲，兴化军莆田人。好著书，不为文章，自负不下刘向、杨雄。居夹漈山，谢绝人事。久之，乃游名山大川，搜奇访古，遇藏书家，必借留读尽乃去。赵鼎、张浚而下皆器之。初为经旨，礼乐、文字、天文、地理、虫鱼、草木、方书之学，皆有论辨，绍兴十九年上之，诏藏秘府。樵归，益厉所学，从者二百余人。

以侍讲王纶、贺允中荐，得召对，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。帝曰：“闻卿名久矣，敷陈古学，自成一家，何相见之晚耶？”授右迪功郎、礼、兵部架阁，以御史叶义问劾之，改监潭州南岳庙，给札归抄所著《通志》。书成，入为枢密院编修官，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学。请修金正隆官制，比附中国秩序，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。未几，又坐言者寝其事。金人之犯边也，樵言岁星分在宋，金主将自毙，后果然。高宗幸建康，命以《通志》进，会病卒，年五十九，学者称夹漈祭先生。

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，成书虽多，大抵博学而寡要。平生甘枯淡，乐施与，独切切于仕进，识者以是少之。

同郡林霆，字时隐，擢政和进士第，博学深象数，与樵为金石交。林光朝尝师事之。聚书数千卷，皆自校讎，谓子孙曰：“吾为汝曹获良产矣。”绍兴中，为敕令所删定官，力诋秦桧和议之非，即挂冠去，当世高之。

李道传字贯之，隆州井研人。父舜臣，尝为宗正寺主簿。道传少庄重，稍长，读河南程氏书，玩索义理，至忘寝食，虽处暗室，整襟危坐，肃如也。擢庆元二年进士第，调利州司户

参军，徙蓬州教授。

开禧用兵，金人窥散关急，道传以诸司檄计事，道闻吴曦反，痛愤见于形色。遣其客问道持书遗安抚使杨辅，论曦必败，曰：“彼素非雄才，犯顺首乱，人心离怨，因人心而用之，可坐而缚也。诚决此举，不惟内变可定，抑使金知中国有人，稍息窥觊。正使不捷，亦无愧千古矣。”曦党以曦意胁迫道传，道传以义折之，竟弃官归。曦平，诏以道传抗节不挠，进官二等。

嘉定初，召为太学博士，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。会沂府有母丧，遗表官吏例进秩，道传曰：“有襄事之劳者，推恩可也，吾属何与？”于是皆辞不受。迁秘书郎、著作佐郎，见帝，首言：“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，非治世之象。今民力未裕，民心未固，财用未阜，储蓄未丰，边备未修，将帅未择，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，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。而八者之中，复以人才为要。至于人才盛衰，系学术之明晦，今学禁虽除，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。愿下明诏，崇尚正学，取朱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集注》、《中庸大学章句》、《或问》四书，颁之太学，仍请以周惇颐、邵雍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。”时执政有不乐道学者，以语侵道传，道传不为动。兼权考功郎官，迁著作郎。

时薛拯、胡榘等皆以新进用事，贿赂成风，道传言：“今名优儒臣，实取材吏，刻剥残忍、诞谩倾危之人进矣。”遂求补郡，于是出知真州。城圯弗治，道传斲之，筑两石坝以护并江居民，益浚二壕，又堤陈公塘，有警，则决之以为阻，人心始固。除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。初至，即按部劾吏之贪纵者十余人，胥吏为民害者，大黥小逐百余人，释狱之滥系者二百余人，弛负钱一十余万缗。夏大旱，道传应诏言楮币之换，官民如仇；钞法之行，商贾疑怨；赋敛增加，军将推剥，皆切

中时病。遂条上荒政，朝廷多从之。与漕臣真德秀振饥，道传分池、宣、徽三州，穷冬行风雪中，虽深村穷谷必至，赖以全活者甚众。摄宣州守，行朱熹社仓法，上饶、新安、南康诸郡翕然应命，人蒙其利。

广德守魏岷劾教官林庠委堂试而任荒政，挟漕臣以凌郡守，且言真德秀轻视朝廷，自专掠美，乞远之。道传上疏力辨，岷坐免。会胡榘为吏部侍郎，荐道传自代。引疾乞去，不许。召令奏事，再辞，又不许，遂入对。上自宫掖，次及朝廷，以至侍从、台谏阙失，尽言无所讳，帝不以为忤。除兵部郎官，辞未就。监察御史李楠觐当路指意，乞授以节镇蜀，遂出知果州。至九江，得疾卒，年四十八，诏特转一官致仕，谥文节。

道传自蜀来东南，虽不及登朱熹之门，而访求所尝从学者与讲习，尽得遗书读之。笃于践履，气节卓然。于经史未有论著，曰：“学未至，不敢。”于诗文未尝苟作，曰：“学未至，不暇。”一日以疾谒告，真德秀造焉，卧榻屏间，大书“唤起截断”四字，知其用功慎独如此。居官以惠利为本，振荒遗爱江东，人久而思焉。

三子：达可、当可、献可。献可为心传后。

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儒林七

程迥 刘清之 真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

程迥，字可久，应天府宁陵人。家于沙随，靖康之乱，徙绍兴之余姚。年十五，丁内外艰，孤贫飘泊，无以自振。二十余，始知读书，时乱甫定，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，迥得以考德问业焉。

登隆兴元年进士第，历扬州泰兴尉。训武郎杨大烈有田十顷，死而妻女存。俄有讼其妻非正室者，官没其贖，且追十年所入租。部使者以诱迥，迥曰：“大烈死，贖产当归其女。女死，当归所生母可也。”

调饶州德兴丞。盗入县民齐翊家，平素所不快者，皆冒絰逮狱。州属迥决禁囚，辨其冤者纵遣之。翊讼不已。会获盗宁国，翊犹讼还所纵之人，迥曰：“盗既获矣，再令追捕，或死于道路，使其骨肉何依，岂审冤之道哉！”唐肃宗时，县有程氏女，其父兄为盗所杀，因掠女去，隐忍十余年，手刃尽诛其党，剖其肝心以祭其父兄。迥取《春秋》复仇之义，颂之曰：“大而得其正者也。”表之曰“英孝程烈女”。

改知隆兴府进贤县。省符下，知平江府王佐决陈长年辄私卖田，其从子诉有司十有八年，母鱼氏年七十坐狱。廷辨按法追正，令候母死服阙日，理为己分，令天下郡县视此为法。迥为议曰：“天下之人孰无母慈？子若孙宜定省温清，不宜有私

财也。在律，别籍者有禁，异财者有禁。当报牒之初，县令杖而遣之，使听命于其母可矣，何稽滞遍诉有司，而达于登闻院乎？《春秋谷梁传》注曰：‘臣无讼君之道’，为卫侯郑与元咺发论也。夫诸侯之于命大夫犹若此，子孙之于母乃使坐狱以对吏，爱其亲者闻之，不觉泣涕之横集也。按令文：分财产，谓祖父母、父母服阕已前所有者。然则母在，子孙不得有私财。借使其母一朝尽费，其子孙亦不得违教令也。既使归于其母，其日前所费，乃卑幼辄用尊长物，法须五年尊长告乃为理。何至豫期母死，又开他日争讼之端也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孙不死于母之前乎？守令者，民之师帅，政教之所由出。诚宜正守令不职之愆与子孙不孝之罪，以敬天下之为人母者。”

民饥，府檄有诉闭余及菜与商贾者，迺即论报之曰：“力田之人，细米每斗才九十五文，逼于税赋，是以出菜，非上户也。县境不出货宝，苟不与外人交易，输官之钱何由而得？今强者群聚，胁持取钱，殴伤人者甚众，民不敢入市，坐致缺食。”申论再三，见从乃已。

县大水，亡稻麦，郡蠲租税至薄，迺白于府曰：“是驱民流徙耳！赋不可得，徒存欠籍。”乃悉蠲之。郡僚犹曰：“度江后来，未尝全放，恐户部不从。”迺力论之曰：“唐人损七，则租、庸、调俱免。今损十矣。夏税、役钱不免，是犹用其二也，不可谓宽。”议乃息。

境内有妇人佣身纺绩舂簸，以养其姑。姑感妇孝，每受食，即以手加额仰天而祝之。其子为人牧牛，亦干饭以饷祖母。迺廉得之，为纪其事，白于郡，郡给以钱粟。

调信州上饶县。岁纳租数万石，旧法加倍，又取斛面米。迺力止绝之，尝曰：“令与吏服食者，皆此邦之民膏血也。曾不是思，而横敛虐民，鬼神其无知乎！”州郡督索经总钱甚急，

迥曰：“斯钱古之除陌之类，今其类乃三倍正赋，民何以堪？。反复言之当路。

奉祠，寓居番阳之萧寺。程祥者，从伯父待制昌禹来居番阳，昌禹死，遂失所依。祥继亡，祥妻度氏犹质卖衾具以抚育孤子，久之罄竭，濒死，邻家皆莫识其面。有欲醮之者，度曰：“吾儿幼，若事他人，使母不得抚其子，岂不负良人乎？”终辞焉。或为迥言其事，迥走告于郡守，月给之钱粟。

迥居官临之以庄，政宽而明，令简而信，绥强抚弱，导以恩义。积年讎讼，一语解去。猾吏奸民，皆以感激，久而悛悔，欺诈以革。暇则宾礼贤士，从容尽欢，进其子弟之秀者与之均礼，为之陈说《诗》、《书》。质疑问难者，不问蚤暮。势位不得以交私，祠庙非典祀不谒。隐德潜善，无问幽明，皆表而出之，以励风俗。或周其穷厄，俾全节行。听决狱讼，期于明允。凡上官所未悉者，必再三抗辨，不为苟止。贵溪民伪作吴渐名，诬诉县令石邦彦，迥言匿名书不当受，转运使不谓然，遂兴大狱，瘐死者十有四人。及闻省寺，讫报如迥言。

迥尝授经学于昆山王葆、嘉禾闻人茂德、严陵喻樗。所著有《古易考》、《古易章句》、《古占法》、《易传外编》、《春秋传显微例目》、《论语传》、《孟子章句》、《文史评》、《经史说诸论辨》、《太玄补赞》、《户口田制贡赋书》、《乾道振济录》、《医经正本书》、《条具乾道新书》、《度量权三器图义》、《四声韵》、《淳熙杂志》、《南斋小集》。卒官。

朝奉郎朱熹以书告迥子绚曰：“敬惟先德，博闻至行，追配古人，释经订史，开悟后学，当世之务又所通该，非独章句之儒而已。曾不得一试，而奄弃盛时，此有志之士所为悼叹咨嗟而不能已者。然著书满家，足以传世，是亦足以不朽。”绚以致仕恩调巴陵尉，摄邑事，能理冤狱。孙仲熊，亦有名。

刘清之，字子澄，临江人，受业于兄靖之，甘贫力学，博极书传。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。调袁州宜春县主簿，未上，丁父忧，服除，改建德县主簿。请于州，俾民自实其户。由是赋役平，争讼息。

调万安县丞。时江右大侵，郡檄视旱，徒步阡陌，亲与民接，凡所蠲除，具得其实。州议减常平米直，清之曰：“此惠不过三十里内耳，外乡远民势岂能来？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饿死者。今有粟之家闭不肯粜，实窥伺攘夺者众也。在我有政，则大家得钱，细民得米，两适其便。”乃请均境内之地为八，俾有粟者分振其乡，官为主之。规画防闲，民甚赖之。帅龚茂良以救荒实迹闻于朝，又偕诸公荐之。

发运使史正志按部至筠，俾清之拘集州县畸零之赋，清之不可。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，谓曰：“侍郎因子言，谓子爱民特立，将荐子矣，其以阙阅来。”清之贻之以书曰：“所谓赢资者，皆州县侵刻于民，法所当禁。纵有赢资，是所谓羨余也，献之自下而诏止之，今则止而求之，乃自上焉。不夺不蹙，其弊有不可胜言者。愿侍郎自请于朝，姑归贰卿之班，主大农经费，以佐国家。如此，则士孰不愿出侍郎之门？不然，某诚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鉴。”以荐者两有审察之命，清之竟不见丞相，诣吏部铨，得知宜黄县。

茂良入为参知政事，与丞相周必大荐清之于孝宗。召入对，首论：“民困兵骄，大臣退托，小臣苟偷。愿陛下广览兼听，并谋合智，清明安定，提要挈纲而力行之。古今未有俗不可变、弊不可革者，变而通之，亦在陛下方寸之间耳。”又言用人四事：“一曰辨贤否。谓道义之臣，大者可当经纶，小者可为仪刑。功名之士，大者可使临政，小者可使立事。至于专谋富贵利达而已者下也。二曰正名实。今百有司职守不明，非旷其官，

则失之侵逼。愿诏史官考究设官之本意，各指其合主何事，制旨亲定，载之命书，依开宝中差诸州通判故事，使人人晓然知之而行赏罚焉。三曰使材能。谓军旅必武臣，钱谷必能吏，必临之以忠信不欺之士，使两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长。四曰听换授。谓文武之官不可用违其才，然不当许之自列，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，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艺，每岁互举堪充左右选者一人，于合入资格外，稍与优奖。”

改太常寺主簿。丁内艰，服除，通判鄂州。鄂大军所驻，兵籍多伪，清之白郡及诸司，请自通判厅始，俾伪者以实自言而正之。州有民妻张以节死，嘉祐中，诏封旌德县君，表其墓曰“烈女”，中更兵火，至是无知其墓者，清之与郡守罗愿访而祠之。鄂俗计利而尚鬼，家贫子壮则出赘，习为当然，而尤谨奉大洪山之祠，病者不药而听于巫，死则不葬而畀诸火，清之皆谕止之。

差权发遣常州，改衡州。衡自建炎军兴，有所请大军月桩过湖钱者，岁送漕司，无虑七八万缗，以四邑所入曲引钱及郡计畸零苗米折纳充之。旧法，民有吉凶聚会，许买引为酒曲，谓之曲引钱，其后直以等第敷纳。衡有五邑，独敷其四。取民之辞不正，良民遍受其害，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，乃并与常赋不输。虽得曲引钱四五万缗，而常赋之失，不啻数万缗矣。清之请于朝，愿与总领所酌损补移，渐图蠲减。不报。遂戒诸邑：董常赋，缓杂征，阁旧逋，戒预折，新簿籍，谨推收，督勾销，明逋负，防带钞，治顽梗，梏吏奸，扰户长，费用有节，渗漏有防，稽考有政，补置有渐。

先是，郡饰厨传以事常平、刑狱二使者，月一会集，互致折馈。清之叹曰：“此何时也？与其取诸民，孰若裁诸公。吾之所以事上官者，惟究心于所职，无负于吾民足矣。岂以酒食

货财为勤哉？”清之自常禄外，悉归之公帑，以佐经用。至之日，兵无粮，官无奉，上供送使无可备。已而郡计渐裕。民力稍苏。或有报白，手自书之，吏不与焉。

尝作《谕民书》一编，首言畏天积善，勤力务本，农工商贾莫不有劝，教以事亲睦族，教子祀先，谨身节用，利物济人，婚姻以时，丧葬以礼。词意质直，简而易从。邦人家有其书，非理之讼日为衰息。

念士风未振，每因月讲，复具酒肴以燕诸生，相与输情论学，设为疑问，以观其所向，然后从容示以先后本末之序。来者日众，则增筑临蒸精舍居之。其所讲，先正经，次训诂音释，次疏先儒议论，次述今所绌绎之说，然后各指其所宜用，人君治天下，诸侯治一国，学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，确然皆有可举而措之之实。

为阅武场。凡禁军役于他所，隐于百工者，悉按军籍俾诣训阅。作朱陵道院，祠张九龄、韩愈、寇准、周敦颐、胡安国于左，祠晋死节太守刘翼、宋死节内史王应之于右。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间，而参佐谋论多在焉。刘孝昌者，摯之孙也，贫不自立，清之买田以给之。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，恶之，贻书所厚台臣，诬以劳民用财，论罢，主管云台观。

归，筑槐阴精舍以处来学者。胡晋臣、郑侨、尤袤、罗点皆力荐清之于上。光宗即位，起知袁州，而清之疾作，犹贻书执政论国事。诸生往候疾，不废讲论，语及天下，孜孜叹息，若任其责者。病且革，为书以别向语、彭龟年，赋二诗以别朱熹、杨万里。取高氏《送终礼》以授二子曰：“自敛至葬，视此从事。”周必大来视疾，谓曰：“子澄其澄虑。”清之气息已微，云：“无虑可澄。”遂卒。

初，清之既举进士，欲应博学宏词科。及见朱熹，尽取所

习焚之，慨然志于义理之学。吕伯恭、张栻皆神交心契，汪应辰、李焘亦敬慕之。母不逮养，每展阅手泽，涕泗交颐。从兄肃流落新吴，族父晔寓丹阳、艾寓临川，皆迎养之。从祖子侨为邵州录事参军，死吴锡之乱，清之遣其孙晋之致书邵守，得其遗骨归葬焉。族人自远来，馆留之，不忍使之遽去。尝序范仲淹《义庄规矩》，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。本之家法，参取先儒礼书，定为祭礼行之。高安李好古以族人以财为讼，见清之豫章，清之为说《讼》、《家人》二卦，好古惕然，遽舍所讼，市程氏《易》以归，卒为善士。

所著有《曾子内外杂篇》、《训蒙新书外书》、《戒子通录》、《墨庄总录》、《祭仪》、《时令书》、《续说苑》、文集、《农书》。真德秀，字景元，后更为希元，建之浦城人。四岁受书，过目成诵。十五而孤，母吴氏力贫教之。同郡杨圭见而异之，使归共诸子学，卒妻以女。

登庆元五年进士第，授南剑州判官。继试，中博学宏词科，入闽帅幕，召为太学正，嘉定元年迁博士。时韩侂胄已诛，入对，首言：“权臣开边，南北涂炭，今兹继好，岂非天下之福？然日者以行人之遣，金人欲多岁币之数，而吾亦曰可增；金人欲得奸臣之首，而吾亦曰可与。往来之称谓，犒军之金帛，根括归明流徙之民，皆承之唯谨，得无滋嫚我乎？抑善谋国者不观敌情，观吾政事。今号为更化，而无以使敌情之畏服，正恐彼资吾岁赂以厚其力，乘吾不备以长其谋，一旦挑争端而吾无以应，此有识所为寒心。”又言：“侂胄自知不为清议所贷，至诚忧国之士则名以好异，于是忠良之士斥，而正论不闻，正心诚意之学则诬以好名，于是伪学之论兴，而正道不行。今日改弦更张，正当褒崇名节，明示好尚。”

召试学士院，改秘书省正字兼检讨玉牒。二年，迁校书郎。

又对，言暴风、雨雹、荧惑、蝻蝗之变，皆赃吏所致。寻兼沂王府教授、学士院权直。三年，迁秘书郎。入对，乞开公道，窒旁蹊，以抑小人道长之渐；选良牧，励战士，以扼群盗方张之锐。四年，选著作佐郎。同列相慕谗之，德秀恬不与较。宰相将用德秀，会言官抵之，德秀力辞。兼礼部郎官，上疏言：“金有必亡之势，亦可为中国忧。盖金亡则上恬下嬉，忧不在敌而在于我，多事之端恐自此始。”五年，迁军器少监，升权直。

六年，迁起居舍人，奏：“权奸擅政十有四年，朱熹、彭龟年以抗论逐，吕祖俭、周端朝以上书斥，当时近臣犹有争之者。其后吕祖泰之贬，非惟近臣莫敢言，而台谏且出力以挤之，则嘉泰之失已深于庆元矣。更化之初，群贤皆得自奋。未几，傅伯成以谏官论事去，蔡幼学以词臣论事去，邹应龙、许奕又继以封驳论事去。是数人者，非能大有所矫拂，已皆不容于朝。故人务自全，一辞不措。设有大安危、大利害，群臣喑嘿如此，岂不殆哉！今欲与陛下言，勤访问、广谋议、明黜陟三者而已。”时钞法楮令行，告讐繁兴，抵罪者众，莫敢以上闻。德秀奏：“或一夫坐罪，而并籍昆弟之财；或亏陌四钱，而没入百万之货。至于科富室之钱，拘盐商之舟，视产高下，配民藏楮，鬻田宅以收券者，虽大家不能免，尚得名便民之策？”自此籍没之产以渐给还。

兼太常少卿。又言金人必亡，君臣上下皆当以祈天永命为心。充金国贺登位使，及盱眙，闻金人内变而返。言于上曰：“臣自扬之楚，自楚之盱眙，沃壤无际，陂湖相连，民皆强悍强忍，此天赐吾国以屏障大江，使强兵足食为进取资。顾田畴不辟，沟洫不治，险要不扼，丁壮不练，豪杰武勇不收拾，一旦有警，则徒以长江为恃。岂如及今大修垦田之政，专为一司以领之，数年之后，积储充实，边民父子争欲自保，因其什伍，

勒以兵法，不待粮餉尚，皆为精兵。”又言边防要事。

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，德秀慨然谓刘 翥曰：“吾徒须急引去，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。”遂力请去，出为秘阁修撰、江东转运副使。山东盗起，朝廷犹与金通聘，德秀朝辞，奏：“国耻不可忘，邻盗不可轻，幸安之谋不可恃，导谏之言不可听，至公之论不可忽。”宁宗曰：“卿力有余，到江东日为朕撙节财计，以助边用。”

江东旱蝗，广德、太平为甚，德秀遂与留守、宪司分所部九郡大讲荒政，而自领广德、太平。亲至广德，与太守魏岷同以便宜发廩，使教授林庠振给，竣事而还。百姓数千人送之郊外，指道傍丛冢泣曰：“此皆往岁饿死者。微公，我辈已相随入此矣。”索毁太平州私创之大斛。新徽州守林琰无廉声，宁国守张忠恕私匿振济米，皆劾之，而以李道传摄徽。先是，都司胡玘、薛拯每诮德秀迂儒，试以事必败，至是政誉日闻，因倡言旱伤本轻，监司好名，振贍太过，使岷劾庠以撼德秀。德秀上章自明，朝廷悟，与岷祠，授庠干官，而道传寻亦召还。

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。番舶畏苛征，至者岁不三四，德秀首宽之，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。输租令民自概，听讼惟揭示姓名，人自诣州。泉多大家，为闾里患，痛绳之。有讼田者，至焚其券不敢争。海贼作乱，将逼城，官军败衄，德秀祭兵死者，乃亲授方略，禽之。复遍行海滨，审视形势，增屯要害处，以备不虞。

十二年，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。承宽弛之后，乃稍济以严。尤留意军政，欲分鄂州军屯武昌，及通广盐于赣与南安，以弭汀、赣盐寇。未及行，以母丧归。明年，蕲、黄失守，盗起南安，讨之数载始平，人服德秀先见。

十五年，以宝谟阁待制、湖南安抚使知潭州。以“廉仁功

勤”四字励僚属，以周惇颐、胡安国、朱熹、张栻学术源流勉其士。罢榷酤，除斛面米，申免和籴，以苏其民。民艰食，既极力振赡之，复立惠民仓五万石，使岁出粟。又易谷九万五千石，分十二县置社仓，以遍及乡落。别立慈幼仓立义阡。惠政毕举。月试诸军射，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。凡营中病者、死未葬者、孕者、嫁娶者，赡给有差。朝廷从寿昌朱囊，以飞虎军戍寿昌，并致其家口，力争止之。江华县贼苏师入境杀劫，檄广西共讨平之。司马遵守武冈，激军变，劾遵而诛其乱者。

理宗即位，召为中书舍人，寻擢礼部侍郎、直学士院。入见，奏：“三纲五常，扶持宇宙之栋干，奠安生民之柱石。晋废三纲而刘、石之变兴，唐废三纲而安禄山之难作。我朝立国，先正名分。陛下不幸处人伦之变，流闻四方，所损非浅。雪川之变，非济王本志，前有避匿之迹，后闻讨捕之谋，情状本末，灼然可考。愿讨论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，济王未有子息，亦惟陛下兴灭继绝。”上曰：“朝廷待济王亦至矣。”德秀曰：“若谓此事处置尽善，臣未敢以为然。观舜所以处象，则陛下不及舜明甚。人主但当以二帝、三王为师。”上曰：“一时仓猝耳。”德秀曰：“此已往之咎，惟愿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讲学进德。”次言：“雪川之狱，未闻参听于公朝，淮、蜀二阨乃出于佥论所期之外。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，何惜不与众共之？”且言：“乾道、淳熙间，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，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。今馈赂公行，薰染成风，恬不知怪。”又疏言：“朝廷之上，敏锐之士多于老成，虽尝以耆艾褒傅伯成、杨简，以儒学褒柴中行，以恬退用赵蕃、刘宰，至忠亮敢言如陈宓、徐侨，皆未蒙录用。”上问谦吏，德秀以知袁州赵{政}夫对，亲擢{政}夫直秘阁、为监司。具手札入谢，因言崔与之帅蜀，杨长儒帅闽，皆有廉声，乞广加咨访。

上初御清暑殿，德秀因经筵侍上，进曰：“此高、孝二祖储神燕闲之地，仰瞻楹桷，当如二祖实临其上。陛下所居处密迩东朝，未敢遽当人主之奉。今宫阁之义浸备，以一心而受众攻，未有不浸淫而蠹蚀者，惟学可以明此心，惟敬可以存此心，惟亲君子可以维持此心。”因极陈古者居丧之法与先帝视朝之勤。

宁宗小祥，诏群臣服纯吉，德秀争之曰：“自汉文帝率情变古，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，朝衣朝冠皆以大布，惜当时不并定臣下执丧之礼，此千载无穷之憾。孝宗崩，从臣罗点等议，令群臣易月之后，未释衰服，惟朝会治事权用黑带公服，时序仍临慰，至大祥始除。侂胄枋政，始以小祥从吉。且带不以金，鞵不以红，佩不以鱼，鞍轿不以文绣。此于群臣何损？朝仪何伤？”议遂格。

德秀屡进鲠言，上皆虚心开纳，而弥远益严惮之，乃谋所以相撼，畏公议，未敢发。给事中王暨、盛章始驳德秀所主济王赠典，继而殿中侍御史莫泽劾之，遂以焕章阁待制提举玉隆宫。谏议大夫朱端常又劾之，落职罢祠。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，请加鞫殛。上曰：“仲尼不为已甚。”乃止。

既归，修《读书记》，语门人曰：“此人君为治之门，如有用我者，执此以往。”汀寇起，德秀荐陈韡有文武才干，常平使者史弥忠言于朝，遂起韡讨平之。绍定四年，改职与祠。

五年，进徽猷阁、知泉州。迎者塞路，深村百岁老人亦扶杖而出，城中欢声动地。诸邑二税法预借至六七年，德秀入境，首禁预借。诸邑有累月不解一钱者，郡计赤立不可为。或咎宽恤太骤，德秀谓民困如此，宁身代其苦。决讼自卯至申未已。或劝啻养精神，德秀谓郡弊无力惠民，仅有政平、讼理事当勉。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，公族仅三百人，漕司与本州给之，

而朝廷岁助度牒。已而不复给，而增至二千三百余人，郡坐是愈不可为。德秀请于朝，诏给度牒百道。

弥远薨，上亲政，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。戒所部无滥刑横敛，无徇私黷货，罢市令司，曰：“物同则价同，宁有公私之异？”闽县里正苦督赋，革之。属县苦贵余，便宜发常平赈之。海寇纵横，次第禽殄之。未几，闻金灭，京湖帅奉露布图上八陵，而江、淮有进取潼关、黄河之议。德秀以为忧，上封事曰：“移江、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，运江、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，富庶之效未期，根本之弊立见。惟陛下审之重之。”

召为户部尚书，入见，上迎谓曰：“卿去国十年，每切思贤。”乃以《大学衍义》进，复陈祁天永命之说，谓“敬者德之聚。仪狄之酒，南威之色，盘游弋射之娱，禽兽狗马之玩，有一于兹，皆足害敬”。上欣然嘉纳，改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，时政多所论建。逾年，知贡举，已得疾，拜参知政事，同编修敕令、《经武要略》。三乞祠禄，上不得已，进资政殿学士、提举万寿观兼侍读，辞。疾亟，冠带起坐，迄谢事，犹神爽不乱。遗表闻，上震悼，辍视朝，赠银青光禄大夫。

德秀长身广额，容貌如玉，望之者无不以公辅期之。立朝不满十年，奏疏无虑数十万言，皆切当世要务，直声震朝廷。四方人士诵其文，想见其风采。及宦游所至，惠政深洽，不愧其言，由是中外交颂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，奔拥出关曰：“真直院至矣！”果至，则又填塞聚观不置。时相益以此忌之，辄接不用，而声愈彰。及归朝，适郑清之挑敌，兵民死者数十万，中外大耗，尤世道升降治乱之机，而德秀则既衰矣。杜范方攻清之误国，且谓其贪黷更甚于前，而德秀乃奏言：“此皆前权臣玩卜妻之罪，今日措置之失，譬如和、扁继庸医之后，一药之误，代为庸医受责。”其议论与范不同如此。然自侂冑立伪

学之名以锢善类，凡近世大儒之书，皆显禁以绝之。德秀晚出，独慨然以斯文自任，讲习而服行之。党禁既开，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，多其力也。

所著《西山甲乙稿》、《对越甲乙集》、《经筵讲义》、《端平庙议》、《翰林词草四六》、《献忠集》、《江东救荒录》、《清源杂志》、《星沙集志》。既薨，上思之不置，谥曰文忠。

魏了翁，字华父，邛州蒲江人。年数岁，从诸兄入学，俨如成人。少长，英悟绝出，日诵千余言，过目不再览，乡里称为神童。年十五，著《韩愈论》，抑扬顿挫，有作者风。

庆元五年，登进士第。时方讳言道学，了翁策及之。授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，尽心职业。嘉泰二年，召为国子正。明年，改武学博士。开禧元年，召试学士院。韩侂胄用事，谋开边以自固，遍國中忧骇而不敢言。了翁乃言：“国家纪纲不立，国是不定，风俗苟偷，边备废弛，财用凋耗，人才衰弱，而道路籍籍，皆谓将有此北伐之举，人情恟恟，忧疑错出。金地广势强，未可卒图，求其在我，未见可以胜人之实。盖亦急于内修，姑逭外攘。不然，举天下而试于一掷，宗社存亡系焉，不可忽也。”策出，众大惊。改秘书省正字。御史徐枋劾了翁对策狂妄，独侂胄持不可而止。

明年，迁校书郎，以亲老乞补外，乃知嘉定府。行次江陵，蜀大将吴曦以四川叛，了翁策其必败。又明年，曦诛，蜀平，了翁奉亲还里。侂胄亦以误国诛。朝廷收召诸贤，了翁预焉。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，了翁察其所为，力辞召命。丁生父忧，解官心丧，筑室白鹤山下，以所闻于辅广、李燾者开门授徒，士争负笈从之。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。

差知汉州。汉号为繁剧，了翁以化善俗为治。首蠲积逋二十余万，除科抑卖酒之弊，严户婚交讦之禁，复为文谕以厚伦

止讼，其民敬奉条教不敢犯。会境内桥坏，民有压死者，部使者以闻，诏降官一秩、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。未数月，复元官、知眉州。眉虽为文物之邦，然其俗习法令，持吏短长，故号难治。闻了翁至，争试以事。乃尊礼耆耆，简拔俊秀，朔望诣学宫，亲为讲说，诱掖指授，行乡饮酒礼以示教化，增贡士员以振文风。复蟆颐堰，筑江乡馆，利民之事，知无不为。士论大服，俗为之变，治行彰闻。

嘉定四年，擢潼川路提点刑狱公事。八年，兼提举常平等事，迁转运判官。戢吏奸，询民瘼，举刺不避权右，风采肃然。上疏乞与周惇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锡爵定谥，示学者趣向，朝论韪之，如其请。遂宁阙守，了翁行郡事。即具奏乞修城郭备不虞，廷议靳其费，了翁增埤浚隍，如待敌至者。后一年，溃卒攻掠郡县，知其有备不敢逞，人始服豫防之意。十年，迁直秘阁、知泸州、主管潼川路安抚司公事。丁母忧，免丧，差知潼川府。约己裕民，厥绩大著。若游似、吴泳、牟子才，皆蜀名士，造门受业。

十五年，被召入对，疏二千余言。首论人与天地一本，必与天地相似而后可以无旷天位，并及人才、风俗五事，明白切畅。又论郡邑强干弱枝之弊，所宜变通。盖自了翁去国十有七年矣，至是上迎劳优渥，嘉纳其言。进兵部郎中，俄改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官。转对，论江、淮、襄、蜀当分为四重镇，择人以任，虚心以听，假以事权，资以才用，为联络守御之计。次论蜀边垦田及实录阙文等事，皆下其章中书。十六年，为省试参详官，迁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。

十七年，迁秘书监，寻以起居舍人再辞而后就列。入奏，极言事变倚伏、人心向背、疆场安危、邻寇动静，其几有五，谓：“宜察时几而共天命，尊道揆而严法守，集思广益，汲汲

图之，不犹愈于坐观事会，而听其势之所趋乎？”又论士大夫风俗之弊，谓：“君臣上下同心一德，而后平居有所补益，缓急有所倚仗。如人自为谋，则天下之患有不可终穷者。今则面从而腹诽，习谏而踵陋，臣实惧焉。盖亦察人心之邪正，推世变之倚伏，开拓规模，收拾人物，庶几临事无乏人之叹。”其言剀切，无所忌避，而时相始不乐矣。

宁宗崩，理宗自宗室入即位，时事忽异，了翁积忧成疾，三疏求闲不得请，迁起居郎。明年，改元宝庆，雷发非时，上有“朕心终夕不安”之语，了翁入对，即论：“人主之心，义理所安，是之谓天，非此心之外，别有所谓天地神明也。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，对天地，事太母，见群臣，亲讲读，皆随事反求，则大本立而无事不可为矣。”又论：“讲学不明，风俗浮浅，立朝无犯颜敢谏之忠，临难无仗节死义之勇。愿敷求硕儒，丕阐正学，图为久安长治之计。”又请申命大臣，于除授之际，公听并观，然后实意所孚，善类皆出矣。

属济王黜削以死，有司顾望，治葬弗虔。了翁每见上，请厚伦纪，以弭人言。应诏言事者十余人，朝士惟了翁与洪咨夔、胡梦昱、张忠恕所言能引义劄上，最为切至，而了翁亦以疾求去。右正言李知孝劾梦昱窜岭南，了翁出关饯别，遂指了翁首倡异论，将击之，弥远犹外示优容。俄权尚书工部侍郎，了翁力以疾辞，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。越二日，谏议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盗名，朋邪谤国，诏降三官、靖州居住。初，了翁再入朝，弥远欲引以自助，了翁正色不挠，未尝私谒。故三年之间，循格序迁，未尝处以要地。了翁至靖，湖、湘、江浙之士，不远千里负书从学。乃著《九经要义》百卷，订定精密，先儒所未有。

绍定四年复职，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。五年，改差提

举江州太平兴国宫，寻知遂宁府，辞不拜。进宝章阁待制、潼川路安抚使、知泸州。泸大藩，控制边面二千里，而武备不修，城郭不治。了翁乃奏葺其城楼櫓雉堞，增置器械，教习牌手，申严军律，兴学校，蠲宿负，复社仓，创义冢，建养济院。居数月，百废具举。弥远薨，上亲庶政，进华文阁待制，赐金带，因其任。

了翁念国家权臣相继，内擅国柄，外变风俗，纲常沦斲，法度堕弛，贪浊在位，举事弊蠹，不可涤濯。遂应诏上章论十弊，乞复旧典以彰新化：“一曰复三省之典以重六卿，二曰复二府之典以集众议，三曰复都堂之典以重省府，四曰复侍从之典以来忠告，五曰复经筵之典以熙圣学，六曰复台谏之典以公黜陟，七曰复制诰之典以谨命令，八曰复听言之典以通下情，九曰复三衙之典以强主威，十曰复制阉之典以黜私意。疏列万言，先引故实，次陈时弊，分别利害，粲若白黑。上读之感动，即于经筵举之成诵。其后，旧典皆复其初。

臣庶封章多乞召还了翁及真德秀，上因民望而并招之，用了翁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。入对，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，以为进退人物之本，以杜奸邪窥伺之端。次论故相十失犹存，又及修身、齐家、选宗贤、建内小学等，皆切于上躬者。他如和议不可信，北军不可保，军实财用不可恃，凡十余端。复口奏利害，昼漏下四十刻而退。兼同修国史兼侍读，俄兼吏部尚书。经帙进读，上必改容以听，询察政事，访问人才。复条十事以献，皆苦心空臆，直述事情，言人所难。上悉嘉纳，且手诏奖谕。又奏乞收还保全弥远家御笔，乞定赵汝愚配享宁庙，乞趣崔与之参预政事，乞定履亩之令以宽民力，乞诏从臣集议以救楮弊，乞储阉才以备缓急。又因进故事：如储人才、凝国论，如力图自治之策，如下罪己之诏，如分别襄、黄二帅是非，如

究见黄陂叛卒利害，如分任诸帅区处降附。

还朝六阅月，前后二十余奏，皆当时急务。上将引以共政，而忌者相与合谋排摈，而不能安于朝矣。执政遂谓近臣惟了翁知兵体国，乃以端明殿学士、同佥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。会江、淮督府曾从龙以忧畏卒，并以江、淮付了翁。朝论大骇，以为不可，三学亦上书争之。适边警沓至，上心焦劳，了翁嫌于避事，既五辞弗获，遂受命开府，宣押同二府奏事，上勉劳尤至。寻兼提举编修《武经要略》，恩数同执政，进封临邛郡开国侯，又赐便宜诏书如张浚故事。朝辞，面赐御书唐人严武诗及“鹤山书院”四大字，仍赐金带鞍马，诏宰臣饮饯于关外。乃酌上下流之中，开幕府江州，申徽将帅，调遣援师，褒死事之臣，黜退懦之将，奏边防十事。甫二旬，召为佥书枢密院事。赴阙奏事，时以疾力辞不拜。盖在朝诸人始谋假此命以出了翁，既出，则复以建督为非，虽恩礼赫奕，而督府奏陈动相牵制，故遽召还，前后皆非上意也。

寻改资政殿学士、湖南安抚使、知潭州，复力辞，诏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未几，改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。嘉熙元年，改知福州、福建安抚使。累章乞骸骨，诏不允。疾革，复上疏。门人问疾者，犹衣冠相与酬答，且曰：“吾平生处己，澹然无营。”复语蜀兵乱事，蹙额久之，口授遗奏，少焉拱手而逝。后十日，诏以资政殿大学士、通奉大夫致仕。

遗表闻，上震悼，辍视朝，叹惜有用才不尽之恨。诏赠太师，谥文靖，赐第宅苏州，累赠秦国公。

所著有《鹤山集》、《九经要义》、《周易集义》、《易举隅》、《周礼井田图说》、《古今考》、《经史杂抄》、《师友雅言》。

廖德明，字子晦，南剑人。少学释氏，及得龟山杨时书，读之大悟，遂受业朱熹。登乾道中进士第。知莆田县。民有奉

淫祠者，罪之，沉像于江。会有显者欲取邑地广其居，德明不可，守会僚属谕之，德明曰：“太守，天子守土之臣，未闻以土地与人者。”守乃惭服。

累官知浚州，有声。诸司且交荐之，德明曰：“今老矣，况以道徇人乎？”固辞不受。选广东提举刑狱，弹劾不避权要。岁当荐士，朝贵多以书托之，德明曰：“此国家公器也。”悉不启封还之。有乡人为主簿，德明闻其能，荐之。会德明行县，簿感其知己，置酒延之，悉假富人觞豆甚盛。德明怒曰：“一主簿乃若是侈耶？必贪也。”于是追还荐章，其公严类此。

时盗陷桂阳，迫韶，韶人惧，德明燕笑自如，遣将弛击，而亲持小麾督战，大败之。乃分戍守，远斥堠，明审赏罚，宣布威信，韶晏然如平时。徙知广州，迁吏部左选郎官，奉祠，卒。

德明初为浚州教授，为学者讲明圣贤心学之要，手植三柏于学，浚士爱敬之如甘棠。在南粤时，立师悟堂，刻朱熹《家礼》及程氏诸书。公余，延僚属及诸生亲为讲说，远近化之。尝语人以仕学之要曰：“德明自始仕，以至为郡，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。”有《槎溪集》行于世。

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儒林八

汤汉 何基 王柏 徐梦莘 弟得之 从子天麟附 李心
传 叶味道 王应麟黄震

汤汉，字伯纪，饶州安仁人。与其兄干、巾、中皆知名当时，柴中行见而奇之。真德秀在潭，致汉为宾客。尝造赵汝谈，汝谈曰：“第一流也。”江东提刑赵汝腾荐汉于朝，诏免解差，充象山书院堂长。赴礼部别院试，正奏名，授上饶县主簿。江东转运使赵希坚言：“汉，今海内知名士也，岂得吏之州县哉！”诏循两资，差信州教授兼象山书院院长。

淳祐十二年，差充史馆校勘，改国史实录院校勘。会大水，上封事曰：“君心敬肆之分，实上天喜怒之由。一念之敬，上帝临汝，祥风庆云所从出也。一念之肆，上帝震怒，妖浸阴沴所从生也。”火灾，应诏上封事曰：

臣闻任天下之大，立心不可不公；守天下之重，持心不可不敬。陛下膺皇天之眷命，受祖宗之宝图，则不当怀私恩；为天下共主，为亿兆寄命，则不当隆私亲。大臣迺臣，服休服采，皆陛下所倚仗也，则不当信私人。三省、密院者，陛下之朝廷，发号布政所从出也，则不当有私令。四海九州，土宇版章，皆陛下之仓廩府库也，则不当殖私财。陛下于皇天祖宗之德弗永念，而报答私恩；于群黎百姓之疾苦弗深恤，而富贵私亲；公卿在廷，其信任不若近习之笃；中书造命，其除行不若内批之

专，则陛下之立心，既未能尽合乎天下之公矣。

往者陛下上畏天戒，下恤人言，内则拘制于权臣，外则恐怯于强敌，敬心既不敢尽弛，则私意亦未得尽行。比年以来，天戒人言既以玩熟，而贪浊柄国，黷货无厌，彼既将恣行其私，则不得不纵陛下之所欲为。于是前日之敬畏尽忘，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御矣。姑以近事迹之：定策之碑，忽从中出，乡未欲亲其文也；贵戚子弟，参错中外，乡不如是之放也；土木之祸，展转流毒，讼牒细故，胥吏贱人皆得藉群榷之势，彻清都之邃，乡不如是之炽也；御笔之出，上则废朝令，下则侵有司，乡不如是之多也；贿赂之通，书致之操，乡不如是其章也。

故凡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大守重，而至于召怨宿祸者，始于立心之未公，成于持心之不敬，私以为主，而肆以行之。此所以感动天地，而水火之灾捷出于数月之内也。陛下得不亟为治乱持危之计，而可复以常日玩易之心处之乎！

授太学博士，转对，言：“太祖之天下坏其半者，蔡京、王黼也。高宗之天下坏其半者，郑清之也。”又曰：“苟有志焉，则其纪纲必先正，其根本必先强，其藩篱必先固。夫然后心广体胖，泮涣而优游，其乐无极矣。舍此不务，而徒以九重之深、一笑之适以为乐。乐极而思之，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，吾有黎民而无与保之也，起视四境，而外侮又至矣。虽有郑、卫之音，燕、赵之色，建章之丽，琼林之积，亦独何乐哉！”

召试馆职，迁秘书省校书郎。皇太子冠，差充太常博士，引宾赞，受命进《冠箴》，诏令太子拜谢。升秘书郎，转对，极言边事，以为：“今日扶危救乱无复他策，在乎人主清心无欲，尽用天下之财力以治兵。大臣公心无我，尽用天下之人才以强本，庶几尚有以亡为存之理耳。”

提举福建常平，劾福州守史岩之、泉州守谢埴。召为礼部

郎官兼太子侍读。寻以直华文阁、福建运判，改知宁国府。迁提举江西常平兼知吉州。移江东运判、知隆兴府。召为尚左郎官兼太子侍读、兼玉牒所检讨官，入奏：“愿陛下端本澄源，虚己尽下，恢大公之道，开不讳之门，使朝廷之上，光明洞达，而无邪孽之根以挠其正。四海之内，欢欣交通，而无怨戾之气以奸其和。臣之忠爱，莫切于此。”

迁太府少卿，升兼太子谕德，改秘书少监。疏论：“比年董宋臣声焰薰灼，其力能去台谏，排大臣，结连凶渠，恶德参会，以致兵戈相寻之祸。陛下灼见其故，斥而远之，臣意其影灭而迹绝矣。岂料夫阴消而再凝，冰解而骤合，既得自便，即图复用，以其罪戾之余，一旦复使之出入壶奥之中，给事宗庙之内，此其重干神人之怒，再基祸乱之源，上下皇惑，大小切齿。而陛下方为之辨明，大臣方与之和解，臣窃重伤此过计也。自古小人复出，其害必惨，将逞其愤怨，啸其俦伍，颠倒宇宙，陛下之威神有时而不得以自行，甚可畏也。”

乞休致，擢太常少卿，太子以书勉留。求补外，以秘阁修撰知福州、福建安抚，改知隆兴府。

度宗即位，召奏事，授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。迁起居郎兼侍读，入奏，言：“愿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，则追养继孝，所以报先帝者，必益致其隆，先意承志，所以事太母者，必益致其谨。其爱身也，必不以物欲挠其和平；其正家也，必不以私昵隳其法度。政事必出于朝廷，而预防于多门，人才必由于明扬，而深杜于邪径。”

兼权中书舍人，权兵部侍郎，升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兼直学士。累请致仕，授华文阁待制、知宁国府，赐金带。久之，又召为刑部侍郎兼侍读，以龙图阁待制知福州，福建安抚使。改知太平州、权工部尚书兼侍读。以显文阁直学士提举

玉隆宫。进华文阁学士，以端明殿学士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一。特赠正奉大夫，谥文清。

汉介洁有守，恬于进取，有文集六十卷。

何基，字子恭，婺州金华人。父伯夔为临川县丞，而黄干适知其县事，伯夔见二子而师事焉。干告以必有真实心地、刻苦工夫而后可，基悚惕受命。于是随事诱掖，得闻渊源之懿。微辞奥义，研精覃思，平心易气，以俟其通，未尝参以己意，立异以为高，徇人而少变也。凡所读无不加标点，义显意明，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。

朱熹门人杨与立一见推服。来学者众，尝谓：“为学立志贵坚，规模贵大，充践服行，死而后已。读《诗》之法，须扫荡胸次净尽，然后吟哦上下，讽咏从容，使人感发，方为有功。”谓：“以《洪范》参之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有不约而符者。”谓：“读《易》者，当尽去其胶固支离之见，以洁净其心，玩精微之理，沉潜涵泳，得其根源，乃可渐观爻象。”盖其确守师训，故能精义造约。

王柏既执贄为弟子，基谦抑不以师道自尊。柏高明绝识，序正诸经，弘论英辨，质问难疑，或一事至十往返，基终不变以待其定。尝曰：“治经当谨守精玩，不必多起疑论。有欲为后学言者，谨之又谨可也。”基淳固笃实，绝类汉儒。虽一本于熹，然就其言发明，则精义新意愈出不穷。基文集三十卷，而与柏问辨者十八卷。

郡守赵汝腾守婺，延聘请讲，辞不就。复首荐于朝，又率名从官列荐。通判郑士懿、守蔡抗、杨栋相继以请，皆辞。景定五年，诏举贤，特荐基与建人徐几，同被命添差婺州学教授，兼丽泽书院山长，力辞未竟，理宗崩。咸淳初，授史馆校勘兼崇政殿说书，屡辞，改承务郎，主管西岳庙，终亦不受也。卒，

年八十一。国子祭酒杨文仲请于朝，谥文定。

所著《大学发挥》、《中庸发挥》、《大传发挥》、《易启蒙发挥》、《通书发挥》、《近思录发挥》。

王柏，字会之，婺州金华人。大父崇政殿说书师愈，从杨时受《易》、《论语》，既又从朱熹、张栻、吕祖谦游。父瀚，朝奉郎、主管建昌军仙都观，兄弟皆及熹、祖谦之门。

柏少慕诸葛亮为人，自号长啸。年逾三十，始知家学之原，捐去俗学，勇于求道。与其友汪开之著《论语通旨》，至“居处恭，执事敬”，惕然叹曰：“长啸非圣门持敬之道。”亟更以鲁斋。

从熹门人游，或语以何基尝从黄干得熹之传，即往从之，授以立志居敬之旨，且作《鲁斋箴》勉之。质实坚苦，有疑必从基质之。于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、《通鉴纲目》标注点校，尤为精密。作《敬斋箴图》。夙兴见庙，治家严饬。当暑闭阁静坐，子弟白事，非衣冠不见也。

少孤，事其伯兄甚恭。季弟早丧，抚其孤，又割田予之。收合宗族，周恤扶持之。开之没，家贫，为之敛且葬焉。

来学者众，其教必先之以《大学》。蔡抗、杨栋相继守婺，赵景纬守台，聘为丽泽、上蔡两书院师，乡之耆德皆执弟子礼。理宗崩，率诸生制服临于郡。

柏之言曰：“伏羲则《河图》以画八卦，文王推八卦以合《河图》者，先天后天之宗祖也。《河图》是逐位奇偶之交，后天是统体奇偶之交，惟四生数不动。以四成数而上下之，上偶下奇，莫匪自然。”又曰：“大禹得《洛书》而列九畴，箕子得九畴而传《洪范》，范围之数，不期而暗合。《洪范》者，经传之宗祖乎！‘初一曰五行’以下六十五字为《洪范》，‘五皇极’以下六十四字为皇极经，此帝王相传之大训，非箕子

之言也。”又曰：“今《诗》三百五篇，岂尽定于夫子之手？所删之诗，容或有存于闾巷浮薄之口，汉儒取于补亡。”乃定《二南》各十有一篇，两两相配。退《何彼穠矣》、《甘棠》归之《王风》，削去《野有死麕》，黜郑、卫淫奔之诗。又作《春秋发挥》。又曰：“《大学致知格物章》未尝亡。”还《知止》章于《听讼》之上。谓“《中庸》古有二篇，诚明可为纲，不可为目。”定《中庸》诚明各十一章，其卓识独见多此类也。

其卒，整衣冠端坐，挥妇人勿近。国子祭酒杨文仲请于朝，谥曰文宪。

所著有《读易记》、《涵古易说》、《大象衍义》、《涵古图书》、《读书记》、《书疑》、《诗辨说》、《读春秋记》、《论语衍义》、《太极衍义》、《伊洛精义》、《研几图》、《鲁经章句》、《论语通旨》、《孟子通旨》、《书附传》、《左氏正传》、《续国语》、《闾学之书》、《文章复古》、《文章续古》、《濂洛文统》、《拟道学志》、《朱子指要》、《诗可言》、《天文考》、《地理考》、《墨林考》、《大尔雅》、《六义字原》、《正始之音》、《帝王历数》、《江左渊源》、《伊洛精义杂志》、《周子》、《发遣三昧》、《文章指南》、《朝华集》、《紫阳诗类》、《家乘》、文集。

徐梦莘字商老，临江人。幼慧，耽嗜经史，下至稗官小说，寓目成诵。绍兴二十四年举进士。历官为南安军教授。改知湘阴县。会湖南帅括田，号增耕税，他邑奉令惟谨。梦莘独谓邑无新田，租税无从出。帅恚其私于民，欲从簿书间攘摭其过，终莫能得，由是反器重之。

寻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。时朝廷议易二广盐法，遣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直与东西漕臣集议于境。梦莘从行，谓：“广西阻山，止当仍官般法，则害不及民。广东诸郡并江，或可容容

贩，未宜遽以二广概行。”议与廷直不合。廷直竟遂其说，以客贩变法得为转运使。梦莘既知宾州，犹以前议为梗法，罢去。不三年，二广商贾毁业，民苦无盐，复从官般法矣。

梦莘恬于荣进，每念生于靖康之乱，四岁而江西阻讧，母襁负亡去得免。思究见颠末，乃网罗旧闻，会粹同异，为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二百五十卷，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，讫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之毙，上下四十五年，凡曰敕、曰制、诰、诏、国书、书疏、奏议、记序、碑志，登载靡遗。帝闻而嘉之，擢直秘阁。

梦莘平生多所著，有《集补》，有《会录》，有《读书记志》，有《集医录》，有《集仙录》，皆以“儒荣”冠之。其嗜学博文，盖孜孜焉死而后已者。开禧元年秋八月卒，年八十二。梦莘弟得之，从子天麟。

得之字思叔，淳熙十年举进士。部使者以廉吏荐，以通直郎致仕。安贫乐分，不贪不躁，著《左氏国纪》、《史记年纪》作《具澈篋笔略》、《鼓吹词》、《郴江志》。

天麟字仲祥，开禧元年进士。调抚州教授，历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、临安府教授、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、主管礼兵部架阁、宗学谕、武学博士。轮对，言人主当持心以敬。奉祠仙都观，通判惠、潭二州，权英德府，权发遣广西转运判官。所至兴学明教，有惠政。

著《西汉会要》七十卷、《东汉会要》四十卷、《汉兵本末》一卷、《西汉地理疏》六卷、《山经》三十卷。既谢官，作亭萧滩之上，画严子陵像而事之。

李心传，字微之，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。庆元元年荐于乡，既下第，绝意不复应举，闭户著书。晚因崔与之、许奕、魏了翁等合前后二十三人之荐，自制置司敦遣至阙下。为史馆校勘，

赐进士出身，专修《中兴四朝帝纪》。甫成其三，因言者罢，添差通判成都府。寻迁著作佐郎，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。诏无入议幕，许辟官置局，踵修《十三朝会要》。端平三年成书。召赴阙，为工部侍郎，言：

臣闻“大兵之后，必有凶年”。盖其杀戮之多，赋敛之重，使斯民怨怒之气，上干阴阳之和，至于此极也。陛下所宜与诸大臣扫除乱政，与民更始，以为消恶运、迎善祥之计。而法弊未尝更张，民劳不加振德，既无能改于其旧，而殆有甚焉。故帝德未至于罔愆，朝纲或苦于多紊，廉平之吏，所在鲜见，而贪利无耻，敢于为恶之人，挟敌兴兵，四面而起，以求逞其所欲。如此而望五福来备，百谷用成，是缘木而求鱼也。

臣考致旱之由，曰和余增多而民怨，曰流散无所归而民怨，曰检税不尽实而民怨，曰籍货不以罪而民怨。凡此皆起于大兵之后，而势未有以消之，故愈积而愈极也。成汤圣主也，而桑林之祷，犹以六事自责。陛下愿治，七年于此，灾祥饥馑，史不绝书，其故何哉？朝令夕改，靡有常规，则政不节矣；行賚居送，略无罢日，则使民疾矣；陪都园庙，工作甚殷，则土木营矣；潜邸女冠，声焰兹炽，则女谒盛矣；珍玩之献，罕闻却绝，则包苴行矣；鯁切之言，类多厌弃，则谗夫昌矣。此六事者一或有焉，犹足以致旱。愿亟降罪己之诏，修六事以回天心。群臣之中有献聚敛剽窃之论以求进者，必重黜之，俾不得以上诬圣德，则旱虽烈，犹可弭也。然民怨于内，敌逼于外，事穷势迫，何所不至！陛下虽谋臣如云，猛将如雨，亦不知所以为策矣。

帝从之。未几，复以言去，奉祠居潮州。淳祐元年罢祠，复予，又罢。三年，致仕，卒，年七十有八。

心传有史才，通故实，然其作吴猎、项安世传，褒贬有愧

秉笔之旨。盖其志常重川蜀，而薄东南之士云。

所著成书，有《高宗系年录》二百卷、《学易编》五卷、《诵诗训》五卷、《春秋考》十三卷、《礼辨》二十三卷、《读史考》十二卷、《旧闻证误》十五卷、《朝野杂记》四十卷、《道命录》五卷、《西陲泰定录》九十卷、《辨南迁录》一卷、诗文一百卷。

叶味道，初讳贺孙，以字行，更字知道，温州人。少刻志好古学，师事朱熹。试礼部第一。时伪学禁行，味道对学制策，率本程颐无所避。知举胡纮见而黜之，曰：“此必伪徒也。”既下第，复从熹于武夷山中。学禁开，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，调鄂州教授。

理宗访问熹之徒及所著书，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谊闻，差主管三省架阁文字。迁宗学谕，轮对，言：“人主之务学，天下之福也。必坚志气以守所学，谨几微以验所学，正纲常以励所学，用忠言以充所学。”至若口奏，则又述帝王传心之要，与四代作歌作铭之旨，其终有曰：“言宣则力减，文胜则意虚。”从臣有荐味道可为讲官，乃授太学博士，兼崇政殿说书。

故事，说书之职止于《通鉴》，而不及经。味道请先说《论语》，诏从之。帝忽问鬼神之事，疑伯有之事涉于诞。味道对曰：“阴阳二气之散聚，虽天地不能易。有死而犹不散者，其常也。有不得其死而郁结不散者，其变也。故圣人设为宗祧，以别亲疏远迩，正所以教民亲爱，参赞化育。今伯有得罪而死，其气不散，为妖为厉，使国人上下为之不宁，于是为之立子泄以奉其后，则庶乎鬼有所知，而神莫不宁矣。”盖讽皇子竝事也。

三京用师，廷臣边阃交进机会之说。味道进议状，以为：“开边浸阔，应援倍难，科配日繁，馈饷日迫，民一不堪命，

庞勋、黄巢之祸立见，是先摇其本，无益于外也。”经筵奏事，无日不申言之，而洛师寻以败闻。于是人谓味道见微虑远。

味道所奏陈，无一言不开导引翼，求切于君身；旁引折旋，推致于治道。迁秘书著作佐郎而卒。讣闻，帝震悼，出内帑银帛贖其丧，升一官以任其后，故事所未有也。

所著《四书说》、《大学讲义》、《祭法宗庙庙享郊社外传》、《经筵口奏》、《故事讲义》。

王应麟，字伯厚，庆元府人。九岁通《六经》，淳祐元年举进士，从王野受学。调西安主簿，民以年少易视之，输赋后时。应麟白郡守，绳以法，遂立办。诸校欲为乱，知县事翁甫仓皇计不知所出，应麟以礼谕服之。差监平江百万东仓。调浙西提举常平茶盐主管帐司，部使者郑霖异待之。丁父忧，服除，调扬州教授。

初，应麟登第，言曰：“今之事举子业者，沽名誉，得则一切委弃，制度典故漫不省，非国家所望于通儒。”于是闭门发愤，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，假馆阁书读之。宝祐四年中是科。应麟与弟应凤同日生，开庆元年亦中是科，诏褒谕之，添差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。

帝御集英殿策士，召应麟覆考。考第既上，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。应麟读之，乃顿首曰：“是卷古谊若龟镜，忠肝如铁石，臣敢为得士贺。”遂以第七卷为首选。及唱名，乃文天祥也。迁主管三省、枢密院架阁文字。

迁国子录，进武学博士。疏言：“陛下阅理多，愿治久。当事势之艰，舆图蹙于外患，人才乏而民力殫，宜强为善，增修德，无自沮怠；恢弘士气，下情毕达，操纲纪而明委任，谨左右而防壅蔽，求哲人以辅后嗣。”既对，帝问其父名，曰：“尔父以陈善为忠，可谓继美。”

丁大全欲致应麟，不可得。迁太常寺主簿，面对，言：“淮戍方警，蜀道孔艰，海表上流皆有藩篱唇齿之忧。军功未集而吝赏，民力既困而重敛，非修攘计也。陛下勿以宴安自逸，勿以容悦之言自宽。”帝愀然曰：“边事甚可忧。”应麟言：“无事深忧，临事不惧。愿汲汲预防，毋为壅蔽所欺。”时大全讳言边事，于是应麟罢。

未几，大全败，起应麟通判台州。召为太常博士，擢秘书郎，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。彗星见，应诏极论执政、侍从、台谏之罪，积私财、行公田之害。又言：“应天变莫先回人心，回人心莫先直受言。箝天下之口，沮直臣之气，如应天何？”时直言者多迁权臣意，故应麟及之。迁著作佐郎。

度宗即位，摄礼部郎官，草百官表。旧制，请听政，四表已上。一夕入临，宰臣谕旨增撰三表，应麟操笔立就。丞相总护还，辞位表三道，使者立以俟，应麟从容授之。丞相惊服，即授兼礼部郎官、兼直学士院。

马廷鸾知贡举，诏应麟兼权直，俄兼崇政殿说书。迁著作郎，守军器少监。经筵值人日雪，帝问有何故事，应麟以唐李峤、李义等应制诗对。因奏：“春雪过多，民生饥寒，方寸仁爱，宜谨感召。”迁将作监。

帝视朝，谓应麟曰：“为学要灼见古人之心。”应麟对曰：“严恭寅畏，不敢怠皇，克勤克俭，无自纵逸，强以馭下，制事以断，此古人之心。然操舍易忽于眇绵，兢业每忘于游衍。”帝嘉纳之。既而转对，言：“人君防未萌之欲，存不已之诚。”擢兼侍立修注官，升权直学士院，迁秘书少监兼侍讲。上疏论市舶，不报。

会贾似道拜平章事，叶梦鼎、江万里各求去，似道亦求去。应麟奏，孝宗朝阙相者亦逾年，帝亟取以谕之。似道闻应麟言，

大恶之，语包恢曰：“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，但此人素著文学名，不欲使天下谓我弃士。彼盍思少自贬！”恢以告，应麟笑曰：“迁相之患小，负君之罪大。”迁起居舍人，兼权中书舍人。冬雷，应麟言：“十月之雷，惟东汉数见。命令不专，奸邪进，卑逾尊，外陵内之象。当清天君，谨天命，体天德，以回天心。守成必法祖宗，御治必总威福。”似道闻之，斥逐之意决矣。

应麟牒阁门直前奏对，谓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。方袖疏待班，台臣亟疏驳之，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废。以秘阁修撰主管崇禧观。

久之，起知徽州。其父揔尝守是郡，父老皆曰：“此清白太守子也。”摧豪右，省租赋，民大悦。

召为秘书监，权中书舍人，力辞，不许。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兼侍讲。迁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，指陈成败逆顺之说，且曰：“国家所恃者大江，襄、樊其喉舌，议不容缓。朝廷方从容如常时，事几一失，岂能自安？”朝臣无以边事言者，帝不恚。似道复谋斥逐，适应麟以母忧去。

及似道溃师江上，授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，即引疏陈十事，急征讨、明政刑、厉廉耻、通下情、求将材、练军实、备粮饷、举实材、择牧守、防海道，其目也。且言：“图大患者必略细故，求实效者必去虚文。”因请集诸路勤王之师，有能率先而至者，宜厚赏以作勇敢之气，并力进战，惟能战，斯可守。进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，迁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。日食，应麟诏论答天戒五事，陈备御十策，皆不及用。

寻转尚书兼给事中。左丞相留梦炎用徐囊为御史，擢江西制置使黄万石等，应麟缴奏曰：“囊与梦炎同乡，有私人之嫌，万石粗戾无学，南昌失守，误国罪大。今方欲引以自助，善类

为所搏噬者，必携持而去。吴浚贪墨轻躁，岂宜用之？况梦炎舛令慢谏，谗言弗敢告，今之卖降者，多其任用之士。”疏再上，不报。出关俟命，再奏曰：“因危急而紊纪纲，以偏见而拂公议，臣封驳不行，与大臣异论，势不当留。”疏入，又不报，遂东归。

诏中使谭纯德以翰林学士召，识者以为夺其要路，宠以清秩，非所以待贤者。应麟亦力辞，后二十年卒。

所著有《深宁集》一百卷、《王堂类稿》二十三卷、《掖垣类稿》二十二卷、《诗考》五卷、《诗地理考》五卷、《汉艺文艺志考证》十卷、《通鉴地理考》一百卷、《通鉴地理通释》十六卷、《通鉴答问》四卷、《困学纪闻》二十卷、《蒙训》七十卷、《集解践阼篇》、《补注急就篇》六卷、《补注王会篇》四十卷、《小学紺珠》十卷、《玉海》二百卷、《词学指南》四卷、《词学题苑》四十卷、《姓氏急就篇》六卷、《汉制考》四卷、《六经天文编》六卷、《小学讽咏》四卷。

黄震，字东发，庆元府慈溪人。宝祐四年登进士第，调吴县尉。吴多豪势家，告私债则以属尉，民多饥冻窘苦，死尉卒手。震至，不受贵家告。府檄摄其县。及摄长洲、华亭，皆有声。

浙东提举常平王华甫辟主管帐司文字。时钱庚孙守常，朱熠守平江，吴君擢守嘉兴，皆倚嬖幸厉民。华甫病革，强起劾罢三人，震赞之也。沿海制置司辟干办、提领浙西盐事，不就。改辟提领镇江转般仓分司。公田法行，改提领官田所，言不便，不听，复转般仓职。

入为点校贍军激赏酒库所检察官。擢史馆检阅，与修宁宗、理宗两朝《国史》、《实录》。轮对，言当时之大弊，曰民穷，曰兵弱，曰财匮，曰士大夫无耻。乞罢给度僧人道士牒，使其

徒老死即消弭之，收其田入，可以富军国，纾民力。时宫中建内道场，故首及此。帝怒，批降三秩，即出国门。用谏官言，得寝。

出通判广德军。初，孝宗颁朱熹社仓法于天下，而广德则官置此仓。民困于纳息，至以息为本，而息皆横取，民穷至自经。人以为熹之法，不敢议。震曰：“不然。法出于尧、舜、三代圣人，犹有变通，安有先儒为法，不思救其弊耶？况熹法，社仓归之于民，而官不得与。官虽不与，而终有纳息之患。”震为别买田六百亩，以其租代社仓息，约非凶年不贷，而贷者不取息。

郡有祠山庙，岁合江、淮之民祷祈者数十万，其牲皆用牛。郡恶少挟兵刃舞牲迎神为常，斗争致犯法。其俗又有自婴桎梏、自拷掠以徼福者。震见，问之，乃兵卒。责自状其罪，卒曰：“本无罪。”震曰：“尔罪多，不敢对人言，特告神以免罪耳。”杖之示众。又其俗有所谓埋藏会者，为坎于庭，深、广皆五尺，以所祭牛及器皿数百纳其中，覆以牛革，封鐫一夕，明发视之，失所在。震以为妖，而杀牛淫祀非法，言之诸司，禁绝之。郡守贾蕃世以权相从子骄纵不法，震数与争论是非，蕃世积不堪，疏震挠政，坐解官。

寻通判绍兴府，获海寇，僇之。抚州饥起，震知其州，单车疾驰，中道约富人耆老集城中，毋过某日。至则大书“闭柴者藉，强余者斩”揭于市，坐驿舍署文书，不入州治，不抑米价，价日损。亲煮粥食饿者。请于朝，给爵赏旌劳者，而后入视州事。转运司下州余米七万石，震曰：“民生蹶矣，岂宜重困之！”以没官田三庄所入应之。若补刻《六经》、《仪礼》，修复朱熹祠，树晏殊里门曰“旧学坊”，制祭社稷器，复风雷祀，劝民种麦，禁竞渡船，焚千三百余艘，用其丁铁创军营五

百间，皆善政也。

诏增秩，遂升提举常平仓司。旧有结关拒逮捕事系郡狱二十有八年，存者十无三四，以事关尚书省，无敢决其狱者，以结关为作乱也。震谓结关犹他郡之结甲也，非作乱比，况已经数赦，于是皆释之。新城与光泽地犬牙相入，民夹溪而处，岁常忿斗争渔。会知县事蹇雄为政扰民，因相结拒，起焚掠。震乃劾罢雄，谕其民散去。初，常平有慈幼局，为贫而弃子者设，久而名存实亡。震谓收哺于既弃之后，不若先其未弃保全之。乃损益旧法，凡当免而贫者，许里胥请于官贍之，弃者许人收养，官出粟给所收家，成活者众。震论役法，先令县核民产业，不使下户受抑于上户。大兴水利，废陂、坏堰及为豪右所占者，复之。

改提点刑狱，决滞狱，清民讼，赫然如神明。有贵家害民，震按之，贵家怨。又强发富人粟与民，富人亦怨。御史中丞陈坚以谗者言，劾震去，谗者，乃怨震者也。遂奉云台祠。贾似道罢相，以宗正寺簿召，将与俞浙并为监察御史，有内戚畏震直，止之，而浙亦以直言去。

移浙东提举常平，镇安饥民，折盗贼萌芽。时皇叔大父福王与芮判绍兴府，遂兼王府长史。震奏曰：“朝廷之制，尊卑不同，而纪纲不可紊。外虽藩王，监司得言之。今为其属，岂敢察其非，奈何自臣复坏其法？”固不拜长史。命进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，皆不拜。

震尝告人曰：“非圣人之书不可观，无益之诗文不作可也。”居官恒未明视事，事至立决。自奉俭薄，人有急难，则周之，不少吝。所著《日抄》一百卷。卒，门人私谥曰文洁先生。

列传第一百九十八 文苑一

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赵邻几 何承裕附 郑起郭昱
马应 和岷弟蒙附 冯吉

自古创业垂统之君，即其一时之好尚，而一代之规橐，可以豫知矣。艺祖革命，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，宋之尚文，端本乎此。太宗、真宗其在藩邸，已有好学之名，及其即位，弥文日增。自时厥后，子孙相承，上之为人君者，无不典学；下之为人臣者，自宰相以至令录，无不擢科，海内文士，彬彬辈出焉。国初，杨亿、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，柳开、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。庐陵欧阳修出，以古文倡，临川王安石、眉山苏轼、南丰曾巩起而和之，宋文日趋于古矣。南渡文气不及东都，岂不足以观世变欤！作《文苑传》。

宋白，字太素，大名人。年十三，善属文。多游鄂、杜间，尝馆于张琼家，琼武人，赏白有才，遇之甚厚。白豪俊，尚气节，重交友，在词场中称甚著。

建隆二年，窦仪典贡部，擢进士甲科。乾德初，献文百轴，试拔萃高等，解褐授著作佐郎，廷赐袭衣、犀带。蜀平，授玉津县令。开宝中，阎丕、王洞交荐其才，宜预朝列。白以亲老祈外任，连知蒲城、卫南二县。

太宗潜藩时，白尝贻文，有袭衣之赐。及即位，擢为左拾遗，权知兖州，岁余召还。泰山有唐玄宗刻铭，白摹本以献，

且述承平东人望幸之意。预修《太祖实录》，俄直史馆，判吏部南曹。从征太原，判行在御史台。刘继元降，翌日，奏《平晋颂》，太宗夜召至行宫褒慰，且曰：“俟还京师，当以玺书授职。”白谢于幄中。寻拜中书舍人，赐金紫。

太平兴国五年，与程羽同知贡举，俄充史馆修撰、判馆事。八年，复典贡部，改集贤殿直学士、判院事。未几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雍熙中，召白与李昉集诸文士纂《文苑英华》一千卷。端拱初，加礼部侍郎，又知贡举。白凡三掌贡士，颇致讥议，然所得士如苏易简、王禹偁、胡宿、李宗谔辈，皆其人也。是时，命复旧制，专委有司，白所取二十八人，罢退既众，群议嚣然。太宗遽召已黜者临轩覆试，连放马国祥、叶齐等八百余人焉。

白尝过何承矩家，方陈倡优饮宴。有进士赵庆者，素无行检，游承矩之门，因潜出拜白，求为荐名，及掌贡部，庆遂获荐，人多指以为辞。又女弟适王沔，淳化二年，沔罢参知政事。时寇准方诋讦求进，故沔被出，复言白家用黄金器盖举人所赂，其实白尝奉诏撰钱惟濬碑，得涂金器尔。

张去华者，白同年生也，坐尼道安事贬。白素与去华厚善，遂出为保大军节度行军司马。逾年，抗疏自陈，有“来日苦少，去日苦多”之语，太宗览而悯之，召还，为卫尉卿，俄复拜为礼部侍郎，修国史。至道初，为翰林学士承旨。二年，迁户部侍郎，俄兼秘书监。真宗即位，改吏部侍郎、判昭文馆。

先是，白献拟陆贽《榜子集》，上察其意，欲求任用，遂命知开封府以试之，既而白倦于听断，求罢任。咸平四年，擢王钦若、冯拯、陈尧叟入掌机要，以白宿旧，拜礼部尚书。

白学问宏博，属文敏赡，然辞意放荡，少法度。在内署久，颇厌番直，草辞疏略，多不愜旨。景德二年，与梁周翰俱罢，

拜刑部尚书、集贤院学士、判院事。旧三馆学士止五日内殿起居，会钱易上言，悉令赴外朝。白羸老步梗，就班足跌。未几，抗表引年。上以旧臣，眷顾未允。再上表辞，乃以兵部尚书致仕，因就宰臣访问其资产，虞其匮乏，时白继母尚无恙，上东封，白肩与辞于北苑，召对久之，进吏部尚书，赐帛五十匹。

大中祥符三年，丁内艰。五年正月，卒，年七十七。赠左仆射，录其孙懿孙为将作监主簿，孝孙试秘书省校书郎，从子唐臣试正字。

白善谈谑，不拘小节，赡济亲族，抚恤孤藐，世称其雍睦。聚书数万卷，图画亦多奇古者。尝类故事千余门，号《建章集》。唐贤編集遗落者，白多缀之。后进之有文艺者，必极意称奖，时彦多宗之，如胡旦、田锡，皆出其门下。陈彭年举进士，轻俊喜嘲谤，白恶其为人，黜落之，彭年憾焉，后居近侍，为贡举条制，多所关防，盖为白设也。会有司谥白为文宪，内出密奏言白素无检操，遂改文安。有集百卷。

子宪臣，国子博士；得臣，赐进士及第，至太常丞；良臣，为太子中舍；忠臣，殿中丞。

梁周翰，字元褒，郑州管城人。父彦温，廷州马步军都校。周翰幼好学，十岁能属词。周广顺二年举进士，授虞城主簿，辞疾不赴。宰相范质、王溥以其闻人，不当佐外邑，改开封府户曹参军。宋初，质、溥仍为相，引为秘书郎、直史馆。

时左拾遗、知制诰高锡上封，议武成王庙配享七十二贤，内王僧辩以不令终，恐非全德。寻诏事部尚书张昭、工部尚书窦仪与锡重铨定，功业终始无瑕者方得预焉。周翰上言曰：

臣闻天地以来，覆载之内，圣贤交骛，古今同流，校其颠末，鲜克具美。周公，圣人也，佐武王定天下，辅成王致治平，盛德大勋，蟠天极地。外则淮夷构难，内则管、蔡流言。鼉尾

跋胡，垂至颠顿；偃禾仆木，仅得辨明。此可谓之尽美哉？臣以为非也。孔子，圣人也，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定《礼》、《乐》，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。卒以栖迟去鲁，奔走厄陈，虽试用于定、哀，曾不容于季、孟。又尝履盗跖之虎尾，闻南子之珮声，远辱慎名，未见其可。此又可谓其尽善者哉？臣以为非也。自余区区后贤，琐琐立事，比于二圣，曾何足云？而欲责其磨涅不渝、始卒如一者，臣窃以为难其人矣。

昉自唐室，崇祀太公。原其用意，盖以天下虽大，不可去兵；域中有争，未能无战。资其佑民之道，立乎为武之宗，凯张国威，遂进王号。贞元之际，祀典益修，因以历代武臣陪飨庙貌，如文宣释奠之制，有弟子列侍之仪，事虽不经，义足垂劝。况于曩日，不乏通贤，疑难讨论，亦云折中。今若求其考类，别立否臧，以羔袖之小疵，忘狐裘之大善，恐其所选，仅有可存。

只如乐毅、廉颇，皆奔亡而为虏；韩信、彭越，悉菹醢而受诛。白起则锡剑杜邮，伍员则浮尸江湓。左车亦僨军之将，孙臆实刑余之人。穰苴则僨卒齐庭，吴起则非命楚国。周勃称重，有置甲尚方之疑；陈平善谋，蒙受金诸将之谤。亚夫则死于狱吏，邓艾则迫于槛车。李广后期而自刭，窦婴树党而丧身。邓禹败于回溪，终身无董戎之寄；马援死于蛮徼，还尸阙遣奠之仪。其余诸葛亮之俦，事偏方之主；王景略之辈，佐闰位之君。关羽则为仇国所禽，张飞则遭帐下所害。凡此名将，悉皆人雄，苟欲指瑕，谁当无累？或从澄汰，尽可弃捐。况其功业穹隆，名称烜赫。樵夫牧稚，咸所闻知；列将通侯，窃年思慕。若一旦除去神位，摈出祠庭，吹毛求异代之疵，投袂忿古人之恶，必使时情顿惑，窃议交兴。景行高山，更奚瞻于往躅；英魂烈魄，将有恨于明时。

况伏陛下厉军威，将遏乱略，讲求兵法，缔构武祠，盖所以劝激戎臣，资假阴助。忽使长廊虚邈，仅有可图之形；中殿前空，不见配食之坐。似非允当，臣窃惑焉。深惟事贵得中，用资体要，若今之可以议古，恐来者亦能非今。愿纳臣微忠，特追明敕，乞下此疏，廷议其长。

不报。

乾德中，献《拟制》二十编，擢为右拾遗。会修大内，上《五凤楼赋》，人多传诵之。五代以来，文体卑弱，周翰与高锡、柳开、范杲习尚淳古，齐名友善，当时有“高、梁、柳、范”之称。初，太祖尝识彦温于军中，石守信亦与彦温旧故。一日，太祖语守信，将用周翰掌诰，守信微露其言，周翰遽上表谢。太祖怒，遂寢其命。

历通判绵、眉二州，在眉州坐杖人至死，夺二官。起授太子左赞善大夫。开宝三年，迁右拾遗，监绫绵院，改左补阙兼知大理正事。会将郊祀，因上疏曰：“陛下再郊上帝，必覃赦宥。臣以天下至大，其中有庆泽所未及、节文所未该者，所宜推而广之。方今赋税年入至多，加以科变之物，名品非一，调发供输，不无重困。且西蜀、淮南、荆、潭、广、桂之地，皆以为王土。陛下诚能以三方所得之利，减诸道租赋之入，则庶乎均德泽而宽民力矣。”俄坐杖锦工过差，为其所诉。太祖甚怒，责之曰：“尔岂不知人之肤血与己无异，何乃遽为酷罚！”将杖之，周翰自言：“臣负天下才名，不当如是。”太祖乃解，止左授司农寺丞。逾年，为太子中允。

太平兴国中，知苏州。周翰善音律，喜蒲博，惟以饮戏为务。州有伶官钱氏，家数百人，日令百人供妓，每出，必以鞞具自随。郡务不治，以本官分司西京。逾月，授左赞善大夫，仍分司。俄除楚州团练副使。雍熙中，宰相李昉以其名闻，召

为右补阙，赐绯鱼，使江、淮提点茶盐。

周翰以辞学为流辈所许，频历外任，不乐吏事。会翰林学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，遽回下位，遂命兼史馆修撰。会太宗亲试贡士，周翰为考官，面赐金紫，因语宰相，称其有文，寻迁起居舍人。淳化五年，张昺建议复置左右史之职，乃命周翰与李宗谔分领之。周翰兼起居郎，因上言：“自今崇政、长春殿皇帝宣谕之言，侍臣谕列之事，望依旧中书修为时政记。其枢密院事涉机密，亦令本院编纂，每至月终送史馆。自余百司凡于对拜、除改、沿革、制置之事，悉条报本院，以备编录。仍令郎与舍人分直崇政殿，以记言动，别为起居注，每月先进御，后降付史馆。”从之。起居注进御，自周翰等始也。周翰蚤有时誉，久摈废，及被除擢，尤洽时论。

会考课京朝官，有敢隐前犯者，皆除名为民。周翰被谴尤多，所上有司偶遗一事，当免。判馆杨徽之率三馆学士诣相府，以为周翰非故有规避，其实所犯频繁，不能悉记，于是止罚金百斤。

先是，赵安易建议于西川铸大铁钱，以一当十，周翰上言：“古者货、币、钱三者兼用，若钱少于货、币，即铸大钱，或当百，或当五十，盖欲广其钱而足用尔。今不若使蜀民贸易者，凡铁钱一止作一钱用，官中市物即以两钱当一。又西川患在少盐，请于益州置榷院，入物交易，则公私通济矣。”至道中，迁工部郎中。

真宗在储宫，知其名，徵之，时为左庶子，因令取其所为文章，周翰悉纂以献，上答以书。及即位，未行庆，首擢为驾部郎中、知制诰，俄判史馆、昭文馆。咸平三年，召入翰林为学士，受诏与赵安易同修属籍。唐末丧乱，籍谱罕存，无所取则，周翰创意为之，颇有伦贯。车驾幸澶渊，命判留司御史台，

周翰恳求扈从，从之。明年，授给事中，与宋白俱罢学士。大中祥符元年，迁工部侍郎。逾年，被疾卒，年八十一。真宗悯之，录其子忠宝为大理评事，给奉终丧。

周翰性疏隳卞急，临事过于严暴，故多旷败。晚年才思稍减，书诏多不称旨。有集五十卷及《续因话录》。

朱昂，字举之，其先京兆人，世家漾陂。唐天复末，徙家南阳。梁祖篡唐，父葆光与唐旧臣颜萼、李涛数辈挈家南渡，寓潭州。每正旦夕至，必序立南岳祠前，北望号恸，殆二十年。后涛北归，葆光乐衡山之胜，遂往家焉。

昂少与熊若谷、邓洵美同学。朱遵度好读书，人号之为“朱万卷”，目昂为“小万卷”。昂尝间行经庐陵，道遇异人，谓之曰：“中原不久当有真主平一天下，子仕至四品，安用南为？”遂北游江、淮。时周世宗南征，韩令坤统兵至扬州，昂谒见，陈治乱方略，令坤奇之，署权知扬州扬子县。适兵革之际，逃亡过半，昂便宜绥辑，复逋亡者七千余家，令坤即表授本县令。

宋初，为衡州录事参军，尝读陶潜《闲情赋》而慕之，因广其辞曰：

维稟气兮清浊，独得意兮虚徐。耳何聪兮无瑱，衣何散兮无裾。务冥怀于得丧，宁勤体乎菑畲。将使同方姬、孔，抗迹孙、蘧。精骛广漠，心游太虚。傲朝曦兮南荣，溯夕飙兮北疏。非道之病，惟情之舒。

繇是含颖怀粹，凝和习懿。器齟沦兮幽忧，德芬馨兮周比。井无渫兮泉融，珠潜辉兮川媚。又何必陋雄之尚《玄》，笑奕之心醉，悲墨之素丝，叹展之下位？苟因时之明扬，乃斯文之不坠。

睇烟景兮飘飘，心悬旌兮摇摇。感朝荣而夕落，嗟响蛩而

鸣蛭。

姑藏器以有待，因寄物而长谣。愿在首而为弁，束玄发而未衰。

会名器之有得，与纓珥兮相宜。愿在足而为舄，何坎险之罹忧。

欲效勤于竖亥，思追踵于浮丘。愿在服而为袂，传缁素而饰躬。

异化緇之色涅，宁拭面而道穷。愿在目而为鉴，分妍丑于崇朝。

惊青阳之难久，庶白首以见招。愿在地而为簟，当暑溽而冰寒。

伊肤革之尚疚，胡寤寐以求安？愿在觴而为醴，不乱德而溺真。

体虚受之为器，革譎性以归淳。愿在握而为剑，每辅衽而保裾。

殊铅鋸之效用，比劘刃而有余。愿在囊而为矢，美箬羽之斯全。

畴懋勋而锡晋，射穷垒而衄燕。愿在体而为裘，托针缕以成功。

非珍华而取饰，将被服而有容。愿在轩而为篁，贯岁寒而不改。

挺介节以自持，廓虚心而有待。

人之愿兮实繁，我之心兮若此。蓄为志兮璞藏，发为文兮雾委。既持瑾兮掌瑜，复撷兰兮艺芷。始无言兮植杖，终俯首兮嗟髀。振襟兮自适，覩物兮解颐。云无心兮遐举，萝倚干兮丛滋。想陵谷之变地，况玄黄之易丝。人可汰而可锻，己不磷而不缁。苟一鸣而惊人，何五鼎而勿饴？

已而拥膝清啸，倾怀自宽。枢桑户革兮差乐，鸢飞梭跃兮胡难。指夜蟾兮为伍，仰疏籁兮邀欢。何孙牧而伊耕？何巢箕而吕磻？涤我虑兮绿绮。清我眠兮琅玕。周旋兮有则，徙倚兮可观。终卷舒兮自得，契休哉于《考槃》。

李昉知州事，暇日多召语，且以文为贄，昉深所嗟赏。历宜城令。开宝中，拜太子洗马、知蓬州，徙广安军。会渠州妖贼李仙众万人劫掠军界，昉设策禽之。自余果、合、渝、涪四州民连结为妖者，置不问，蜀民遂安。宰相薛居正称其能，迁殿中丞、知泗州。

尝作《隋河辞》，谓浚决之病民，游观之伤财，乃天意之所以亡隋也。使隋不兴役费财以害其民，则安得有今日之利哉！

尝聚淮水流尸三千，为冢瘞之。有戍卒谋乱，昉诛其首恶，凡支党之诬误者悉赏之。就迁监察御史、江南转运副使。太平兴国二年，知鄂州，加殿中侍御史，为峡路转运副使，就改库部员外郎，迁转运使。端拱二年，以本官直秘阁，赐金紫。久之，出知复州，表求谢事，不许。迁水部郎中，复请老，召还，再直秘阁，寻兼越王府记室参军。

直宗即位，迁秩司封郎中，俄知制诰，判史馆，受诏编次三馆秘阁书籍，既毕，加吏部。咸平二年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逾年，拜章乞骸骨，召对，敦谕，请弥确，乃拜工部侍郎致仕。翌日，遣使就第赐器币，给全奉，诏本府岁时存问，章奏听附驿以闻。命其子正辞知公安县，以便侍养，许归江陵。旧制，致仕官止谢殿门外，昉特延见命坐，恩礼甚厚。令俟秋凉上道，遣中使赐宴于玉津园，两制三馆皆预，仍诏赋诗饯行，缙绅荣之。

昉前后所得奉赐，以三之一购奇书，以讽诵为乐。及是闲

居，自称退叟，著《资理论》三卷上之，诏以其书付史馆。弟协以纯谨著称，仕至主客郎中、雍王府翊善。昂以书招之，协亦告老归。兄弟皆眉寿，时人比汉之二疏。知府陈尧咨署其居曰东、西致政坊。昂于所居建二亭：曰知止，曰幽栖。颇好释氏书。晚岁自为墓志。景德四年卒，年八十三，门人谥曰正裕先生。诏加赠，录其孙适出身。

昂好学，纯厚有清节，澹于荣利，为洗马十五年，不以屑意。居内署，非公事不至两府。在王邸时，真宗居储宫，知其素守，故每加褒进，然昂未尝有所私请，进退存礼，士类多之。有集三十卷。子正彝、正辞并登进士第，正基虞部员外郎。

赵邻几，字亚之，郓州须城人，家世为农。邻几少好学，能属文，尝作《禹别九州赋》，凡万余言，人多传诵。

周显德二年举进士，解褐秘书省校书郎，历许州、宋州从事。太平兴国初，召为左赞善大夫、直史馆，改宗正丞。四年，郭贽、宋白授中书舍人，告谢日交荐之，俄而邻几献颂，上览而嘉之，迁左补阙、知制诰，数月卒，年五十九。中使护葬。

邻几体貌尪弱，如不胜衣。为文浩博，慕徐、庾及王、杨、卢、骆之体，每构思，必敛衽危坐，成千言始下笔。属对精切，致意缜密，时辈咸推服之。及掌诰命，颇繁富冗长，不达体要，无称职之誉。

常欲追补唐武宗以来实录，孜孜访求遗事，殆废寝食，会疾革，唯以书未成为恨。至淳化中，参知政事苏易简因言及邻几追补《唐实录》事，邻几一子东之，以荫补郎山主簿，部送军粮诣北边，没焉，其家属寄居睢阳。太宗遣直史馆钱熙往取其书，得邻几所补《会昌以来日历》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，所著《鰕子》一卷、《六帝年略》一卷、《史氏懋官志》五卷，并他书五十余卷来上，皆涂窜之笔也。诏赐其家钱十万。

时又有何承裕者，晋天福末擢进士第，有清才，好为歌诗，而嗜酒狂逸。初为中都主簿，桑维翰镇兖州，知其直率，不责以吏事。累官至著作佐郎、直史馆，出为盩厔、咸阳二县令，醉则露首跨牛趋府，府尹王彦超以其名士而容之，然为治清而不烦，民颇安焉。每览牒诉，必戏判以喻曲直，诉者多心伏引去。往往召豪吏接坐，引满，吏因醉挟私白事，承裕悟之，笑曰：“此见罔也，当受杖。”杖讫，复召与饮。其无检多类此。

开宝三年，自泾阳令入为监察御史，后历侍御史，累知忠、万、商三州，太平兴国中卒。

郑起，字孟隆，不知何许人。少游京、洛间，佻薄无检操。闻襄州双泉寺僧能为黄金，往依焉，遂削发为侍者。久之，知其诳耀，乃反初服。举进士，时举子多尚诗赋，惟起有文七轴，歌诗尤清丽。周广顺初，调补尉氏主簿，秩满，以书干宰相范质，荐为右拾遗、直史馆。恭帝初，迁殿中侍御史。

乾德初，出掌泗州市征。刺史张延范检校司徒，官吏呼以“太保”。起贫，常乘骡。一日，从延范出近郊送客，延范揖起曰：“请策马令进。”起曰：“此骡也，不当过呼耳。”以讥延范，延范深衔之，密奏起嗜酒废职。

初，显德末，起见太祖握禁兵，有人望，乃上书范质，极言其事。又尝遇太祖于路，横绝前导而过，太祖亦弗之怒。及延范奏至，出为河西令。会蜀平，当徙远官，起不欲往，乃炙烙其足，因是成疾而卒。

起负才倨傲，多所诋讦，数为群小窘辱，终亦不改。

时有郭昱者，好为古文，狭中诡僻。周显德中登进士第，耻赴常选，献书于宰相赵普，自比巢、由，朝议恶其矫激，故久不调。后复伺普，望尘自陈，普笑谓人曰：“今日甚荣，得巢、由拜于马首。”开宝末，普出镇河阳，昱诣薛居正上书，

极言谤普，居正奏之，诏署襄州观察推官。潘美镇襄阳，讨金陵，以昱随军。昱中夜被酒号叫，军中皆惊，翌日，美遣还。岁余，坐盗用官钱除名，因居襄阳，游索樊、邓间，雍熙中卒。

又有马应者，薄有文艺，多服道士衣，自称“先生”。开宝初效元结《中兴颂》作《勃兴颂》，以述太祖下荆、湖之功，欲刊石于永州结《颂》之侧，县令恶其夸诞，不以闻。太平兴国初，登第，授大理评事，坐事除名，羁旅积年。淳化中，以诗干同年殿中丞牛景，景因奏上，太宗览而嘉之，复授大理评事，未几卒。

又有颖贇、董淳、刘从义善为文章，张翼、谭用之善为诗，张之翰善笺启。贇拔萃登科，至太子中允。淳为工部员外郎、直史馆，奉诏撰《孟昶纪事》。从义多藏书，尝缙长安碑文为《遗风集》二十卷。余皆官不达。

和峴，字晦仁，开封浚仪人。父凝，晋宰相、太子太傅、鲁国公。峴生之年，适会凝入翰林、加金紫、知贡举，凝喜曰：“我平生美事，三者并集，此子宜于我也。”因名之曰三美。七岁，以门荫为左千牛备身，迁著作佐郎。汉乾祐初，加朝散阶。十六，登朝为著作郎。丁父忧，服阕，拜太常丞。

建隆初，授太常博士，从祀南郊，贇导乘舆，进退闲雅。太祖谓近侍曰：“此谁氏之子，熟于贇相？”左右即以峴门阀对。俄拜刑部员外郎兼博士，仍判太常寺。

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，有事于南郊。丁丑冬至，有司复请祀昊天上帝，诏峴议其礼，峴以祭义戒于烦数，请罢之。二年，议孝明、孝惠二后神主祔于别庙，峴以旧礼有二后同庙之文，无各殿异室之说，今二后同祔别庙，亦宜共殿别室。孝明皇后尝母仪天下，宜居上室。孝惠皇后止以追尊，当居次室。从之。

三年春，初克夔州，以内衣库使李光睿权知州，峴通判州事。代还，是岁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腊，有司以七日辛卯蜡百神，峴献议正之。四年，南郊，峴建议望燎位置燿火。

又尝言：“依旧典，宗庙殿庭设宫县三十六架，加鼓吹熊罴十二案，朝会登歌用五瑞，郊庙奠献用四瑞，回仗至楼前奏《采茨》之曲，御楼奏《隆安》之曲，各用乐章。”复举唐故事，宗庙祭科处别设珍膳，用申孝享之意。又谓“《八佾》之舞以象文德武功，请用《玄德升闻》、《天下大定》二舞”。并从其议。事具《礼》、《乐志》。

先是，王朴、窦俨洞晓音乐，前代不协律吕者多所考正。朴、俨既没，未有继其职者。会太祖以雅乐声高，诏峴讲求其理，以均节之，自是八音和畅，上甚嘉之。语具《律志》。乐器中有叉手笛者，上意欲增入雅乐，峴即令乐工调品，以谐律吕，其执持之状如拱揖然，请目曰“拱辰管”，诏备于乐府。

开宝初，迁司勋员外郎、权知泗州，判吏部南曹，历夔、晋二州通判。九年，江南平，受诏采访。太宗即位，迁主客郎中。太平兴国二年，知兖州，改京东转运使。

峴性苛刻鄙吝，好殖财，复轻侮人，尝以官船载私货贩易规利。初为判官郑同度论奏，既而彰信军节度刘遇亦上言，按得实，坐削籍，配隶汝州。

六年，起为太常丞，分司西京，复阶勋章服。端拱初，上躬耕籍田，峴奉留司贺表至阙下，因以其所著《奉常集》五卷、《秘阁集》二十卷、《注释武成王庙赞》五卷奏御，上甚嘉之，复授主客郎中，判太常寺兼礼仪院事。

是秋得暴疾，卒，年五十六。弟 蒙。

蒙字显仁，凝第四子也。生五六岁，凝教之诵古诗赋，一历辄不忘。试令咏物为四句诗，颇有思致，凝叹赏而奇之，

语岷曰：“此儿他日必以文章显，吾老矣，不见，汝曹善保护之。”

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第，释褐霍丘主簿。雍熙初，知崇仁县，就拜大理评事。江南转运杨缵以其材干奏，移知南昌县。代还，刑部取为详覆官，迁光禄寺丞。

先是，凝尝取古今史传听讼断狱、辨雪冤枉等事著为《疑狱集》，蒙因增益事类，分为三卷，表上之。俄献所著文赋五十轴，召试中书，擢为太子中允。先是，冯起撰《御前登第三榜碑》以献，上甚称奖，命直史馆。淳化初，蒙又撰《七榜题名记》，并补注凝所撰《古今孝悌集成》十卷以献，遂以本官直集贤院，中谢日，赐绯鱼。三年春，献《观灯赋》，诏付史馆，迁右正言。

是岁，太宗亲试贡士，蒙预考校，作歌以献，上对宰相称赏之，召问年几何。时摹印《儒行篇》，以赐新及第人及三馆、台省官，皆上表称谢。上时御便坐，出表以示宰相，而蒙洎尤称上旨，因谓李昉曰：“蒙，宰相子，勤学自立，有文章，能荷堂构，如蒙者不可多得也。”遂以本官知制诰。不逾年，加水部员外郎、知理检院。至道元年，赐金紫，与王旦同判吏部铨。是秋，晨起将朝，风眩暴作而卒，年四十五。上闻之惊叹，遣中使就家问疾状，并恤其孤，赙赠加等。长子珙才十岁，即授大理评事。次子璪，补太庙斋郎。

蒙好修饰容仪，自五鼓张灯烛至辨色，冠带方毕。虽幼能属文，殊少警策。每草制，必精思讨索而后成，拘于引类偶对，颇失典诰之体。上以其贵家子，能业文，甚宠待之，欲召入翰林，谓近臣曰：“蒙眸子眊眊然，胸中必不正，不可以居近侍也。”其命遂寢。

蒙弟岷始为三班奉职，淳化中，献文求试，上以故相之

后，改授大理评事。

冯吉，字惟一，河南洛阳人。父道，周太师、中书令，追封瀛王。吉，晋天福初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，迁膳部、金部、职方员外郎，屯田、户部、司勋郎中，累阶金紫。周显德中，迁太常少卿。

吉嗜学，善属文，工草隶，议者以掌诰许之。然性滑稽无操行，每中书舍人缺，宰相即欲用吉，终以佻薄而止。

雅好琵琶，尤臻其妙，教坊供奉号名手者亦莫能及。父常戒令勿习，吉性所好，亦不能改。道欲辱之，因家宴，令吉奏琵琶为寿，赐以束帛，吉置于肩，左抱琵琶，按膝再拜如伶官状，了无忤色，家人皆大笑。

及为少卿，颇不得意，以杯酒自娱。每朝士宴集，虽不召，亦常自至，酒酣即弹琵琶，弹罢赋诗，诗成起舞。时人爱其俊逸，谓之“三绝”。

宋初，受诏撰述《明宪皇太后谥议》，见称于时。建隆四年卒，年四十五。

列传第一百九十九 文苑二

高頔 李度 韩溥 鞠常 宋准 柳开 夏侯嘉正 罗处约 安德裕 钱熙

高頔字子奇，开封雍丘人。后唐清泰中举进士，同辈给之曰：“何不从裴仆射求知乎？”时裴皞以左仆射致仕，后进无至其门者。頔性纯朴，信其言，以文贻于皞。明年，礼部侍郎马裔孙知贡举，乃皞门下生也。皞以頔语之，遂擢乙科，四迁魏博观察支使。

周显德中，符彦卿奏署掌书记。时太宗亲迎懿德皇后于大名，彦卿遣頔迎候，日夕陪接，尤伸款好。后随彦卿镇凤翔，会诏留彦卿洛阳，頔复为天雄军掌书记。后以病免，居于魏。

雍熙二年，太宗亲试贡士，頔子南金举学究，自陈曰：“臣父年八十四，尝佐使幕，久已罢职，家贫无以存养。愿赐一第，庶获寸禄，以及老父。”上问左右其父何人，宰相宋琪以頔对，且言其素行廉介，老而弥厉，甚为搢绅推重。上曰：“此高頔子耶！頔在大名幕中，尝与朕游处，迨逾旬月。晨暮对案饮食，常拱手危坐，未曾少懈，其恭谨盖天性也。惜其老矣，不欲烦以官政。”即擢南金第，拜頔左补阙致仕，赐钱十万。后卒于家。

頔有清节，力学强记，手写书千余卷。彦卿待之甚厚，或过致优给，頔计口受费，余皆不纳。彦卿左右多肆贪虐，民不能堪，及彦卿罢镇，其故时将吏、宾客皆心愧，无敢复游魏者。

惟頗清苦守法，魏人愛之。在魏三十年，無一人言其非者。所乘馬老，以糜飼之。仆夫年七十，待之如初，時稱其長者。

次子鼎，舉進士，至殿中丞。

李度，河南洛陽人。周顯德中舉進士。度工於詩，有“醉輕浮世事，老重故鄉人”之句。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，樞密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荐之，文炳即擢度為第三人。釋褐永寧縣主簿。

累遷殿中丞、知歙州。坐事左遷絳州團練使，十年不調。度在歙州，嘗以所著詩刻於石，有中黃門得其石本，傳入禁中，太宗見之，謂宰相曰：“度今安在？”即令召至，對於便殿，與語甚悅，擢為虞部員外郎、直史館，賜緋。端拱初，籍田畢，交州黎桓加恩，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國信副使，上賜詩以寵行。未至交州，卒於太平軍傳舍，年五十七。

度之南使，每至州府，即借圖經觀其勝迹，皆形篇詩，以上所賜詩有“奉使南游多好景”之句，遂題為《奉使南游集》，未成編而亡。

弟康亦善詩，太平興國二年，登進士第，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。

韓溥，京兆長安人，唐相休之裔孫。少俊敏，善屬文。周顯德初舉進士，累遷歷使府。開寶三年，自靜難軍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，三遷至庫部員外郎、知華州，同判靈州，再轉司門郎中。淳化二年被病，表請辭職尋醫，許之。溥博學善持論，詳練台閣故事，多知唐朝氏族，與人談亶瘳然可聽，號為“近世肉譜”，搢紳頗推重之。尤善筆札，人多藏尺牘。

弟洎，亦進士及第。

鞠常，字可久，密州高密人。祖真，黃縣令。父慶孫，申州團練判官，有詩名。常少好學，善屬文。漢乾祐二年擢進士

第，裁二十一，释褐秘书省校书郎。周广顺中，宰相范质奏充集贤校理，出为郢州观察支使，历永兴军节度掌书记、伊阳令。显德四年，诣阙进策，召试，复授猗氏令，迁蔡州防御判官，复宰介休、魏县。开宝中，赵普为相，擢为著作佐郎。时任此官，惟常与杨徽之、李若拙、赵邻几四人，皆有名于时。常应举时，著《四时成岁赋》万余言，又为《春兰赋》，颇存兴托。后为清河令。七年，卒，年四十七。

子仲谋，字有开，雍熙中进士，有材干，历御史、东京留守推官、陕西转运，至兵部员外郎。仲谋集其父所为文成二十卷。

弟愉，周广顺中进士，与常齐名。

宋准，字子平，开封雍丘人。祖彦升，库部员外郎。父鹏，秘书郎。准开宝中举进士，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，擢准甲科。会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，诉昉用情取舍非当。太祖怒，召准覆试于便殿，见准形神伟茂，程试敏速，甚嘉之，以为宜首冠俊造，由是复擢准甲科，即授秘书省校书郎、直史馆。

八年，受诏修定诸道图经。俄奉使契丹，复命称旨。明年，出知南平军，会改军为太平州，依前知州事，就加著作佐郎。太平兴国四年，迁著作郎、通判梓州，转左拾遗。归朝，预修诸书。八年，同知贡举，出为河北转运使，岁余，以本官知制诰。雍熙中，加主客员外郎，复预知贡举，俄判大理寺。四年，被病，迁金部郎中，罢知制诰。端拱二年卒，年五十二，赐钱百万。

准美风仪，善谈论，辞采清丽，莅官所至，皆有治声。卢多逊之南流也，李穆坐同门生黜免，左右无敢言者。准因奏事，盛言穆长者，有检操，常恶多逊专恣，固非其党也。上寤，未几，尽复穆旧官。时论以此称之。天禧三年，录其子大年试秘

书省校书郎。

准从弟可观，金部郎中。族子郊、祁，并天圣二年进士甲科，别有传。

柳开，字仲涂，大名人。父承翰，乾德初监察御史。开幼颖异，有胆勇。周显德末，侍父任南乐，夜与家人立庭中，有盗入室，众恐不敢动，开裁十三，亟取剑逐之，盗逾垣出，开挥刃断二足指。

既就学，喜讨论经义。五代文格浅弱，慕韩愈、柳宗元为文，因名肩愈，字绍先。既而改名字，以为能开圣道之涂也。著书自号东郊野夫，又号补亡先生，作二传以见意。尚气自任，不顾小节，所交皆一时豪隽。范杲好古学，尤重开文，世称为“柳、范”。王祐知大名，开以文贻大蒙赏激。杨昭俭、卢多逊并加延奖。开宝六年举进士，补宋州司寇参军，以治狱称职，迁本州录事参军。太平兴国中，擢右赞善大夫。会征太原，督楚、泗八州运粮。选知常州，迁殿中丞，徙润州，拜监察御史。召还，知贝州，转殿中侍御史。雍熙二年，坐与监军忿争，贬上蔡令。

会大举北征，开部送军粮，将至涿州，有契丹酋长领万骑与米信战，相持不解，俄遣使给言求降，开谓信曰：“兵法云：‘无约而请和，谋也。’彼将有谋，急攻之必胜。”信迟疑不决。逾二日，贼复引兵挑战，后侦知果以矢尽，俟取于幽州也。师还，诣阙上书，愿从边军效死，太宗怜之，复授殿中侍御史。

雍熙中，使河北，因抗疏曰：“臣受非常恩，未有以报，年裁四十，胆力方壮。今契丹未灭，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，任以河北用兵之地，必能出生入死，为陛下复幽、蓟，虽身没战场，臣之愿也。”上以五代战争以来，自节镇至刺史皆用武臣，多不晓政事，人受其弊。欲兼用文士，乃以侍御史郑宣、户部

员外郎赵载、司门员外郎刘墀并为如京使，左拾遗刘庆为西京作坊使，开为崇仪使、知宁边军。

徙全州。全西溪洞有粟氏，聚族五百余人，常钞劫民口粮畜，开为作衣带巾帽，选牙吏勇辩者得三辈，使入，谕之曰：“尔能归我，即有厚赏，给田为屋处之；不然，发兵深入，灭尔类矣。”粟氏惧，留二吏为质，率其酋四人与一吏偕来。开厚其犒赐，吏民争以鼓吹饮之。居数日遣还，如期携老幼悉至。开即赋其居业，作《时鉴》一篇，刻石戒之。遣其酋入朝，授本州上佐。赐开钱三十万。

淳化初，移知桂州。初，开在全州，有卒讼开，开即杖背黥面送阙下。有司言卒罪不及徒，召开下御史狱劾系，削二官，黜为复州团练副使，移滁州。复旧官，知环州。三年，移邠州。时调民犍送趋环、庆，已再运，民皆荡析产业，转运使复督后运，民数千人入州署号诉。开贻书转运使曰：“开近离环州，知刍粮之数不增，大兵可支四年，今蚕农方作，再运半发，老幼疲弊，畜乘困竭，奈何又苦之？不罢，开即驰诣阙下，白于上前矣。”卒罢之。又知曹、邢二州。

真宗即位，加如京使，归朝，命知代州。上言曰：

国家创业将四十年，陛下绍二圣之祚，精求至治。若守旧规，斯未尽善。能立新法，乃显神机。

臣以益州稍静，望陛下选贤能以镇之，必须望重有威，即群小畏服。又西鄙今虽归明，他日未可必保，苟有翻覆，须得人制御，若以契丹比议，为患更深。何者？契丹则君臣久定，蕃、汉久分，纵萌南顾之心，亦须自有思虑。西鄙积恨未泯，贪心不悛，其下猖狂，竟谋凶恶，侵渔未必知足，姑息未能感恩，望常预备之。以良将守其要害，以厚赐足其贪婪，以抚慰来其情，以宽假息其念。多命人使西入甘、凉，厚结其心，为

我声援，如有动静，使其掩袭，令彼有后顾之忧，乃可制其轻动。今甲兵虽众，不及太祖之时人人练习，谋臣猛将则又县殊，是以比年西北屡遭侵扰，养育则月费甚广，征战则军捷未闻。诚愿训练禁戢，使如往日行伍必求于勇敢，指顾无纵于后先，失律者悉诛，获功者必赏。偏裨主将，不威严者去之。听断之暇，亲临殿庭，更召貔虎，使其击刺驰骤，以彰神武之盛。

臣又以宰相、枢密，朝廷大臣，委之必无疑，用之必至当。铨总僚属，评品职官，内则主管百司，外则分治四海。今京朝官则别置审官，供奉、殿直则别立三班，刑部不令详断，别立审刑，宣徽一司全同散地。大臣不获亲信，小臣乃谓至公。至如银台一司，旧属枢密，近年改制，职掌甚多，加倍置人，事则依旧，别无利害，虚有变更。臣欲望停审官、三班，复委中书、枢密、宣徽院，银台司复归枢密，审刑院复归刑部，去其繁细，省其头目。

又京府大都，万方轨则，望仍旧贯，选委亲贤。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长，但令优逸，无以试材，宜委之外藩，择文武忠直之士，为左右赞弼之任。

又天下州县官吏不均，或冗长至多，或岁年久阙。欲望县四千户已上选朝官知，三千户已上选京官知。省去主簿，令县尉兼领其事。自余通判、监军、巡检、监临使臣并酌量省减，免虚费于利禄，仍均济于职官。

又人情贪竞，时态轻浮，虽骨肉之至亲，临势利而多变。同僚之内，多或不和，伺隙则致于倾危，患难则全无相救，仁义之风荡然不复。欲望有颁告谕，各使改更，庶厚化原，永敦政本。

恭惟太祖神武，太宗圣文，光掩百王，威加万国，无贤不用，无事不知。望陛下开豁圣怀，如天如海，可断即断，合行

即行，爱惜忠直之臣，体察奸谀之党。臣久尘著位，寝荷恩宠，辞狂理拙，唯圣明恕之！

开至州，葺城垒战具，诸将多沮议不协。开谓其从子曰：“吾观昴宿有光，云多从北来犯境上，寇将至矣。吾闻师克在和，今诸将怨我，一旦寇至，必危我矣。”即求换郡，徙忻州刺史。及契丹犯边，开上书，又请车驾观兵河朔。四年，徙沧州，道病首痲卒，年五十四。录其子涉为三班奉职。

开善射，喜弈棋。有集十五卷。作《家戒》千余言，刻石以训诸子。性倜傥重义。在大名，尝过酒肆饮，有士人在旁，辞貌稍异，开询其名，则至自京师，以贫不克葬其亲，闻王祐笃义，将丐之。问所费，曰：“二十万足矣。”开即罄所有，得白金百余两，益钱数万遣之。

开兄肩吾，至御史。肩吾三子，湜、灏、沆并进士第，灏秘书丞。

夏侯嘉，正字会之，江陵人，少有俊才。太平兴国中举进士，历官至著作佐郎。使于巴陵，为《洞庭赋》曰：

楚之南有水曰洞庭，环带五郡，淼不知其几百里。臣乙酉夏使岳阳，抵湖上，思构赋。明日披襟而观之，则翼然动，促然跂，卜栗然骇，愕然眙。恍若驾春云而轼霓，浩若浮汗漫而朝跻。退若据泰山之安，进若履千仞之危。懵若无识，智若通微。跛若不倚，跲若将驰。耳不及掩，目不暇逃，情悸心嬉。二三日而后，神始宅，气始正，若此不敢以赋为事者二年，然眷眷不已。

一日登崇丘，望大泽，有云 卒兮兴，歎兮止。兴止未霁，急若有遇。由是渍阳辉，沐芳泽，睹一异人于岩之际，霞为裾，云为袂，冰肤雪肌，金玦玉佩，浮丘、羨门，斯实其对。

因言曰：“若非好辞者耶？”臣曰：“然。”“然则若智

有所不通，识有所不穷，用不通不穷而循乎无端之纪，若得无殆乎？”臣又曰：“然。”“然志极则物应，思精则道来，嘉若之勤无哗谈，吾为若称云：‘太极之生，曰地曰天。中含五精，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。水之疏，迤则为江兮，远则为河；积则为渚兮，总则为湖。若今所谓洞庭者，杰立而孤，廓然如无区，其大无徒。含阳字阴，玄神之都。暧暧昧昧，百川不敢逾。有若臣者，有若宾者，有若仆者，有若子者，有若附庸者，有若娣姒者。若禹会涂山，武巡牧野，千出百会，咸处麾下。每六合澄静，中流回睨。莽莽苍苍，纤霏不翳。太阳望舒，出没其间。万顷咸沸，强而名之为巨泽，为长川，为水府，为大渊。纵之不逾，跼忠心之不卑。乍若贤人，以重自持。诱之不前，犯之愈坚。又若良将，以谋守边。澎澎淟淟，浩尔一致。又若太始，未有仁义。冲训漠漠，二气交错。又若混沌，凝然未凿。此乃方舆之心胸，溟海之郭郭也。三代之前，其气濯濯。浩浩滔天，与物回薄。灭木襄陵，无际无廓。上帝降鉴，巨人斯作。乃命玄夷，授禹之机。隧山陁谷，涤源畅微。然后若金在熔，若木在工，流精成器，夫何不通。是泽之设，允执厥中。既巽其性，遂得其正。有升有降，有动有静。’”

臣应之曰：“升降动静，可得闻乎？”神曰：“水之性非圆非方，非柔非刚，非直非曲，非玄非黄。划象为《坎》，本乎羲皇。外婉而固，内健而彰。降以《姤》始，升以《复》张。其静处阴，其动随阳。六府之甲，万化之纲。式观是泽，乃知天常。若乃四序之变，九夏攸处。烘然而炎，沸然而煮。群物鸿洞，烁为隆暑。泽之作，颀然其容，若去若住，若茹若吐。灵趋怪覲，杳不可睹。蒸之为云，散之为雨。倏急万象，如还太古。真可嘉也。若乃秋之为神，素气清泚。肃肃翛翛，群籁四起。泽之动，黝然其姿，若挺若倚，若行若止，《巽》宫离

离，为之腾风。苍梧崇崇，为之供云。四顾一色，黯然氤氲。其声瀰瀰，若商非商，若徵非徵。东凑海门，一浪千里。又足畏也。言其状，则石然而骨，岸然而革。气然而荣，洚然而脉。有山而心，有洞而腹。有玉而体，有珠而目。穹鼻孤岛，呀口万谷。臂带三吴，足跬荆、巫。或跂然而望，或翼然而趋。彭蠡、震泽，詎可云乎？”

臣又问曰：“泽之态已闻命矣。水之族将如何居？”神曰：“大道变易，或文或质。沉潜自遂，其类非一。或被甲而遭，或曳裾而圆。或秃而跂，或角而蜿。或吞而呀，或去而牙。或心以之蟹，或目以之虾。或修臂而立，或横骛而疾。或发于首，或髯于肘。或俨而庄，或毅而黝。彪彪玢玢，若大虚之含万汇，名循其生而合乎群者也。”

臣又问曰：“若神之资，其品何如也？”神曰：“清矣静矣，丽矣至矣，邈难知矣。肇于古，古有所未达；形于今，今有所未察。非希夷合其心于自然，然后上天入地，把三根六。况水居陆处，夫何不烛。彼鞞鲤之贤，鬻龙之仙，乃吾之肩也。其余海若、天吴，阳侯、神霄，龊龊而游，曾不我侔。”

臣又问曰：“《易》称‘王公设险’，是泽之险可以为固。而历代兴衰，其义安取？”神曰：“天道以顺不以逆，地道以谦不以盈。故治理之世，建仁为旌，聚心为城。而弧不暇弦，矛不暇锋，四海以之而大同。何必恃险阻，何必据要冲？若秦得百二为帝，齐得十二而王。其山为金，其水为汤。守之不义，欵然而亡。水不在大，恃之者败。水不在微，怙之者危。若汉疲于昆明，桀困于酒池，亦其类也。故黄帝张乐而兴，三苗弃义而倾。则知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乱，以道不以贼，惟贤者观其知而后得也。”

于是盘桓徙倚，凝精流视。罄以辞对，倏然而晦。

徐铉见之，曰：“是玄虚之流也。”人多传写。

端拱初，太宗知其名，召试辞赋，擢为右正言、直史馆兼直秘阁，赐绯鱼。元夕，上御乾元门观灯，嘉正献五言十韵诗，其末句云：“两制诚堪羨，青云侍玉舆。”上依韵和以赐之，有“狭劣终虽举，通才列上居”之句，议者以为诚嘉正之好进也。未几被病，诏以为益王生辰使。所获金币，鬻得钱犂归家，忽一缙自地起立，良久而仆，闻者异之。嘉正疾遂笃，月余卒，年三十七。

子纾，太子中舍。

罗处约，字思纯，益州华阳人，唐酷吏希奭之裔孙。伯祖袞，唐末为谏官。父济，仕蜀为升朝官。归朝，至太常丞。处约尝作《黄老先六经论》，曰：

先儒以太史公论道德，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，此其所以病也。某曰：“不然，道者何？无之称也，无不由也。混成而仙，两仪至虚而应万物，不可致诘。况名之曰‘道’，道既名矣，降而为圣人者，为能知来藏往，与天地准，故黄、老、姬、孔通称焉。其体曰道，其用曰神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一以贯之，胡先而尊，孰后而卑。”

“《六经》者，《易》以明人之权而本之于道；《礼》以节民之情，趣于性也；《乐》以和民之心，全天真也；《书》以叙九畴之秘，焕二帝之美；《春秋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；《诗》以正风雅而存规戒。是道与《六经》一也。”

“矧仲尼祖述尧、舜，则况于帝鸿氏乎？华胥之治，太上之德，史传详矣。老聃世谓方外之教，然而与《六经》皆足以治国治身，清净则得之矣。汉文之时，未遑学校，窦后以之而治，曹参得之而相，几至措刑。且仲尼尝问礼焉，俗儒或否其说。”

余曰：“《春秋》昭十七年，郟子来朝，仲尼从而学焉，俾后之人敦好问之旨。矧老子有道之士，周之史氏乎？余谓《六经》之教，化而不已则臻于大同，大道之行则蜡宾息叹。黄老之与《六经》，孰为先而孰为后乎？又何必缣藉玉帛然后为礼，笋虡镛鼓然后为乐乎？余谓太史公之志，斯见之矣。恶可以道之迹、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说？病之者可以观微，未可以观妙。”

人多重之。

登第，为临涣主簿，再迁大理评事、知吴县。王禹偁知长洲县，日以诗什唱酬，苏、杭间多传诵。后并召赴阙，上自定题以试之，以禹偁为右拾遗，处约著作郎，皆直史馆，赐绯鱼。会下诏求说言，处约上奏曰：

伏睹今年春诏旨，责以谏官备员未尝言事，虽九寺、三监之官，亦得尽其说议。陛下虔恭劳神，厉精求理，力行王道，坐致太平。心先天而不违，德生民而未有，所以散玄黄之协气，为动植之休祥，而犹不伐功成，屡求献替，此真唐尧、虞舜之用心也。

臣累日以来，趋朝之暇，或于卿士之内预闻时政之言，皆曰圣上以三司之中，邦计所属，簿书既广，纲条实繁，将求尽善之规，冀协酌中之道。窃闻省上言，欲置十二员判官兼领其职，贵各司其局，允执厥中。臣以三司之制非古也。盖唐朝中叶之后，兵寇相仍，河朔不王，军旅未弭，以赋调筭榷之所出，故自尚书省分三司以董之。然国用所须，朝廷急务，故僚吏之属倚注尤深。或重其位以处之，优其禄以宠之，黽勉从事者姑务其因循，尽瘁事国者或生于睚眦，因循则无补于国，睚眦则不协于时。或浅近之人用指瑕于心计，深识之士以多可为身谋。蠹弊相沿，为日已久。今若如十二员判官之说，亦从权救敝之

一端也。

然而圣朝之政臻乎治平，当求稽古之规，以为垂世之法。臣尝读《说命》之书，以为“事不师古，匪说攸闻”又《二典》曰：“若稽古帝尧。”“若稽古帝舜。”皆谓顺考古道而致治平。以臣所见，莫若复尚书都省故事，其尚书丞郎、正郎、员外郎、主事、令史之属，请依六典旧仪。以今三司钱刀粟帛筦箠榷支度之事，均在二十四司，如此则各有司存，可以责其集事。今则金部、仓部安能知储廩帑藏之盈虚，司田、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远近？有名无实，积久生常。况此却复都省之事，下臣犹能金知其可，况陛下聪明濬哲乎！

然议者以为不行已久，难于改更，若断自宸心，下于相府，都省之制，典故存焉。上令下从，孰为不可，盖人者可与寻常，难与适变；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。在《周易》有之：“天地革而四时成。”此言能改命而创制，及小人乐成则革面以顺上矣。况三司之名兴于近代，堆案盈几之籍，何尝能省览之乎？复就三司之中，更分置僚属，则愈失其本原矣。今三司勾院即尚书省，比部元为勾覆之司，周知内外经费，陛下若欲复之，则制度尽在。迨及九寺、三监多为冗长之司，虽有其民，不举其职。

伏望陛下当治平之日，建垂久之规，不烦更差使臣，别置公署。如此则名正而言顺，言顺而事成，省其冗员则息其经费，故《书》曰：“唐虞稽古，建官惟百。夏、商官倍，亦克用乂。”伏望法天地简易之化，建《洪范》大中之道，可以亿万斯年，垂衣裳而端拱矣。

受诏荆湖路巡抚，欲以苛察立名，所奏劾甚众，官吏多被黜责。淳化三年卒，年三十三。

初，济为开封府司录，太宗尹京，颇嘉其强干。太平兴国中，处约与兄贲同举进士，上临试，知贲，济之子，遂置之高

等。八年，处约复登第。贲后至员外郎。

处约形神丰硕，见者加重，虽有词采而急于进用，时论亦以此薄之。卒后，苏易简、王禹偁集其文凡十卷，题曰《东观集》。禹偁为序，易简表上之，诏付史馆。

蜀士又有严储者，太平兴国中进士，后直史馆，使河北督军粮，陷于契丹。

安德裕，字益之，一字师皋，河南人。父重荣，晋成德军节度，《五代史》有传。德裕生于真定，未期，重荣举兵败，乳母抱逃水窦中。将出，为守兵所得，执以见军校秦习，习与重荣有旧，因匿之。习先养石守琼为子，及年壮无嗣，以德裕付琼养之，因姓秦氏。习世兵家，以弓矢、狗马为事。德裕孩提即喜笔砚，遇文字辄为诵读声，诸子不之齿，习独异之。既成童，俾就学，遂博贯文史，精于《礼》、《传》，嗜《西汉书》。习卒，德裕行三年服，然后还本姓。习家尽以囊装与之，凡白金万余两。德裕却之，曰：“斯秦氏之蓄，于我何有？丈夫当自树功名，以取富贵，岂屑于他人所有耶！”闻者高之。

开宝二年，擢进士甲科、归州军事推官，历大理寺丞、著作佐郎。太平兴国中，累迁秘书丞、知广济军。时军城新建，德裕作《军记》及《图经》三卷，优诏嘉奖。俄改太常博士。八年，通判秦州，就知州事。雍熙初，迁主客员外郎、通判广州，未行，宰相李昉言其有史才，即以本官直史馆。端拱初，改金部员外郎。

淳化初，知开封县，会备三馆职，改直昭文馆。三年春，廷试贡士，德裕与史馆修撰梁周翰并为考官，上顾宰相曰：“此皆有闻之士而老于郎署，周翰狭中，德裕嗜酒，朕闻其能改矣。”遂并赐金紫。俄迁司勋员外郎。至道初，德裕常作《九弦琴五弦阮颂》以献，上称其词采古雅。至道三年，转金部郎

中、出知睦州，还判太府寺。咸平五年卒，年六十三。

德裕性介洁，以风鉴自负。王禹偁、孙何皆初游词场，德裕力为延誉。及领考试，何又其首选。然酣饮太过，故不被奖擢。有集四十卷。

钱熙，字太雅，泉州南安人。父居让，陈洪进署清溪令。熙幼颖悟，及长，博贯群籍，善属文，洪进嘉其才，以弟之子妻之。将署熙府职，辞不就，著《楚雁赋》以见志。寻复辟为巡官，专掌笺奏。

洪进归朝，熙不叙旧职，举进士。雍熙初，携文谒宰相李昉，昉深加赏重，为延誉于朝，令子宗谔与之游。明年，登甲科，补度州观察推官。代还，寇准掌吏部选，上封荐钱若水、陈充、王扶泊熙皆有文，得试中书，迁殿中丞，赐绯鱼。著《四夷来王赋》以献，凡万余言，太宗嘉之，即以本官直史馆。

淳化中，参知政事。苏易简对太宗言赵邻几追补《唐实录》，邻几卒，家睢阳，即命熙乘传而往，尽取其书来上。熙尝与杨徽之言及张洎、钱若水将被进用，熙与刘昌言同乡里，相亲善，又语及其事。昌言因以语洎，洎疑熙交构，诉之，熙坐削职、通判朗州，俄徙衡州，就改太常博士。真宗即位，迁右司谏。李宗谔、杨亿素厚善熙，乃与梁颙、赵况、赵安仁同表请复熙旧职，不报。寻通判杭州，政多专达，为转运使所奏，徙通判越州。

熙负气好学，善谈笑，精笔札，狷躁务进。自罢职，因愤恚成疾，咸平三年卒，年四十八。尝拟古乐府，著《杂言》十数篇及《措刑论》，为识者所许。有集十卷。

子蒙吉，亦进士及第。

列传第二百 文苑三

陈充 吴淑 舒雅 黄夷 简卢稹 谢炎 许洞 附 徐铉 句中
正 曾致尧 刁衍 姚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陈越

陈充，字若虚，益州成都人。家素豪盛，少以声酒自娱，不乐从宦。邑人敦迫赴举，至京师，有名场屋间。雍熙中，天府、礼部奏名皆为进士之冠，廷试擢甲科，释褐孟州观察推官，就改掌书记。会寇准荐其文学，得召试，授殿中丞，出知明州。入为太常博士、直昭文馆，迁工部、刑部员外郎。久病告满，除籍，真宗怜其贫病，令致仕，给半奉。未几病间，守本官，仍充职。以久次，迁兵部员外郎。景德中，与赵安仁同知贡举，改工部、刑部郎中。

大中祥符六年，以足疾不任朝谒，出权西京留守御史台，旋以本官分司，卒，年七十。

充词学典赡，唐牛僧孺著《善恶无余论》，言尧舜之善、伯鯀之恶，俱不能庆殃及其子，充因作论以反之，文多不载。

性旷达，善谈谑，澹于荣利，自号“中庸子”。上颇熟其名，以疾故不登词职。临终自为墓志。有集二十卷。

吴淑，字正仪，润州丹阳人。父文正，事吴，至太子中允。好学，多自缮写书。淑幼俊爽，属文敏速。韩熙载、潘佑以文章著名江左，一见淑，深加器重。自是每有滞义，难于措词者，必命淑赋述。以校书郎直内史。

江南平，归朝，久不得调，甚穷窘。俄以近臣延荐，试学

士院，授大理评事，预修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。一日，召对便殿，出古碑一编，令淑与吕文仲、杜镐读之。历太府寺丞、著作佐郎。始置秘阁，以本官充校理。尝献《九弦琴五弦阮颂》，太宗赏其学问优博。又作《事类赋》百篇以献，诏令注释，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，迁水部员外郎。至道二年，兼掌起居舍人事，预修《太宗实录》，再迁职方员外郎。

时诸路所上《闰年图》，皆仪鸾司掌之，淑上言曰：“天下山川险要，皆王室之秘奥，国家之急务，故《周礼》职方氏掌天下图籍。汉祖入关，萧何收秦籍，由是周知险要，请以今闰年所纳图上职方。又州郡地里，犬牙相入，向者独画一州地形，则何以傅合他郡？望令诸路转运使，每十年各画本路图一上职方。所冀天下险要，不窥牖而可知；九州轮广，如指掌而斯在。”从之。会诏询御戎之策，淑抗疏请用古车战法，上览之，颇嘉其博学。咸平五年卒，年五十六。

淑性纯静好古，词学典雅。初，王师围建业，城中乏食。里闲有与淑同宗者，举家皆死，惟存二女孩，淑即收养如所生，及长，嫁之。时论多其义。有集十卷。善笔札，好篆籀，取《说文》有字义者千八百余条，撰《说文五义》三卷。又著《江淮异人录》三卷、《秘阁闲谈》五卷。

子安节、让夷、遵路皆进士及第。遵路官至祠部员外郎、秘阁校理。

舒雅字子正，久仕李氏。江左平，为将作监丞，后充秘阁校理。好学。善属文，与吴淑齐名。累迁职方员外郎，求出，得知舒州，仍赐金紫。恬于荣宦，州之潜山灵仙观有神仙胜迹，郡秩满，即请掌观事。东封，就加主客郎中，改直昭文馆，转刑部。在观累年，优游山水，吟咏自乐，时人美之。卒年七十

余。弟雄，端拱二年进士。

黄夷简，字明举，福州人。父廷枢，为王审知从事，甚被亲遇。嗣王延钧以女妻之。钱氏取福州，署光禄卿。夷简少孤，好学，有名于江东，为钱惟治明州判官。太平兴国初，随钱俶来朝，授检校秘书少监、元帅府掌书记，赐以袭衣、器币、鞍勒马。八年，俶让元帅，改授夷简淮海国王府判官。雍熙四年，俶改封许王，出镇南阳，加夷简仓部员外郎，充许王府判官。

俶薨，归朝，为考功员外郎。累迁都官郎中，掌名表，人颇称其得体。至道二年，上言浙右人无预馆阁之职者，因自陈尝劝钱俶入朝，词甚恳激，太宗怜之，命直秘阁，俄判吏部南曹。咸平中，召试翰林，迁光禄少卿。

初，宰相张齐贤欲引夷简与曾致尧并知制诰，有急制，值舍人出院，即封除目命夷简草之，物议以为不可，故但进秩而已。景德中，夷简被病，告满二百日，御史台言当除籍，真宗以其吴越旧僚，有词学，且年老母在，特命续其月廩。大中祥符初，迁秘书少监。三年，丁内艰，上遣中使存问，赙赠有加，因请护母丧归浙右，许之。且欲不绝其奉给，特授检校秘书监、平江军节度副使。逾年卒，年七十七。

夷简喜谈论，善属文，尤工诗咏，老而不辍。尝摄鸿胪卿，护许国长公主葬，在道，驸马都尉魏咸信礼接甚薄，夷简衔之，言于上云：“发引之日，以钱三十千遗臣治装，不重王人，若有轻国命之意，臣拒不纳。”上遣中使诘咸信，咸信言：“夷简始受命，屡有求丐，又献挽词以希赂遗，臣皆不敢受，以是为嫌。”既而夷简又贡歌诗一编，大率讥咸信吝啬，且形于怨诅。复言所未受三十千钱，意欲索取。真宗甚鄙之，且不欲其歌诗流布于外，命中书召夷简对焚之。士大夫以是薄其为人。

浙右士之秀者，又有卢稹、谢炎、许润。

卢稹字淑微，杭州人。幼颖悟，七岁能诗，十二学属文。及长，晓《五经》大义，酷嗜《周易》、《孟子》。端拱初，游京师，时徐铉以宿儒为士子所宗，览稹文，甚奇之，为延誉于朝。是年登进士第，调补真定束鹿主簿。至府，值契丹围城，未及赴官，卒，年二十七。尝著《五帝皇极志》、《孺子问》、《翼圣书》数十篇。

谢炎字化南，苏州嘉兴人。父崇礼，泰宁军掌书记。炎慕韩、柳为文，与卢稹齐名，时谓之“卢、谢”。稹性巽懦，炎劲急，反相厚善。端拱初，举进士，调补昭应主簿，徙伊阙，连知华容、公安二县，卒，年三十四。有集二十卷。

许洞字洞天，苏州吴县人。父仲容，太子洗马致仕。洞性疏隽，幼时习弓矢击刺之伎，及长，折节励学，尤精《左氏传》。咸平三年进士，解褐雄武军推官。尝诣府白事，有卒踞坐不起，即杖之。时马知节知州，洞又移书责知节，知节怒其狂狷不逊，会洞辄用公钱，奏除名。

归吴中数年，日以酣饮为事。尝从民坊赏酒，一日，大署壁作《酒歌》数百言，乡人争往观，其酤数倍，乃尽捐洞所负。景德二年，献所撰《虎铃经》二十卷。应洞识韬略、运筹决胜科，以负谴报罢，就除均州参军。大中祥符四年，祀汾阴，献《三盛礼赋》，召试中书，改乌江县主簿，卒，年四十二。有集一百卷。又著《春秋释幽》五卷、《演玄》十卷。

徐铉，字鼎臣，扬州广陵人。十岁能属文，不妄游处，与韩熙载齐名，江东谓之“韩、徐”。仕吴为校书郎，又仕南唐李昇父子，试知制诰，与宰相宋齐丘不协。时有得军中书檄者，铉及弟锴评其援引不当。檄乃汤悦所作，悦与齐丘诬铉、锴泄机事，铉坐贬泰州司户掾，锴贬为乌江尉，俄复旧官。

时景命内臣车延规、傅宏营屯田于常、楚州，处事苛细，

人不堪命，致盗贼群起。命铉乘传巡抚。铉至楚州，奏罢屯田，延规等惧，逃罪，铉捕之急，权近侧目。及捕得贼首，即斩之不俟报，坐专杀流舒州。周世宗南征，景徙铉饶州，俄召为太子右谕德，复知制诰，迁中书舍人。景死，事其子煜为礼部侍郎，通署中书省事，历尚书左丞、兵部侍郎、翰林学士、御史大夫、吏部尚书。

宋师围金陵，煜遣铉求缓兵。时煜将朱令赟将兵十余万自上江来援，煜以铉既行，欲止令赟勿令东下。铉曰：“此行未保必能济难，江南所恃者援兵尔，奈何止之！”煜曰：“方求和解而复决战，岂利于汝乎？”铉曰：“要以社稷为计，岂顾一介之使，置之度外可也。”煜泣而遣之。及至，虽不能缓兵，而入见辞归，礼遇皆与常时同。及随煜入觐，太祖责之，声甚厉。铉对曰：“臣为江南大臣，国亡罪当死，不当问其他。”太祖叹曰：“忠臣也！事我当如李氏。”命为太子率更令。

太平兴国初，李昉独直翰林，铉直学士院。从征太原，军中书诏填委，铉援笔无滞，辞理精当，时论能之。师还，加给事中。八年，出为右散骑常侍，迁左常侍。淳化二年，庐州女僧道安诬铉奸私事，道安坐不实抵罪，铉亦贬静难行军司马。

初，铉至京师，见被毛褐者辄哂之，邠州苦寒，终不御毛褐，致冷疾。一日晨起方冠带，遽索笔手疏，约束后事，又别署曰：“道者，天地之母。”书讫而卒，年七十六。铉无子，门人郑文宝护其丧至汴，胡仲容归其葬于南昌之西山。

铉性简淡寡欲，质直无矫饰，不喜释氏而好神怪，有以此献者，所求必如其请。铉精小学，好李斯小篆，臻其妙，隶书亦工。尝受诏与句中正、葛湍、王惟恭等同校《说文》，《序》曰：

许慎《说文》十四篇，并《序目》一篇，凡万六百余字，

圣人之旨盖云备矣。夫八卦既画，万象既分，则文字为之大辂，载籍为之六辔，先王教化所以行于百代，及物之功与造化均不可忽也。虽王帝之后改易殊体，六国之世文字异形，然犹存篆籀之迹，不失形类之本。及暴秦苛政，散隶聿兴，便于末俗，人竞师法。古文既变，巧伪日滋。至汉宣帝时，始命诸儒修仓颉之法，亦不能复。至光武时，马援上疏论文字之讹谬，其言详矣。及和帝时，申命贾逵修理旧文，于是许慎采史籀、李斯、扬雄之书，博访通人，考之于逵，作《说文解字》，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。而隶书之行已久，加以行、草、八分纷然间出，反以篆籀为奇怪之迹，不复轻心。

至于六籍旧文，相承传写，多求便俗，渐失本原。《尔雅》所载草、木、鱼、鸟之名，肆志增益，不可观矣。诸儒传释，亦非精究小学之徒，莫能矫正。

唐大历中，李阳冰篆迹殊绝，独占古今，于是刊定《说文》，修正笔法，学者师慕，篆籀中兴。然颇排斥许氏，自为臆说。夫以师心之独见，破先儒之祖述，岂圣人之意乎？今之为字学者，亦多阳冰之新义，所谓贵耳而贱目也。

自唐末丧乱，经籍道息。有宋膺运，人文国典，粲然复兴，以为文字者六艺之本，当由古法，乃诏取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，精加详校，垂宪百代。臣等敢竭愚陋，备加详考。

有许慎注义、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，审知漏落，悉从补录。复有经典相承传，写及时俗要用而《说文》不载者，皆附益之，以广篆籀之路。亦皆形声相从、不违六书之义者。

其间《说文》具有正体而时俗论变者，则具于注中。其有义理乘舛、违戾六书者，并列序于后，俾夫学者无或致疑。大抵此书务援古以正今，不徇今而违古。若乃高文大册，则宜以篆籀著之金石，至于常行简牘，则草隶足矣。

又许慎注解，词简义奥，不可周知。阳冰之后，诸儒笺述有可取者，亦从附益；犹有未尽，则臣等粗为训释，以成一家之书。

《说文》之时，未有反切，后人附益，互有异同。孙愐《唐韵》行之已久，今并以孙愐音切为定，庶几学者有所适从焉。

锴亦善小学，尝以许慎《说文》依四声谱次为十卷，目曰《说文解字韵谱》。铉序之曰：

昔伏羲画八卦而文字之端见矣，苍颉模鸟迹而文字之形立矣。史籀作大篆以润色之，李斯变小篆以简易之，其美至矣。及程邈作隶而人竞趣省，古法一变，字义浸讹。先儒许慎患其若此，故集《仓》、《雅》之学，研六书之旨，博访通识，考于贾逵，作《说文解字》十五篇，凡万六千字。字书精博，莫过于此。篆籀之体，极于斯焉。

其后贾鲂以《三苍》之书皆为隶字，隶字始广而篆籀转微。后汉及今千有余岁，凡善书者皆草隶焉。又隶书之法有册繁补阙之论，则其讹伪断可知矣。故今字书之数累倍于前。

夫圣人创制皆有依据，不知而作，君子慎之，及史阙文，格言斯在。若草、木、鱼、鸟，形声相从，触类长之，良无穷极，苟不折之以古义，何足以观？故叔重之后，《玉篇》、《切韵》所载，习俗虽久，要不可施之于篆文。往者，李阳冰天纵其能，中兴斯学。赞明许氏，免焉英发。然古法背俗，易为堙微。

方今许、李之书仅存于世，学者殊寡，旧章罕存。秉笔操觚，要资检阅，而偏傍奥密，不可意知，寻求一字，往往终卷，力省功倍，思得其宜。舍弟锴特善小学，因命取叔重所记，以《切韵》次之，声韵区分，开卷可睹。锴又集《通释》四十篇，考先贤之微言，畅许氏之玄旨，正阳冰之新义，折流俗之异端，

文字之学，善矣尽矣。今此书止欲便于检讨，无恤其他，故聊存诂训，以为别识。其余敷演，有《通释五音》凡十卷，贻诸同志云。

铉亲为之篆，镂板以行于世。

锴字楚金，四岁而孤，母方教铉，未暇及锴，能自知书。李景见其文，以为秘书省正字，累官内史舍人，因铉奉使入宋，忧惧而卒，年五十五。李穆使江南，见其兄弟文章，叹曰：“二陆不能及也！”

铉有文集三十卷，《质疑论》若干卷。所著《稽神录》，多出其客蒯亮。锴所著则有文集、家传、《方輿记》、《古今国典》、《赋苑》、《岁时广记》云。

句中正，字坦然，益州华阳人。孟昶时，馆于其相母昭裔之第，昭裔奏授崇文馆校书郎，复举进士及第，累为昭裔从事。归朝，补曹州录事参军、汜水令，又为潞州录事参军。

中正精于字学，古文、篆、隶、行、草无不工。太平兴国二年，献八体书。太宗素闻其名，召入，授著作佐郎、直史馆，被诏详定《篇》、《韵》。

四年，命副张洎为高丽加恩使，还，迁左赞善大夫，改著作郎，与徐铉重校定《说文》，模印颁行。太宗览之嘉赏，因问中正，凡有声无字有几何？中正退，条为一卷以献。上曰：“朕亦得二十一字，可并录之也。”时又命中正与著作佐郎吴铉、大理寺丞杨文举同撰定《雍熙广韵》。中正先以门类上进，面赐绯鱼，俄加太常博士。《广韵》成，凡一百卷，特拜虞部员外郎。

淳化元年，改直昭文馆，三迁屯田郎中，杜门守道，以文翰为乐。太宗神主及谥宝篆文，皆诏中正书之。尝以大小篆、八分三体书《孝经》摹石，咸平三年表上之。真宗召见便殿，

赐坐，问所书几许时，中正曰：“臣写此书，十五年方成。”上嘉叹良久，赐金紫，命藏于秘阁。时乾州献古铜鼎，状方而四足，上有古文二十一字，人莫能晓，命中正与杜镐详验以闻，援据甚悉。五年，卒，年七十四。

中正喜藏书，家无余财。子希古、希仲并进士及第，希仲太常博士。

蜀人又有孙逢吉、林罕。逢吉尝为蜀国子《毛诗》博士、检校刊刻石经。罕亦善文字之学，尝著《说文》二十篇，目曰《林氏小说》，刻石蜀中。

曾致尧字正臣，抚州南丰人。太平兴国八年进士，解褐符离主簿、梁州录事参军，三迁著作佐郎、直史馆，改秘书丞，出为两浙转运使。尝上言：“去岁所部秋租，惟湖州一郡督纳及期，而苏、常、润三州悉有逋负，请各按赏罚。”太宗以江淮频年水灾，苏、常特甚，所言刻薄不可行，诏戒致尧毋扰。俄徙知寿州，转太常博士。

致尧性刚率，好言事，前后屡上章奏，辞多激讦。真宗即位，迁主客员外郎、判盐铁勾院。张齐贤荐其材，任词职，命翰林试制诰，既而以舆议未允而罢。

李继迁扰西鄙，灵武危急，命张齐贤为泾、原、邠、宁、环、庆等州经略使，选致尧为判官，仍迁户部员外郎。既受命，因抗疏自陈，愿不受章绂之赐，词旨狂躁。诏御史府鞫其罪，黜为黄州副使，夺金紫。未几，复旧官，改吏部员外郎，历知泰、泉、苏、扬、鄂五州。大中祥符初，迁礼部郎中，坐知扬州日冒请一月奉，降掌升州榷酤，转户部郎中。五年，卒，年六十六。

致尧颇好纂录，所著有《仙凫习翼》三十卷、《广中台志》八十卷、《清边前要》三十卷、《西陲要纪》十卷、《为臣要纪》

一十五篇。子易从、易占皆登进士第。

刁衍，字元宾，升州人。父彦能，仕南唐为昭武军节度。衍用荫为秘书郎、集贤校理，衣五品服，以文翰入侍，甚被亲昵。李煜尝令直清辉殿，阅中外章奏。

金陵平，从煜归宋，太祖赐绯鱼，授太常寺太祝。称疾，假满，屏居犴下者数岁。太平兴国初，李昉、扈蒙在翰林，勉其出仕，因撰《圣德颂》献之。诏复本官，出知睦州桐庐县。

会诏群臣言事，衍上《谏刑书》，谓：

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载者，望诏天下悉禁止之。巡检使臣捕得盗贼、亡卒，并送本部法官讯鞫，无得擅加酷虐。古者投奸凶于四裔，今远方囚人尽归京阙，以配务役，最非其宜。且神皋胜地，天子所居，岂使流囚于此聚役。自今外处罪人，望勿许解送上京，亦不留于诸务充役。

又《礼》曰：“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。”则知黄屋紫宸之中，非用刑行法之处。望自今御前不行决罚之刑，殿前引见司钳黥法具，并赴御史台、廷尉之狱；敕杖不以大小，皆引赴御史、廷尉。京府或出中使，或命法官，具礼监科，以重圣皇明刑慎法之意。

或有犯劫盗亡命，罪重者刖足钉身，国门布令。此乃小民昧于刑宪，逼于衣食，偶然为恶，义不及他，被其惨毒，实伤风化，亦望减除其法。如此则人情不骇，各固其生；和气无伤，必臻上瑞。

再迁大理寺丞，献文四十篇。召试，授殿中丞、通判湖州，上疏请定天下酒税额、修郡县城隍、条约牧宰、除两浙丁身钱、禁汴水流尸，凡五事。俄知婺州，迁国子博士。会考校百官殿最，衍被召，以无过，得知光州，就改虞部员外郎。转运使状其政绩，优诏嘉奖，徙知庐州。

真宗即位，迁比部员外郎。尝上疏曰：

臣闻天下，大器也；群生，众畜也。治大器者执一以正其度，保众畜者齐化以臻其原。故至人谓莫神于天，莫富于地，莫大于帝王。又曰：帝王乘地而总万物，以用人也。则知万乘之尊，一人之位，等天地之覆焘，若日月之照临，可不慎思虑以安民，系惨舒而被物！所以尧、舜笃善道以垂化，而民谓之所天；桀、纣怀凶德以害世，而民谓之独夫。则君之于民，善恶有如是之验；民之于君，毁誉有如是之异。

陛下纂图兹始，布政惟新，所宜上顺天心，下从人欲，进善以去恶，避毁而求誉。遵唐、虞之治，斥辛、癸之乱，私赏无及于小人，私罚无施于君子，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。开谏诤之门，塞谗佞之口，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，无以春秋鼎盛而耽于逸游，无以血气方刚而惑于声色。若太祖之勤俭，若太宗之惠慈，答天地敷锡之意，保祖宗艰难之业，则周成、汉文二宗之美，不可同年而议拟也。

代还，献所著《本说》十卷，得以本官充秘阁校理，出知颍州。入为比部员外郎，改直秘阁，充崇文院检讨。时杜镐、陈彭年并预检讨，衍言此二人可专其任，诏许解职，判三司开拆司，预修《册府元龟》，加主客郎中。求领外任，得知湖州，转刑部郎中。岁满，复预编修。大中祥符六年，书成，授兵部郎中。入朝，暴中风眩，真宗遣使驰赐金丹，已不救，年六十九。

衍始仕李氏，权势甚盛。父为藩帅，家富于财，被服饮膳，极于侈靡。归宋，以纯澹夷雅知名于时，恬于禄位，善谈笑，喜棋弈，交道敦笃，士大夫多推重之。

子湛、湜、渭，皆登进士第。湛，刑部郎中；湜，屯田员外；渭，太常博士。湛子绎、约，天圣中并进士及第。

姚铉，字宝之，庐州合肥人。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甲科，解褐大理评事，知潭州湘乡县，三迁殿中丞，通判简、宣、升三州。淳化五年，直史馆，侍宴内苑，应制赋《赏花钓鱼诗》，特被嘉赏，翌日，命中使就第赐白金以奖之。

至道初，迁太常丞，充京西转运使，历右正言、右司谏、河东转运使。俄上言曰：“伏见诸路官吏，或强明莅事、惠爱及民者，则必立教条，除其烦扰。然狡胥之辈，非其所便，俟其罢官，悉藏记籍，害公蠹政，莫甚于此。《礼》云：‘其人存则其政举，其人亡则其政息。’又《语》曰：‘旧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。’斯实圣人之格言，国家之急务也。欲望所在官吏，有经画利济事可长久者，岁终书历，受代日录付新官，俾之遵守。若事有灼然匪便，听上闻，俟报改正。”诏从之。

咸平三年，河决郢州王陵埽，东南注钜野，入淮、泗，城中积水坏庐舍，以铉知州事，徙州于汶阳乡之高原，委以营度，许便宜从事。工毕，加起居舍人、京东转运使，徙两浙路。

铉隽爽，颇尚气。薛映知杭州，与之不协，事多矛盾。映摭铉罪状数条，密以闻，诏使劾之，当夺一官，特除名，贬连州文学。吉州之万安抵虔，江有赣石，舟行其中，湍险万状，铉过，感而赋之以自况。大中祥符五年，会赦，移岳州，又移舒州，俄授本州团练副使。天禧四年卒，年五十三。

铉文辞敏丽，善笔札，藏书至多，颇有异本，两浙课吏写书，亦薛映所掎之一事。虽被窜斥，犹佣夫荷担以自随。有集二十卷。又采唐人文章纂为百卷，目曰《文粹》。卒后，子嗣复以其书上献，诏藏内府，授嗣复永城主簿。幼子称，俊颖美秀，颇善属辞，裁十岁卒。铉纪其事为《聪悟录》，人多传之。

李建中，字得中，其先京兆人。曾祖逢，唐左卫兵曹参军。祖稠，梁商州刺史，避地入蜀。会王建僭据，稠预佐命功臣，

左卫将军。建中幼好学，十四丁外艰。会蜀平，侍母居洛阳，聚学以自给。携文游京师，为王佑所延誉，馆于石熙载之第，熙载厚待之。

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甲科，解褐大理评事，知岳州录事参军。转运使李惟清荐其能，再迁著作佐郎、监潭州茶场，改殿中丞，历通判道、郢二州。柴成务领漕运，再表称荐，转太常博士。时言事者多以权利进，建中表陈时政利害，序王霸之略，太宗嘉赏，因引对便殿，赐以绯鱼。会考课京朝官，建中旧坐公累罚金，漏其事，坐降授殿中丞，监在京榷易院。苏易简方被恩顾，多得对，尝言蜀中文士，因及建中，太宗亦素知之，命直昭文馆。建中父名昭文，恳辞，改集贤院。数月，出为两浙转运副使，再迁主客员外郎，历通判河南府，知曹、解、颍、蔡四州。景德中，以久次，进金部员外郎。

建中性简静，风神雅秀，恬于荣利，前后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台，尤爱洛中风土，就构园池，号曰“静居”。好吟咏，每游山水，多留题，自称岩夫民伯。加司封员外郎、工部郎中。建中善修养之术，会命官校定《道藏》，建中预焉。又判太府寺。大中祥符五年冬，命使泗州，奉御制《汴水发愿文》，就致设醮。使还得疾，明年卒，年六十九。

建中善书札，行笔尤工，多构新体，草、隶、篆、籀、八分亦妙，人多摹习，争取以为楷法。尝手写郭忠恕《汗简集》以献，皆科斗文字，有诏嘉奖。好古勤学，多藏古器名画。有集三十卷。

子周道、周士并进士及第。周士历侍御史、江东、陕西转运、三司盐铁判官，赐金紫，终工部郎中。周民，太子中舍。

洪湛，字惟清，升州上元人。曾祖勋，南唐崇文馆直学士。祖寿，桐城令。父庆元，献书李煜，授奉礼郎，补新喻令。归

宋，至冤句令。湛幼好学，五岁能为诗，未冠，录所著十卷为《韶年集》。举进士，有声。雍熙二年，廷试已落，复试，擢置高等，解褐归德军节度推官。召还，授右拾遗、直史馆。

端拱初，通判寿、许二州。归宋，与左正言尹黄裳、冯拯、右正言王世则、宋沆伏阁请立许王元僖为储贰，词意狂率，太宗怒。时沆坐吕蒙正亲党，已出为宜州团练副使。上因语近臣曰：“储副，邦国之本，朕岂不知。但近世浅薄，若立太子，即东宫僚属皆须称臣，官职联次与上台无异，人情深所不安。此事朕自有时尔。”湛坐削职，出知容州，黄裳知邕州，拯知端州，沆知靖州，世则知蒙州。容之戍卒谋窃发者，湛侦知，亟斩之。再迁比部员外郎，知郴、舒二州。

咸平二年召还，命试舍人院，复直史馆。是秋，命与阁门祗候韩绍辉使荆湖按视民事，条奏利病甚众。还，判三司都磨勘司。又与王钦若同知贡举，未几，同修起居注。时议城绥州，边臣互言利害，遣湛与阁门祗候程顺奇同往按视，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，遂诏营葺，终以劳人罢之。

湛美风仪，俊辩有材干，凡五使西北议边要。真宗有意擢任，顾遇甚厚。曲宴苑中，赋赏花诗，不移晷以献，深被褒赏。

五年春，有河阴民常德方讼临津尉任懿纳贿登第，事下御史台，鞫得懿款云：“咸平二年，补太学生，寓僧仁雅舍，因仁雅求院之主僧惠秦为道地，署纸许银七铤，仁雅、惠秦隐其二，易为五铤。惠秦素识王钦若已在贡院，乃因馆客宁文德、仆夫徐兴纳署纸于钦若妻李，李密召家仆祁睿书懿名于左臂，并口传许赂之数，入省告钦若。及懿过五场，睿复持汤饮至省，钦若遣睿语李，令取其银，懿未即与。既而懿预奏名授官，未行，丁内艰，还乡里。仁雅驰书索银，形于诅骂。”德方者，卖卜县市，获其书，以告中丞赵昌言，具其事奏白，请逮钦若

属吏。

先是，钦若为亳州判官，睿其厅干，及代归，以睿从行而未除州之役籍。及贡举事毕，会州人张续还乡行服，托为睿去籍名。至是，钦若诉云：“睿休役之后，始佣于家，而惠秦未尝及门。”钦若方被宠顾，乃诏翰林侍读学士邢昺、内侍副都知阎承翰并驿召知曹州边肃、知许州毋宾古就太常寺别鞠，懿易款云：“有妻兄张驾举进士，识湛，懿亦与驾同造湛门，尝以石榴二百枚、木炭百秤馈之。懿之输银也，但凭二僧达一主司，实不知谁何？”乃以为湛纳其银。湛适使陕西，中途召还，时张驾已死，宁文德、徐兴悉遁去，钦若近参机务，门下仆使多新募至，不识惠秦，故无与左证。又固执知举时未有祁睿，遂以湛受银，法当死，特诏削籍、流儋州。懿杖脊、配隶忠靖军。惠秦坐受筒札及隐银未入已，以年七十，当赎铜八斤，特杖一百，黥面配商州坑冶。仁雅杖脊，配隶郢州牢城，而不穷用银之端。

初，王旦与钦若知举，出拜枢密副使，以湛代领其事。湛之入贡院，懿已试第三场毕，及官收湛赃，家实无物。湛素与梁颙善，或假颙白金器，乃取以输官。六年，会赦移惠州，至化州调马驿卒，年四十一。

湛时一子偕行，甚幼，州以闻，特诏赐钱二万，官为护丧还扬州。因诏命官配流岭外而没者，悉给缗钱，听其归葬，如亲属幼稚者，所在遣牙校部送之。湛有集十卷。

子鼎，大中祥符四年进士，至度支员外郎、直史馆、盐铁判官。

路振，字子发，永州祁阳人，唐相岩之四世孙。岩贬死岭外，其子琛避地湖湘间，遂居焉。振父洵美事马希杲，署连州从事，谢病终于家。振幼颖悟，五岁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十

岁听讲《阴符》，裁百言而止，洵美责之，俾终其业。振曰：“百言演道足矣，余何必学？”洵美大奇之。十二丁外艰，母氏虑其废业，日加诲激，虽隆冬盛暑，未始有懈。

淳化中举进士，太宗以词场之弊，多事轻浅，不能该贯古道，因试《卮言日出赋》，观其学术。时就试者凡数百人，咸

喟眙忘其所出，虽当时驰声场屋者亦有难色。振寒素，游京师人罕知者，所作赋尤为典赡，太宗甚嘉之。擢置甲科，释褐大理评事，通判邠州，徙徐州。召还，直史馆，复遣之任，迁太子中允、知滨州。一日，契丹至城下，兵少，民相恐，众谓振文吏，无战御方略，环聚而泣。振乃亲加抚谕，且以敌盛不可与争锋，宜坚壁自守。数日，契丹引去。转运使刘综称其能，诏书褒美。

常作《祭战马文》曰：

咸平中，契丹犯高阳关，执大将康保裔，略河朔而去。天子幸魏，特遣将王荣以五千骑追之。荣无将材，但能走马，以驰射为事，受命恇怯，数日不敢行，伺贼渡河而后发。有剽淄齐者数千骑尚屯泥沽，荣不欲见敌，遂以其骑略河南岸而还。昼夜急骑，马不秣而道毙者十有四五，天子悯之，遣使收瘞焉。因作祭文曰：

房驷之精，降为骊骅。饮泉呀风，流沙激霆。虎脊孤耸，龙媒鸷犴。丹髦晓霞，的颡秋星。萋方著干，宜乘旋膺。嶮膂角起，方背珠明。

尔其绝塞草荒，八月陨霜。毛缩蹄坚，筋舒脉张。兽恶恐噬，虬犴欲骧。喷沙散沫，千里飞雪。圉人负纆，武士索铁。前遮后突，雷动地裂。急挽一而制百，终伏捩而受继。牧官劬劬，岁入券书。蹄钜累累，通乎鬼区。名驹大介，衔尾入塞。劳其酋长，节以驱佞。蜀锦吴缯，积如丘陵。马归于我也重，

币入于彼也轻。

于是络黄金之羈，浴天池之波。鼓鬣云衢，弄影星河。或蹠而啮，或嗅而吡。原蚕申禁，驯骏何多。帝念神物，来经远道。阅之于内殿，养之于外皂，饮以玉池，秣之瑶草。

穷冬边尘，入我河漭。羽书宵飞，龙驭北巡。选仗下之名马，属阃外之武臣。珣戈电烛，禁旅星陈。授以长策，帅以全军。壮士怒兮山可擘，猛马哮兮虎可咋。何嘎啗之无勇，反迂延而避敌。

冰霜凄凄，介甲而驰。不饮不秣，载渴载饥。骏马饿死，行人嗟咨。委天骨于衢路，反星精于云雾。报主恩之无及，齐戎力而何误。生刍致祭，弊帷成礼。瘞于崇冈，全尔具体。马如有神，知帝之仁。呜呼！

又以西兵未弭，入判大理寺，改太常丞、知河中府，徙知邓州。代还，判吏部南曹三司催欠凭由司。景德中使福建抚，俄判鼓司登闻院。会修《两朝国史》，以振为编修官。大中祥符初，使契丹，撰《乘轺录》以献。改太常博士、左司谏，擢知制诰。

振文词温丽，屡奏赋颂，为名辈所称，尤长诗咏，多警句。及居文翰之职，深愜物议，自是弥加精厉。从祀谯、亳，时同职分局掌事，振独直行在，专典纶翰，笺奏填委，应用无滞，时推其敏贍。七年，同修起居注，张复、崔遵度以书事误失降秩，择振与夏竦代之。嗜酒得疾，其冬卒，年五十八。录其子纶为太常寺奉礼郎。

振纯厚无城府，恂恂如也，时人惜其登用之晚。有集二十卷。又尝采五代末九国君臣行事作世家、列传，书未成而卒。

崔遵度，字坚白，本江陵人，后徙淄州之淄川。纯介好学，始七岁，授经于叔父宪，尝以《春秋》编年、《史》、《汉》纪

传之例问于宪，宪曰：“此儿他日成令名矣。”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，解褐和州主簿，换临汾。馈刍粮，三抵绥州，涉无定河，河沙与水混流无定迹，陷溺相继，遵度悯之，著铭以纪焉。端拱初，转运副使夏侯涛上其勤状，召归，对便坐，因献文自荐。时新建秘阁，命中书试作颂一首，擢著作佐郎。

淳化中，吏部侍郎李至荐之，迁殿中丞，出知忠州。李顺之乱，贼遣其党张余来攻，遵度领甲士百余背城而战，贼逾堞以入，遵度投江中，赖州兵援之，得免。坐失城池，贬崇阳令，移鹿邑。咸平初，复为太子中允。景德初，内出遵度名，引对崇政殿，诏索所著文，召试舍人院，改太常丞、直史馆。会修《两朝国史》，与路振并为编修官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命同修起居注。东封，进博士，祀汾阴，是岁，真宗以两省官绝少，故因覃庆选补之，命为左司谏。

遵度与物无竞，口不言是非，淳澹清素，于势利泊如也。掌右史十余岁，立殿墀上，常退匿楹间，虑上之见。善鼓琴，得其深趣。所僦舍甚湫隘，有小阁，手植竹数本，朝退，默坐其上，弹琴独酌，翛然自适。尝著《琴笺》云：

世之言琴者，必曰长三尺六寸象期之日，十三徽象期之月，居中者象闰，前世未有辨者。至唐协律郎刘颙以乐器配诸节候，而谓琴为夏至之音。至于泛声，卒无述者，愚尝病之。因张弓附案，泛其弦而十三徽声具焉，况琴瑟之弦乎！是知非所谓象者，盖天地自然之节耳，又岂止夏至之音而已。

夫《易》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两仪者，太极之节也；四时者，两仪之节也；律吕者，四时之节也；昼夜者，律吕之节也；刻漏者，昼夜之节也。节节相交，自细至大而岁成焉。既不可使之节，亦不可使之不节，气之自然者也。气既节矣，声同则应，既不可使之应，亦不可使之不应，数之自然者也。既节且

应，则天地之文成矣。文之义也，或任形而著，或假物而彰。日星文乎上，山川理乎下，动物植物，花者节者，五色具矣。斯任形者也。至于人常有五性而不著，以事观之然后著；日常有五色而不见，以水观之然后见；气常有五音而不闻，以弦考之然后闻。斯假物者也。

是故圣人不能作《易》而能知自然之数，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节。何则？数本于一而成于三，因而重之，故《易》六画而成卦。及其应也，一必于四，二必于五，三必于六焉。气气相召，其应也必矣。卦既画矣，故画琴焉。始以一弦泛桐，当其节则清然而号，不当其节则泯然无声，岂人力也哉！且徽有十三，而居中者为一。自中而左泛有三焉，又右泛有三焉，其声杀而已，弦尽则声减。及其应也，一必于四，二必于五，三必于六焉，节节相召，其应也必矣。

《易》之书也，偶三为六，三才之配具焉，万物由之而出。虽曰六画，及其数也，止三而已矣。琴之画也，偶六而根于一，一钟者，道之所生也。在数为一，在律为黄，在音为宫，在木为根，在四体为心，众徽由之而生。虽曰十三，及其节也，止三而已矣。卦之德方，经也；蓍之德圆，纬也；故万物不能逃其象。徽三其节，经也；弦五其音，纬也；故众音不能胜其文。先儒谓八音以丝为君，丝以琴为君。愚谓琴以中徽为君，尽矣。夫徽十三者，盖尽昭昭可闻者也。苟尽弦而考之，乃总有二十三徽焉，是一气也。丈弦具之，尺弦亦具之，岂有长短大小之限哉！

是则万物本于天地，天地本于太极，太极之外以至于万物，圣人本于道，道本于自然，自然之外以至于无为，乐本于琴，琴本于中徽，中徽之外以至于无声。是知作《易》者，考天地之象也；作琴者，考天地之声也。往者藏音而未谈，来者专声

而忘理。《琴笈》之作也，庶乎近之。苟其阙也，请俟君子。

世称其知言。

七年，东郊，建坛恭谢。坛上设正坐奉天地，配坐奉二圣。遵度时与张复同典记注，书昊天为天皇，又增圣祖配位，坐谬误，降为右正言，复亦责为工部郎中。逾岁，并复其秩。

九年，仁宗以寿春郡王开府，诏宰相择耆德方正有学术之士，咸曰遵度力学，有士行，时称长者，遂命与张士逊并为王友。改户部员外郎，赐服金紫，又赉袭衣、犀带、缙钱。上作七言诗宠之。因谓左右曰：“翊善、记室，皆府属也，故王皆受拜，今宾友之礼，当令答拜。”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。王读《孝经》彻章，复以御诗赐之。国史成，拜吏部员外郎，升邸进封，改礼部郎中，充谏议参军。储宫建，又加吏部兼左谕德。未几，命使契丹，判司农寺。

遵度性寡合，喜读《易》，尝云：“意有疑，则弹琴辨其数，筮《易》观其象，无不究也。”

天禧四年八月卒，年六十七。其子拜官者二人。仁宗即位，特诏赠工部侍郎，又授其二孙官，有集二十卷。

陈越，字损之，开封尉氏人。祖守危，兴道令。父夏，虞部员外郎。越少好学，尤精历代史。善属文，辞气俊拔。咸平中，诏举贤良，刑部侍郎郭贽荐之，策入第四等，解褐将作监丞、通判舒州，徙知端州，又徙袁州。未几召还，迁著作佐郎、直史馆，掌鼓司登闻院。预修《册府元龟》，与陈从易、刘筠尤为勤职。真宗以其奉薄，并命月增钱五千。车驾朝陵，掌留司名表，时称为工。自是两府笈奏多命草之，勋贵家以铭志为请者甚众。迁太常丞、群牧判官。祀汾阴，擢为左正言。

越耿概任气，喜箴切朋友，放旷杯酒间，家徒壁立，不以屑意。然嗜酒过差，每食必先引数升，罕有醒日，亦用是遭疾。

大中祥符五年卒，年四十。无子，母老，人皆伤之。

越兄咸，尝举进士未第，杨亿、杜镐、陈彭年列奏为言，真宗悯之。及《册府元龟》奏御，特赐咸同《三传》出身。

故事，中书章表皆舍人为之，东封后，朝廷多庆礼，舍人或以他务所婴，乃择馆阁官，得盛度、路振、刘筠、夏竦、宋绶洎越分撰表奏，宰相尝以名闻，其后皆相次掌外制，唯越不及登擢，时论惜之。

列传第二百一 文苑四

穆修 石延年 刘潜附 萧贯 苏舜钦 尹源 黄亢 黄鉴 杨蟠 颜太初 郭忠恕

穆修，字伯长，郢州人。幼嗜学，不事章句。真宗东封，诏举齐、鲁经行之士，修预选，赐进士出身，调泰州司理参军。负才，与众龃龉，通判忌之，使人诬告其罪，贬池州。中道亡至京师，叩登闻鼓诉冤，不报。居贬所岁余，遇赦得释，迎母居京师，间出游旬以给养。久之，补颍州文学参军，徙蔡州。明道中，卒。

修性刚介，好论斥时病，诋诮权贵，人欲与交结，往往拒之。张知白守亳，亳有豪士作佛庙成，知白使人召修作记，记成，不书士名。士以白金五百遗修为寿，且求载名于记，修投金庭下，俛装去郡。士谢之，终不受，且曰：“吾宁糊口为旅人，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。”宰相欲识修，且将用为学官，修终不往见。母死，自负槨以葬，日诵《孝经》、《丧记》，不用浮屠为佛事。

自五代文敝，国初，柳开始为古文。其后，杨亿、刘筠尚声偶之辞，天下学者靡然从之。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，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。修虽穷死，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。

庆历中，祖无择访得所著诗、书、序、记、志等数十首，集为三卷。

石延年，字曼卿，先世幽州人。晋以幽州遗契丹，其祖举

族南走，家于宋城。延年为人跌宕任气节，读书通大略，为文劲健，于诗最工而善书。

累举进士不中，真宗录三举进士，以为三班奉职，延年耻不就。张知白素奇之，谓曰：“母老乃择禄耶？”延年不得已就命。后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，知金乡县，有治名。用荐者通判乾宁军，徙永静军，为大理评事、馆阁校勘，历光禄、大理寺丞，上书章献太后，请还政天子。太后崩，范讽欲引延年，延年力止之。后讽败，延年坐与讽善，落职通判海州。久之，为秘阁校理，迁太子中允，同判登闻鼓院。

尝上言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，请为二边之备。不报。及元昊反，始思其言，召见，稍用其说。命往河东籍乡兵，凡得十数万，时边将遂欲以扞贼，延年笑曰：“此得吾粗也。夫不教之兵勇怯相杂，若怯者见敌而动，则勇者亦牵而溃矣。今既不暇教，宜募其敢行者，则人人皆胜兵也。”又尝请募人使唃廝囉及回鹘举兵攻元昊，帝嘉纳之。

延年喜剧饮，尝与刘潜造王氏酒楼对饮，终日不交一言。王氏怪其饮多，以为非常人，益奉美酒肴果，二人饮啖自若，至夕无酒色，相揖而去。明日，都下传王氏酒楼有二仙来饮，已乃知刘、石也。延年虽酣放，若不可撻以世务，然与人论天下事，是非无不当。

初，与天章阁待制吴遵路同使河东，及卒，遵路言于朝廷，特官其一子。

刘潜字仲方，曹州定陶人。少卓逸有大志，好为古文，以进士起家，为淄州军事推官。尝知蓬莱县，代还，过郟州，方与曼卿饮，闻母暴疾，亟归。母死，潜一恸遂绝，其妻复抚潜大号而死。时人伤之，曰：“子死于孝，妻死于义。”

同时以文学称京东者，齐州历城有李冠，举进士不第，得

同《三礼》出身，调乾宁主簿，卒。有《东皋集》二十卷。

萧贯，字贯之，临江军新喻人。俊迈能文，尚气概。举进士甲科，为大理评事，通判安、宿二州，迁太子中允、直史馆。仁宗即位，进太常丞、同判礼院。历史部南曹、开封府推官、三司盐铁判官，为京东转运使。

时提举捉贼刘舜卿善捕盗，号“刘铁弹”，恃功为不法，前后畏其凶悍，莫敢治。贯至，发之，废为民。徙江东，改知洪州，累迁尚书刑部员外郎。坐前使江东不察所部吏受赇，降知饶州。

有抚州司法参军孙齐者，初以明法得官，以其妻杜氏留里中，而给娶周氏入蜀。后周欲诉于官，齐断发誓出杜氏。久之，又纳倡陈氏，挈周所生子之抚州。未逾月，周氏至，齐摔置庑下，出伪券曰：“若佣婢也，敢尔邪！”乃杀其所生子。周诉于州及转运使，皆不受。人或告之曰：“得知饶州萧史君者诉之，事当白矣。”周氏以布衣书姓名，乞食道上，驰告贯。抚非所部，而贯特为治之。更赦，犹编管齐、濠州。迁兵部员外郎，召还，将试知制诰，会营建献、懿二皇太后陵，未及试而卒。

贯临事敢为，不苟合于时。初，感疾，梦绿衣中人召至帝所，赋《禁中晓寒歌》，词语清丽，人以比唐李贺。

苏舜钦，字子美，参知政事易简之孙。父耆，有才名，尝为工部郎中、直集贤院。舜钦少慷慨有大志，状貌怪伟。当天圣中，学者为文多病偶对，独舜钦与河南穆修好为古文、歌诗，一时豪俊多从之游。

初以父任补太庙斋郎，调荥阳县尉。玉清昭应宫灾，舜钦年二十一，诣登闻鼓院上疏曰：

烈士不避鈇钺而进谏，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，是以怀策者

必吐上前，蓄冤者无至腹诽。然言之难不如容之难，容之难不如行之难，有言之必容之行之，则三代之主也，幸陛下留听焉。

臣观今岁自春徂夏，霖雨阴晦，未尝少止，农田被灾者几于十九。臣以谓任用失人、政令多过、赏罚弗中之所召也。天之降灾，欲悟陛下，而大臣归咎于刑狱之滥，陛下听之，故肆赦天下以为禳救。如此则是杀人者不死，伤人者不抵罪，而欲以合天意也。古者断决滞讼以平水旱，不闻用赦，故赦下之后，阴雨及今。

前志曰：“积阴生阳，阳生则火灾见焉。”乘夏之气发泄于玉清宫，震雨杂下，烈焰四起，楼观万叠，数刻而尽，非慢于火备，乃天之垂戒也。陛下当降服、减膳、避正寝，责躬罪己，下哀痛之诏，罢非业之作，拯失职之民，察辅弼及左右无裨国体者罢之，窃弄权威者去之；念政刑之失，收刍蕘之论，庶几所以变灾为祐。

浹日之间，未闻为此，而将计工役以图修复，都下之人闻者骇惑，聚首横议，咸谓非宜。皆曰章圣皇帝勤俭十余年，天上富庶，帑府流行，乃作斯宫，及其毕功，海内虚竭。陛下即位及十年，数遭水旱，虽征赋咸入，而百姓困乏。若大兴土木，则费知纪极，财力耗于内，百姓劳于下，内耗下劳，何以为国！况天灾之，已违之，是欲竞天，无省己之意。逆天不祥，安己难任，欲祈厚赐，其可得乎！今为陛下计，莫若求吉士，去佞人，修德以勤至治，使百姓足给而征税宽减，则可以谢天意而安民情矣。

夫贤君见变，修道除凶，乱世无象，天不谴告。今幸天见之变，是陛下修己之日，岂可忽哉！昔汉元帝三年，茂陵白鹤馆灾，诏曰：“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，朕战栗恐惧，不烛变异，罪在朕躬。群有司又不肯极言朕过，以至于斯，将何寤

焉！”夫茂陵不及上都，白鹤馆大不及此宫，彼尚降诏四方，以求己过，是知帝王忧危念治，汲汲如此。

臣又按《五行志》：贤佞分别，官人有叙，率由旧章，礼重功勋，则火得其性。若信道不笃，或耀虚伪，谗夫昌，邪胜正，则火失其性，自上而降。及滥炎妄起，燔宗庙，烧宫室，虽兴师徒而不能救。鲁成公三年，新宫灾，刘向谓成公信三桓子孙之谗、逐父臣之应。襄公九年春，宋火，刘向谓宋公听谗、逐其大夫华弱奔鲁之应。今宫灾岂亦有是乎？愿陛下拱默内省而追革之，罢再造之劳，述前世之法，天下之幸也。

又上书曰：

历观前代圣神之君，好闻谏议，盖以四海至远，民有隐慝，不可以遍照，故无间愚贱之言而择用之。然后朝无遗政，物无遁情，虽有佞臣，邪谋莫得而进也。

臣睹乙亥诏书，戒越职言事，播告四方，无不惊惑，往往窃议，恐非出陛下之意。盖陛下即位以来，屡诏群下勤求直言，使百僚转对，置匭函，设直言极谏科。今诏书顿异前事，岂非大臣雍蔽陛下聪明，杜塞忠良之口，不惟亏损朝政，实亦自取覆亡之道。夫纳善进贤，宰相之事，蔽君自任，未或不亡。今谏官、御史悉出其门，但希旨意，即获美官，多士盈庭。噤不得语。陛下拱默，何由尽闻天下之事乎？

前孔道辅、范仲淹刚直不挠，致位台谏，后虽改他官，不忘献纳。二臣者非不知缄口数年，坐得卿辅，盖不敢负陛下委注之意。而皆罹中伤，窜谪而去，使正臣夺气，黷士咋舌，目睹时弊而不敢论。

昔晋侯问叔向曰：“国家之患孰为大？”对曰：“大臣持禄而不极谏，小臣畏罪而不敢言，下情不得上通，此患之大者。”故汉文感女子之说而肉刑是除，武帝听三老之议而江充

以族。肉刑古法，江充近臣，女子三老，愚耄疏隔之至也。盖以义之所在，贱不可忽，二君从之，后世称圣。况国家班设爵位，列陈豪英，故当责其公忠，安可教之循默？赏之使谏，尚恐不言；罪其敢言，孰肯献纳？物情闭塞，上位孤危，軫念于兹，可为惊怛！渴望陛下发德音，寝前诏，勤于采纳，下及刍蕘，可以常守隆平，保全近辅。

寻举进士，改光禄寺主簿，知长垣县，迁大理评事，监在京店宅务。康定中，河东地震，舜钦诣匭通疏曰：

臣闻河东地大震裂，涌水坏屋庐城堞，杀民畜几十万，历旬不止。始闻惶骇疑惑。窃思自编策所纪前代衰微丧乱之世，亦未尝有此大变。今四圣接统，内外平宁，戎夷交欢，兵革偃息，固与夫衰微丧乱之世异，何灾变之作反过之耶？且妖祥之兴，神实尸之，各以类告，未尝妄也。天人之应，古今之鉴，大可恐惧。岂王者安于逸豫、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？庙堂之上，有非才苟禄、窃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？又岂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？深宫之中，有阴教不谨以媚道进者乎？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顺之心乎？臣从远方来，不知近事，心疑而口不敢道也。所怪者，朝廷见此大异，不修阙政，以厌天戒、安民心，默然不恤，如无事之时。谏官、御史不闻进牒铺白灾害之端，以开上心。然民情汹汹，聚首横议，咸有忧悸之色。

臣以世受君禄，身齿国命，涵濡惠泽，以长此躯，目睹心思，惊怛流汗，欲尽吐肝胆，以拜封奏。又见范仲淹以刚直忤奸臣，言不用而身窜谪，降诏天下，不许越职言事。臣不避权右，必恐横罹中伤，无补于国，因自悲嗟，不知所措。

既而孟春之初，雷震暴作，臣以谓国家阙失，众臣莫敢为陛下言者，唯天丁宁以告陛下。陛下果能沛发明诏，许群臣皆得献言，臣初闻之踊跃欣抃。旬日间颇有言事者，其间岂无切

中时病，而未闻朝廷举而行之，是亦收虚言而不根实效也。臣闻唯诚可以应天，唯实可以安民，今应天不以诚，安民不以实，徒布空文，增人太息耳，将何以谢神灵而救弊乱也！岂大臣蒙塞天听，不为陛下行之？岂言事迂阔无所取，不足行也？臣窃见纲纪隳败，政化阙失，其事甚众，不可概举，谨条大者二事以闻：

一曰正心。夫治国如治家，治家者先修己，修己者先正心，心正则神明集而万务理。今民间传陛下比年稍迕俳优贱人，燕乐逾节，赐予过度。燕乐逾节则荡，赐予过度则侈。荡则政事不亲，侈则用度不足。臣窃观国史，见祖宗日视朝，旰食方罢，犹坐于后苑，门有白事者，立得召对，委曲询访，小善必纳。真宗末年不豫，始间日视事。今陛下春秋鼎盛，实宵衣旰食求治之秋，而乃隔日御殿，此政事不亲也。又府库匱竭，民鲜盖藏，诛敛科率，殆无虚日。计度经费，二十倍于祖宗时，此用度不足也。政事不亲，用度不足，诚国大忧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，洗心以鉴物，勤听断，舍燕安，放弃优谐近习之纤人，亲近刚明鲠直之良士。因此灾变，以思永图，则天下幸甚。

其二曰择贤。夫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使，然盈庭之士不须尽择，在择一二辅臣及御史、谏官而已。陛下用人尚未慎择。昨王随自吏部侍郎迁门下侍郎平章事，超越十资，复为上相。此乃非常之恩，必待非常之才，而随虚庸邪谄，非辅相之器，降麻之后，物论沸腾。故疾缠其身，灾仍于国，此亦天意爱惜我朝，陛下鉴之哉！且石中立顷在朝行，以诙谐自任，士人或宴集，必置席间，听其语言，以资笑噱。今处之近辅，不闻嘉谋，物望甚轻，人情所忽，使灾害屡降而朝廷不尊，盖近臣多非才者。陛下左右尚如此，天下官吏可知也。实恐远人轻笑中国，宜即行罢免，别选贤才。又张观为御史中丞，高若讷为

司谏，二人者皆登高第，颇以文词进，而温和软懦，无刚鯁敢言之气。斯皆执政引拔建置，欲其慎默，不敢举扬其私，时有所言，则必暗相关说，旁人窥之，甚可笑也。故御史、谏官之任，臣欲陛下亲择之，不令出执政门下。台谏官既得其人，则近臣不敢为过，乃馭下之策也。

臣以谓陛下身既勤俭，辅弼、台谏又皆得人，则天下何忧不治，灾异何由而生？惟陛下少留意焉。

范仲淹荐其才，召试，为集贤校理，监进奏院。舜钦娶宰相杜衍女，衍时与仲淹、富弼在政府，多引用一时闻人，欲更张庶事。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。会进奏院祠神，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，间夕会宾客。拱辰廉得之，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，因欲摇动衍。事下开封府劾治，于是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，同时会者皆知名士，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。世以为过薄，而拱辰等方自喜曰：“吾一举网尽矣。”

舜钦既放废，寓于吴中，其友人韩维责以世居京师而去离都下，隔绝亲交。舜钦报书曰：

蒙闻责以兄弟在京师，不以义相就，独羈外数千里，自取愁苦。予岂无亲戚之情，岂不知会合之乐也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！

昨在京师，不敢犯人颜色，不敢议论时事，随众上下，心志蟠屈不开，固亦极矣。不幸适在嫌疑之地，不能决然早自引去，致不测之祸，掙去下吏，人无敢言，友仇一波，共起谤议。被废之后，喧然未已，更欲置之死地然后为快。来者往往钩蹄言语，欲以传播，好意相恤者几希矣。故闭户不敢与相见，如避兵寇。偷俗如此，安可久居其间！遂超然远举，羈泊于江湖之上，不唯衣食之累，实亦少避机阱也。

况血属之多，资入之薄，持国见之矣。常相团聚，可乏衣食乎？不可也。可闭关常不与人接乎？不可也。与人接必与之言，与之言必与之还往，使人人皆如持国则可，不迨持国者必加酿恶言，喧布上下，使仆不能自明，则前日之事未为重也。

都无此事，亦终日劳苦，应接之不暇，寒暑奔走尘土泥淖中，不能了人事，羸马饿仆，日栖栖取辱于都城，使人指背讥笑哀闵，亦何颜面，安得不谓之愁苦哉！

此虽与兄弟亲戚相远，而伏腊稍足，居室稍宽，无终日应接奔走之劳，耳目清旷，不设机关以待人，心安闲而体舒放。三商而眠，高舂而起，静院明窗之下，罗列图史琴樽以自愉悦，有兴则泛小舟出盘、阊二门，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。渚茶、野酿足以销忧，菁鲈、稻蟹足以适口。又多高僧隐君子，佛庙胜绝，家有园林，珍花奇石，曲池高台，鱼鸟留连，不觉日暮。

昔孔子作《春秋》而夷吴，又曰：“吾欲居九夷。”观今之风俗，乐善好事，知予守道好学，皆欣然愿来过从，不以罪人相遇，虽孔子复生，是亦必欲居此也。以彼此较之，孰为然哉！人生内有自得，外有所适，固亦乐矣，何必高位厚禄，役人以自奉养，然后为乐？今虽侨此，亦如仕宦南北，安可与亲戚常相守耶！予窘迫，势不得如持国意，必使我尸转沟洫，肉餒豺虎，而后以为安所义，何其忍耶！《诗》曰：“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”谓兄弟以恩，急难必相拯救。后章曰：“丧乱既平，既安且宁，虽有兄弟，不如友生。”谓友朋尚义，安宁之时，以礼义相琢磨。予于持国，外兄弟也。急难不相救，又于未安宁之际，欲以义相琢磨，虽古人所不能受，予欲不报，虑浅吾持国也。

二年，得湖州长史，卒。舜钦数上书论朝廷事，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，益读书，时发愤懣于歌诗，其体豪放，往往惊

人。善草书，每酣酒落笔，争为人所传。及谪死。世尤惜之。妻杜氏，有贤行。

兄舜元，字才翁，为人精悍任气节，为歌诗亦豪健，尤善草书，舜钦不能及。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、三司度支判官。

尹源，字子渐，少博学强记，与弟洙皆以文学知名，洙议论明辨，果于有为。源自晦，不矜饰，有所发即过人。初以祖荫补三班借职，稍迁殿直。举进士，为奉礼郎，累迁太常博士，历知芮城、河阳、新郑三县，通判泾州。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，降知密州。源上书言：“涣为主将，部卒有罪不伏，笞辄呼万岁，涣斩之不为过。以此谪涣，臣恐边兵愈骄，轻视主将，所系非轻也。”涣遂获免。

尝作《唐说》及《叙兵》十篇上之。其《唐说》曰：

世言唐所以亡，由诸侯之强，此未极于理。夫弱唐者，诸侯也。唐既弱矣，而久不亡者，诸侯维之也。燕、赵、魏首乱唐制，专地而治，若古之建国，此诸侯之雄者，然皆恃唐为轻重。何则？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，唐虽病之，亦不得而外焉。故河北顺而听命，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；河北不顺而变，则奸雄或附而起。德宗世，朱泚、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，田悦叛于前，武俊顺于后也。宪宗讨蜀、平夏、诛蔡、夷郢，兵连四方而乱不生，卒成中兴之功者，田氏稟命、王承宗归国也。武宗将讨刘稹之叛，先正三镇，绝其连衡之计，而王诛以成。如是二百年，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，夷将相者有之，而不敢窥神器，非力不足，畏诸侯之势也。

及广明之后，关东无复唐有，方镇相侵伐者，犹以王室为名。及梁祖举河南，刘仁恭轻战而败，罗氏内附，王镕请盟，于时河北之事去矣。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，诸侯莫能与之争，其势然也。向使以僖、昭之弱，乘巢、蔡之乱，而田承嗣守魏，

王武俊、朱滔据燕、赵，强相均，地相属，其势宜莫敢先动，况非义举乎？如此虽梁祖之暴，不过取霸于一方耳，安能强禅天下？故唐之弱者，以河北之强也；唐之亡者，以河北之弱也。

或曰：“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，子何议之过乎？”曰：“秦、隋之势无分于诸侯，而亡速于唐，何如哉？”或曰：“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？”曰：“君非失道，而才不至焉尔，其亡也，臣实主之。请极其说：唐太宗起艰难有天下，其用臣也，听其言而尽其才，故君臣相亲而至治安。以及后世，视太宗由兹而兴，虽其圣不及，而任臣纳谏之心一也。君有太宗之心，臣非太宗之臣，上听其下，或不能辨其奸，下惑其上，无所不至，所以败也。何哉？夫君一而臣众，大圣之君不相继而出，大奸之臣则世有之。大圣在上，则奸无所容，其臣莫不贤。苟君之才不能胜臣之奸，则虽有贤者不能进矣。如是，然未至于失道，犹失道也。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贞观之治，而驭臣之才不能胜林甫之奸，于是有禄山之祸。德宗非不欲平暴乱、安四方，而君人之术不能胜卢杞之邪，于是有朱泚之变。以至于僖、昭，其心皆欲去乱而即治也，而才不逮于明皇、德宗，辅臣之奸邪或过于林甫、卢杞，求国不亡，安可得已！然迹其事，君岂有失道乎？于时天下非无贤，由君不能主听也。故至贤之主与夫失道之主，其兴其亡，皆自取之，此系乎君者也。中才之主，其臣正胜邪则治而安，邪胜正则乱而亡，此系乎臣者也。然则唐之亡非君之为，臣之为也。”

其《叙兵》曰：

唐杜牧当会昌中河朔用兵，尝为文数篇，上论历代军事利害，继以本朝制兵、用将之得失，下参以当时事机。牧，儒者，位不显，其术未尝试，然识者谓牧知兵，虽古名将不能过。今观牧所著，大要究极当世之务，不专徇古法，使时君可行而易

为功，此其善也。

今兵之利钝所以与唐世异者，唐自中世以来，诸侯皆自募兵训练，出攻入守，上下一志，故讨淮西、青、冀、沧德、泽潞之叛，以至四征夷狄，大率假外兵以集事，朝廷所出神策禁军，不过为声援而已，故所至多有功。

今则不然，国家患前世藩镇之强，凡天下所募骁勇，一萃于京师。虽滨塞诸郡，大者籍兵不逾数千，每岁防秋，则戍以禁兵，将师任轻而势分，军事往往中御。愚谓此可以施于无事时，镇中国，服豪杰心，苟戎夷侵轶，未必能取胜也。何则？兵主于外则勇，主于内则骄，勇生于劳，骄生于逸。夫外兵所习尚皆疆场战斗劳苦之事，死生之命制之于将，故勇，勇而使之战则多利；内兵居京师，日享安逸，加之以赏赉，未尝服甲胄、荷戈戟，不知将帅号令之严，故骄，骄而劳之则怨，以之战则多钝。

若唐之失，失于诸侯之不制，非失于外兵之强，故有骄将，罕闻有骄兵。今之失，失于将太轻，而外兵不足以应敌，内兵鲜得其用，故有骄兵，不闻有骄将。且唐之所失者势也，今之所失者制也。势也者。不得已也，制也者，可为而不为也。

然则为今之计当如何？曰：“稍革旧制，大募豪勇，益外兵之籍，俾足以战敌。以内兵为声势，重边将之任，使专一军之事，而不得连州郡之势，斯可以获近利而亡后害也。

余文多不录。

赵元昊寇定川堡，葛怀敏发泾原兵救之，源是时通判庆州，遗怀敏书曰：“贼举国而来，其利不在城堡，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，宜驻兵瓦亭，择利而后动。”怀敏不听，以败。范仲淹、韩琦荐其才，召试学士院。源素不喜赋，请以论易赋，主试者方以赋进，不悦其言，第其文下，除知怀州，卒。

黄亢，字清臣，建州浦城人也。母梦星殒于怀，掬而吞之，遂有娠。少奇颖过人，年十五，以文谒翰林学士章得象，得象奇之。游钱塘，以诗赠处士林逋，逋尤激赏。时王随知杭州，奏禁西湖为放生池，亢作诗数百言以讽，士人争传之。亢为人侏儒，不饰小节，对人野率，如不能言。然嗜学强记，为文词奇伟。卒，乡人类其文为十二卷，号《东溪集》。

黄鉴，字唐卿，与亢同乡里，少敏慧过人。举进士，补桂阳监判官，为国子监直讲。同郡杨亿尤善其文词，延置门下，由是知名。累迁太常博士，为国史院编修官。尝诏馆阁官后苑赏花，而鉴特预召。国史成，擢直集贤院。以母老，出通判苏州，卒。

杨蟠，字公济，章安人也。举进士，为密、和二州推官。欧阳修称其诗。苏轼知杭州，蟠通判州事，与轼倡酬居多。平生为诗数千篇，后知寿州，卒。

颜太初，字醇之，徐州彭城人，颜子四十七世孙。少博学，有隗才，慷慨好义。喜为诗，多讥切时事。天圣中，亳州卫真令黎德润为吏诬构，死狱中，太初以诗发其冤，览者壮之。文宣公孔圣祐卒，无子，除袭封且十年。是时有医许希以针愈仁宗疾，拜赐已，西向拜扁鹊曰“不敢忘师也！”帝为封扁鹊神应侯，立祠城西。太初作《许希诗》，指圣祐事以讽在位，又致书参知政事蔡齐，齐为言于上，遂以圣祐弟袭封。山东人范讽、石延年、刘潜之徒喜豪放剧饮，不循礼法，后生多慕之，太初作《东州逸党诗》，孔道辅深器之。太初中进士后，为莒县尉，因事忤转运使，投劾去。久之，补闾中主簿。时范讽以罪贬，同党皆坐斥，齐与道辅荐太初，上其尝所为诗，召试中书，言者以为此嘲讥之辞，遂报改临晋主簿。

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，与守争事，恚死，守憾之，

捃构其子以罪，发狂亦死，父子寓骨僧舍。时守方贵显，无敢为直冤，太初因事至同州，葬武父子，苏舜钦表其事于墓左。后移应天府户曹参军、南京国子监说书，卒。著书号《洙南子》，所居在鳧、绎两山之间，号鳧绎处士。有集十卷，《淳曜联英》二十卷。

子复，嘉祐中，本郡敦遣至京师，召试舍人院，为奉议郎。

郭忠恕，字恕先，河南洛阳人。七岁能诵书属文，举童子及第，尤工篆籀。弱冠，汉湘阴公召之，忠恕拂衣遽辞去。周广顺中，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，改《周易》博士。

建隆初，被酒与监察御史符昭文竞于朝堂，御史弹奏，忠恕叱台吏夺其奏，毁之，坐贬为乾州司户参军。乘醉殴从事范滌，擅离贬所，削籍配隶灵武。其后，流落不复求仕进，多游岐、雍、京、洛间，纵酒踈弛，逢人无贵贱辄呼“苗”。有佳山水即淹留，浹旬不能去。或逾月不食。盛暑暴露日中，体不沾汗，穷冬凿河水而浴，其傍凌澌消释，人皆异之。

尤善画，所图屋室重复之状，颇极精妙。多游王侯公卿家，或待以美酝，豫张纨素倚于壁，乘兴即画之，苟意不欲而固请之，必怒而去，得者藏以为宝。太宗即位，闻其名，召赴阙，授国子监主簿，赐袭衣、银带、钱五万，馆于太学，令刊定历代字书。

忠恕性无检局，放纵败度，上怜其才，每优容之。益使酒，肆言谤讟，时擅鬻官物取其直，诏减死，决杖流登州。时太平兴国二年。已行至齐州临邑，谓部送吏曰：“我今逝矣！”因掘地为穴，度可容其面，俯窥焉而卒，槁葬于道侧。后累月，故人取其尸将改葬之，其体甚轻，空空然若蝉蜕焉。所定《古今尚书》并《释文》并行于世。

列传第二百二 文苑五

梅尧臣 江休复 苏洵 章望之 王逢 孙唐卿 黄庠 杨寘
附 唐庚 史伯虎附 文同 杨杰 贺铸 刘泾 鲍由 黄伯思

梅尧臣，字圣俞，宣州宣城人，侍读学士询从子也。工为诗，以深远古淡为意，间出奇巧，初未为人所知。用询阴为河南主簿，钱惟演留守西京，特嗟赏之，为忘年交，引与酬倡，一府尽倾。欧阳修与为诗友，自以为不及。尧臣益刻厉，精思苦学，繇是知名于时。宋兴，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，盖少也。尝语人曰：“凡诗，意新语工，得前人所未道者，斯为善矣。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，然后为至也。”世以为知言。历德兴县令，知建德、襄城县，监湖州税，签书忠武、镇安判官，监永丰仓。大臣屡荐宜在馆阁，召试，赐进士出身，为国子监直讲，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。预修《唐书》，成，未奏而卒，录其子一人。

宝元、嘉祐中，仁宗有事郊庙，尧臣预祭，辄献歌诗，又尝上书言兵。注《孙子》十三篇，撰《唐载记》二十六卷、《毛诗小传》二十卷、《宛陵集》四十卷。

尧臣家贫，喜饮酒，贤士大夫多从之游，时载酒过门。善谈笑，与物无忤，诙嘲刺讥托于诗，晚益工。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，其织文乃尧臣诗也，名重于时如此。

江休复，字邻几，开封陈留人。少强学博览，为文淳雅，

尤善于诗。喜琴、弈、饮酒，不以声利为意。进士起家，为桂阳监蓝山尉，骑驴之官，每据鞍读书至迷失道，家人求得之。举书判拔萃，改大理寺丞，迁殿中丞。献其所著书，召试，为集贤校理，判尚书刑部。与苏舜钦游，坐预进奏院祠神会落职，监蔡州商税。久之，知奉符县，通判睦州，徙庐州，复集贤校理，判吏部南曹、登闻鼓院，为群牧判官，出知同州，提点陕西西路刑狱，入判三司盐铁勾院，修起居注，累迁尚书刑部郎中，卒。

休复外简旷而内行甚饰，事孀姑如母，所与游皆一时豪俊。为政简易。尝著《神告》一篇，言皇嗣未立，假神告祖宗之意，冀以感悟。又尝言昭宪太后子孙多流落民间，宜甄录之。著《唐宜鉴》十五卷、《春秋世论》三十卷、文集二十卷。

苏洵，字明允，眉州眉山人。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，岁余举进士，又举茂才异等，皆不中。悉焚常所为文，闭户益读书，遂通《六经》、百家之说，下笔顷刻数千言。至和、嘉祐间，与其二子轼、辙皆至京师，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，既出，士大夫争传之，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。所著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机策》，文多不可悉录，录其《心术》、《远虑》二篇。

《心术》曰：

为将之道，当先治心，太山覆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，然后可以待敌。凡兵上义，不义虽利不动。夫惟义可以怒士，士以义怒，可与百战。凡战之道，未战养其财，将战养其力，既战养其气，既胜养其心。谨烽燧，严斥堠，使耕者无所顾忌，所以养其财，丰犒而优游之，所以养其力。小胜益急，小挫益厉，所以养其气。用人不尽其所为，所以养其心。故士当蓄其怒、怀其欲而不尽。怒不尽则有余勇，欲不尽则有

余贪，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，此黄帝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。

凡将欲智而严，凡士欲愚。智则不可测，严则不可犯，故士皆委己而听命，夫安得不愚？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。凡兵之动，知敌之主，知敌之将，而后可以动于嶮。邓艾缒兵于穴中，非刘禅之庸，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，彼固有所侮而动也。故古之贤将，能以兵尝敌，而又以敌自尝，故去就可以决。

凡主将之道，知理而后可以举兵，知势而后可以加兵，知节而后可以用兵。知理则不屈，知势则不沮，知节则不穷。见小利不动，见小患不迁，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，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。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，故一忍可以支百勇，一静可以制百动。

兵有长短，敌我一也。敢问：“吾之所长，吾出而用之，彼将不与吾校；吾之所短，吾敛而置之，彼将强与吾角。奈何？”曰：“吾之所短，吾抗而暴之，使之疑而却；吾之所长，吾阴而养之，使之狎而堕其中。此用长短之术也。”

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，有所恃。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，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。尺箠当猛虎，奋呼而操击，徒手遇蜥蜴，变色而却步，人之情也，知此者可以将矣。袒裼而按剑，则乌获不敢逼；冠胄衣甲据兵而寝，则童子弯弓杀之矣。故善用兵者以形固，夫能以形固，则力有余矣。

《远虑》曰：

圣人之道，有经、有权、有机，是以有民、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。曰经者，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；曰权者，民不可得而知矣，群臣知之可也；曰机者，虽群臣亦不得而知之矣，腹心之臣知之可也。夫使圣人无权，则无以成天下之务，无机，则无以济万世之功，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；而机者又群臣所不得闻，群臣不得闻，则谁与议？不议不济，然则所谓腹心之

臣者，不可一日无也。后世见三代取天下以仁义，而守之以礼乐也，则曰“圣人无机”。夫取天下与守天下，无机不能。顾三代圣人之机，不若后世之诈，故后世不得见。

其有机也，是以有腹心之臣。禹有益，汤有伊尹，武王有太公望，是三臣者，闻天下之所不闻，知群臣之所不知。禹与汤武倡其机于上，而三臣者和之于下，以成万世之功。下而至于桓、文，有管仲、狐偃为之谋主，阖庐有伍员，勾践有范蠡、大夫种。高祖之起也，大将任韩信、黥布、彭越，裨将任曹参、樊哙、滕公、灌婴，游说诸侯任酈生、陆贾、枞公，至于奇机密谋，君臣所不与者，唯留侯、鄼侯二人。唐太宗之臣多奇才，而委之深、任之密者，亦不过曰房、杜。夫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一也，君子有机以成其善，小人有机以成其恶。有机也，虽恶亦或济，无机也，虽善亦不克，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无也。司马氏，魏之贼也，有贾充之徒为之腹心之臣以济，陈胜、吴广，秦民之汤、武也，无腹心之臣以不克。何则？无腹心之臣，无机也，有机而泄也。夫无机与有机而泄者，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设陷阱，设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。

或曰：“机者，创业之君所假以济耳，守成之世，其奚事机而安用夫腹心之臣？”呜呼！守成之世，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？未也，吾未见机之可去也。且夫天下之变，常伏于安，田文所谓“子少国危，大臣未附”，当是之时，而无腹心之臣，可为寒心哉！昔者高祖之末，天下既定矣，而又以周勃遗孝惠、孝文；武帝之末，天下既治矣，而又以霍光遗孝昭、孝宣。盖天下虽有泰山之势，而圣人常以累卵为心，故虽守成之世，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。

《传》曰：“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。”彼冢宰者，非腹心之臣，天子安能举天下之事委之，三年不置疑于其间邪？又曰：

“五载一巡狩。”彼无腹心之臣，五载一出，捐千里之畿，而谁与守邪？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，一介之士必有密友，以开心胸，以济缓急，奈何天子而无腹心之臣乎？近世之君抗然于上，而使宰相眇然于下，上下不接，而其志不通矣。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，而君亦如天之视人，泊然无爱之心也。是以社稷之忧，彼不以为忧，君忧不辱，君辱不死。一人誉之则用之，一人毁之则舍之。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，何暇尽心以忧社稷？数迁数易，视相府如传舍。百官泛泛于下，而天子惛惛于上，一旦有卒然之忧，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。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，尊之如父师，爱之如兄弟，执手入卧内，同起居寝食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百人誉之不加密，百人毁之不加疏，尊其爵，厚其禄，重其权，而后可与议天下之机，虑天下之变。

宰相韩琦见其书，善之，奏于朝，召试舍人院，辞疾不至，遂除秘书省校书郎。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，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，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，为《太常因革礼》一百卷。书成，方奏未报，卒。赐其家缣、银二百，子轼辞所赐，求赠官，特赠光禄寺丞，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。有文集二十卷、《谥法》三卷。

章望之，字表民，建州浦城人。少孤，喜问学，志气宏放。为文辩博，长于议论。初由伯父得象荫为秘书省校书郎，监杭州茶库。逾年辞疾去，求举贤有方正，得象在相位，以嫌扼之，乃上书论时政凡万余言，不报。丁母忧，毁瘠过制。服除，浮游江、淮间，犯艰苦，汲汲以营衣食，不自悔，人劝之仕，不应也。其兄拱之知晋江县，忤其守蔡襄，襄怒，诬以赃，贬。望之号泣，力诉于朝。时襄方贵显，事久不得直。望之诉不已，章十余上，起狱数年，朝廷为再劾，卒脱拱之冤，复官如初，

望之遂不复仕。覃恩迁太常寺太祝、大理评事。翰林学士欧阳修、韩绛、知制诰吴奎刘敞、范镇同荐其才，宰相欲稍用之，除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，不赴。又除知乌程县，趣令受命，固辞，遂以光禄寺丞致仕，卒。

望之喜议论，宗孟轲言性善，排荀卿、扬雄、韩愈、李翱之说，著《救性》七篇。欧阳修论魏、梁为正统，望之以为非，著《明统》三篇。江南人李觏著《礼论》，谓仁、义、智、信、乐、刑、政皆出于礼，望之订其说，著《礼论》一篇。其议论多有过人者。尝北游齐、赵，南泛湖、湘，西至汧、陇，东极吴会，山水胜处，无所不历。有歌诗、杂文数百篇，集为三十卷。

王逢，字会之，太平州当涂人。其四世祖居岩，仕唐为骁卫长史，遭乱弃官，归居青山。杨行密据淮南，使人以兵迫起之。居岩散遣其家人，而以一身归行密，授以湖州别驾，不遣。一日，行密大会，失居岩，亟使人掩其家，无一人在者。其后有人于嵩山见空石室，询其旁，或云有道人王居岩居此，去而莫知其所终。子孙仕无显者，至逢，博学能属文，尤长于讲说。

少举进士不中，去，教授苏州，学者尝数百人。晚始登第，补南雄州军事判官，归为国子监直讲兼陇西郡王宅教授，李玮从学，事之甚谨。岐国公主既降，玮为逢求迁官，且有命，逢辞不受。久之，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，卒。逢为人乐易，笃于朋友，与胡瑗最善。喜著书，有《易传》十卷、《乾德指说》一卷、《复书》七卷。妻陈氏亦有贤行，无子。

孙唐卿，字希元，青州人。少有学行，年十七，以书谒韩琦，琦甚器之。与黄庠、杨寘自景祐以来俱以进士为举首，有名一时。唐卿初中第，通判陕州，于吏事若素习。民有母再适人而死，及葬其父，恨母之不得祔，乃盗母之丧而同葬之。有

司论以法，唐卿时权府事，乃曰：“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尔。”乃释之以闻。未几，丁父忧，毁瘠呕血而卒。诏赙其家。

黄庠字长善，洪州分宁人。博学强记，超敏过人。初至京师，就举国子监、开封府、礼部，皆为第一。比引试崇政殿，以疾不得入，天子遣内侍即邸舍抚问，赐以药剂。是时庠名声动京师，所作程文，传诵天下，闻于外夷，近世布衣罕比也。归江南五年，以病卒。

杨真字审贤，察之弟。少有隗才，庆历二年举进士京师，试国子监、礼部皆第一。既试崇政殿，帝临轩启封，见名，喜动于色，谓辅臣曰：“杨真也。”遂擢第一，公卿相贺为得人。授将作监丞、通判颖州。未至官，持母丧，病羸卒，特诏赙恤其家。先是，其友梦寔作龙首山人，真自谓：“龙首，我四冠多士；山人，无禄位之称。我其终是乎！”已而果然。

唐庚，字子西，眉州丹棱人也。善属文，举进士，稍为宗子博士，张商英荐其才，除提举京畿常平。商英罢相，庚亦坐贬，安置惠州。会赦，复官承议郎，提举上清太平宫。归蜀，道病卒。年五十一。庚为文精密，通于世务，作《名治》《察言》《闵俗》《存旧》《内前行》诸篇，时人称之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子文若，自有传。

庚兄弟五人，长兄瞻，字望之，后改名伯虎，字长孺。治《易》《春秋》，皆有家法。元祐三年，其父游泸南，伯虎兄弟居母丧于丹山，伯虎夜半蹴庚曰：“吾梦收父书，发之，得‘亟来’二字，吾父得无他乎？吾心动矣。汝奉母奠朝夕，吾趋泸南。”庚未及应，伯虎奋曰：“吾决矣！”起裹粮，黎明走洪川僦舟，遇江涨，声摇数十里，客舟皆舣岸不敢动，伯虎彷徨堤上，有渔者持小艇系港中，啖以厚利，不许。伯虎超入艇中，叱仆夫解维，渔者不得已，从之。二日半至泸南，父果

病甚，见伯虎，大惊，问其故，具告之。父叹曰：“天告汝也！”是日，疾少间，伯虎具舟侍父以归。居数日，疾复作，遂卒。

元符二年，庚以贡举事系狱临邛，语连伯虎，临邛并械之。凡对吏逾年，掠治无完肤，其词确然，一不及庚，以故狱久不具，卒会赦，除之。伯虎性真率，无威仪，人多易之，至是皆大服，以为不可及。伯虎仕于四方，每数年一归，不过旬日复去。后卒于家，有子二人。

文同，字与可，梓州梓潼人，汉文翁之后，蜀人犹以“石室”名其家。同方口秀眉，以学名世，操韵高洁，自号笑笑先生。善诗、文、篆、隶、行、草、飞白。文彦博守成都，奇之，致书同曰：“与可襟韵洒落，如晴云秋月，尘埃不到。”司马光、苏轼尤敬重之。轼，同之从表弟也。同又善画竹，初不自贵重，四方之人持缣素请者，足相蹑于门。同厌之，投缣于地，骂曰：“吾将以为袜。”好事者传之以为口实。初举进士，稍迁太常博士、集贤校理，知陵州，又知洋州。元丰初，知湖州，明年，至陈州宛丘驿，忽留不行，沐浴衣冠，正坐而卒。

崔公度尝与同同为馆职，见同京南，殊无言，及将别，但云：“明日复来乎？与子话。”公度意以“话”为“画”，明日再往，同曰：“与公话。”则左右顾，恐有听者。公度方知同将有言，非画也。同曰：“吾闻人不妄语者，舌可过鼻。”即吐其舌，三叠之如饼状，引之至眉间，公度大惊。及京中传同死，公度乃悟所见非生者。有《丹渊集》四十卷行于世。

杨杰，字次公，无为人。少有名于时，举进士。元丰中，官太常者数任，一时礼乐之事，皆预讨论。尝议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，世次莫知，则僖祖为始祖无疑，宜以僖祖配感生帝。又请孝惠贺后、淑德尹后、章怀潘后皆祖宗首纳之后，孝章宋后尝母仪天下，升祔之礼，久而未讲，宜因慈圣光献崇配之日，

升四后神主祔于祖宗祔室，断天下之大疑，正宗庙之大法。由是四后始得升祔。

神宗诏秘书监刘几、礼部侍郎范镇议乐，几请命杰同议。杰言大乐七失，并图上之。神宗下几、镇参定，镇不用杰议，自制。乐成，诏褒之。元丰末，晋州教授陆长愈言：“近封孟轲邹国公，宜春秋释奠，与颜子并配。”下太常议，杰与少卿叶均、博士盛陶、王古、辛公佐以谓凡配享从祀，皆孔子同时之人，今以孟轲并配非是。礼部复言：“自唐至今，以伏胜、高堂生等二十一贤从祀，岂必同时人？”诏从礼部议。

哲宗即位，议乐，又用范镇说。杰复破镇乐章曲名、宫架加磬、十六钟磬之非。又论镇以黑黍用秬制律、铜量，叩之不合黄钟，以世无真黍，用太府尺为乐尺，下旧乐三律。详具《乐志》。杰在神宗时与镇异议，至是复攻之，镇之乐律卒不用。元祐中，为礼部员外郎，出知润州，除两浙提点刑狱，卒，年七十。自号无为子，有文集二十余卷，《乐记》五卷。

贺铸，字方回，卫州人，孝惠皇后之族孙。长七尺，面铁色，眉目耸拔。喜谈当世事，可否不少假借，虽贵要权倾一时，小不中意，极口诋之无遗辞，人以为近侠。博学强记，工语言，深婉丽密，如次组绣。尤长于度曲，掇拾人所弃遗，少加隐括，皆为新奇。尝言：“吾笔端驱使李商隐、温庭筠常奔命不暇。”诸公贵人多客致之，铸或从或不从，其所不欲见，终不贬也。

初，娶宗女，隶籍右选，监太原工作，有贵人子同事，骄倨不相下。铸廉得盗工作物，屏侍吏，闭之密室，以杖数曰：“来，若某时盗某物为某用，某时盗某物入于家，然乎？”贵人子惶骇谢“有之”。铸曰：“能从吾治，免白发。”即起自袒其肤，杖之数下，贵人子叩头祈哀，即大笑释去。自是诸挟气力颡颥者，皆侧目不敢仰视。是时，江、淮间有米芾以魁岸

奇譎知名，铸以气侠雄爽适相先后，二人每相遇，瞋目抵掌，论辩锋起，终日各不能屈，谈者争传为口实。

元祐中，李清臣执政，奏换通直郎、通判泗州，又倅太平州。竟以尚气使酒，不得美官，悒悒不得志，食宫祠禄，退居吴下，稍务引远世故，亦无复轩轻如平日。家藏书万余卷，手自校讎，无一字误，以是杜门将遂其老。家贫，贷子钱自给，有负者，辄折券与之，秋毫不以丐人。

铸所为词章，往往传播在人口。建中靖国时，黄庭坚自黔中还，得其“江南梅子”之句，以为似谢玄晖。其所与交，终始厚者，惟信安程俱。铸自哀歌词，名《东山乐府》，俱为序之。尝自言唐谏议大夫知章之后，且推本其初，出王子庆忌，以庆为姓，居越之湖泽所谓镜湖者，本庆湖也，避汉安帝父清河王讳，改为贺氏，庆湖亦转为镜。当时不知何所据。故铸自号庆湖遗老，有《庆湖遗老集》二十卷。

刘泾，字巨济，简州阳安人。举进士，王安石荐其才，召见，除经义所检讨。久之，为太学博士，罢知咸阳县，常州教授，通判莫州、成都府，除国子监丞，知处、虢、真、坊四州。元符末上书，召对，除职方郎中。卒，年五十八。泾为文务奇怪语，好进取，多为人排斥，屡蹶不伸。

同时有郑少微者，字明举，成都人也，与泾俱以文知名，而仕不偶。

鲍由，字钦止，处州龙泉人。举进士。尝从王安石学，又亲炙苏轼，故其文汪洋闳肆，诗尤高妙。徽宗召对，除工部员外郎，居无何，以不合去，责监泗州转般仓。历河东、福建路常平、广西、淮南转运判官，复召为郎。以言者罢，提点元封观。起知明州，又知海州，复奉祠。卒，年五十六。尝注杜甫诗，有文集五十卷。

黄伯思，字长睿，其远祖自光州固始徙闽，为邵武人。祖履，资政殿大学士。父应求，饶州司录。伯思体弱，如不胜衣，风韵洒落，飘飘有凌云意。自幼警敏，不好弄，日诵书千余言。每听履讲经史，退与他儿言，无遗误者。尝梦孔雀集于庭，觉而赋之，词采甚丽。以履任为假承务郎。甫冠，入太学，校艺屡占上游。履将以恩例奏增秩，伯思固辞，履益奇之。元符三年，进士高等，调磁州司法参军，久不任，改通州司户。丁内艰，服除，除河南府户曹参军，治剧不劳而办。秩满，留守邓洵武辟知右军巡院。

伯思好古文奇字，洛下公卿家商、周、秦、汉彝器款识，研究字画体制，悉能辨正是非，道其本末，遂以古文名家，凡字书讨论备尽。初，淳化中博求古法书，命待诏王著续正法帖，伯思病其乖伪庞杂，考引载籍，咸有依据，作《刊误》二卷。由是篆、隶、正、行、草、章草、飞白皆至妙绝，得其尺牒者，多藏弃。

又二年，除详定《九域图志》所编修官兼《六典》检阅文字，改京秩。寻监护崇恩太后园陵使司，掌管笺奏。以修书恩，升朝列，擢秘书省校书郎。未几，迁秘书郎。纵观册府藏书，至忘寝食，自《六经》及历代史书、诸子百家、天官地理、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。凡诏讲明前世典章文物、集古器考定真贋，以素学与闻，议论发明居多，馆阁诸公自以为不及也。逾再考，丁外艰，宿抱羸瘵，因丧尤甚。服除，复旧职。

伯思颇好道家，自号云林子，别字霄宾。及至京，梦人告曰：“子非久人间，上帝有命典司文翰。”觉而书之。不逾月，以政和八年卒，年四十。伯思学问慕扬雄，诗慕李白，文慕柳宗元。有文集五十卷、《翼骚》一卷。

二子：诏，右宣教郎、荆湖南路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；ì

乃，右从事郎、福州怀安尉，袁伯思平日议论题跋为《东观余论》三卷。

列传第二百三 文苑六

黄庭坚 晁补之 弟咏之 秦观 张耒 陈师道 李廌 刘恕
王无咎 蔡肇 李格非 吕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刘诩 倪涛 李公麟
周邦彦 朱长文 刘弇

黄庭坚字鲁直，洪州分宁人。幼警悟，读书数过辄成诵。舅李常过其家，取架上书问之，无不通，常惊，以为一日千里。举进士，调叶县尉。熙宁初，举四京学官，第文为优，教授北京国子监，留守文彦博才之，留再任。苏轼尝见其诗文，以为超轶绝尘，独立万物之表，世久无此作，由是声名始震。知太和县，以平易治。时课颁盐筴，诸县争占多数，太和独否，吏不悦，而民安之。

哲宗立，召为校书郎、《神宗实录》检讨官。逾年，迁著作佐郎，加集贤校理。《实录》成，擢起居舍人。丁母艰。庭坚性笃孝，母病弥年，昼夜视颜色，衣不解带。及亡，庐墓下，哀毁得疾几殆。服除，为秘书丞，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。绍圣初，出知宣州，改鄂州。章惇、蔡卞与其党论《实录》多诬，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，摘千余条示之，谓为无验证。既而院吏考阅，悉有据依，所余才三十二事。庭坚书“用铁龙爪治河，有同儿戏”，至是首问焉。对曰：“庭坚时官北都，尝亲见之，真儿戏耳。”凡有问，皆直辞以对，闻者壮之。贬涪州别驾、黔州安置，言者犹以处善地为法。以亲嫌，遂移戎

州。庭坚泊然，不以迁谪介意。蜀士慕从之游，讲学不倦，凡经指授，下笔皆可观。

徽宗即位，起监鄂州税，签书宁国军判官，知舒州，以吏部员外郎召，皆辞不行。丐郡，得知太平州，至之九日，罢主管玉隆观。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，挺之执政，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，上其所作《荆南承天院记》，指为幸灾，复除名、羈管宜州。三年，徙永州，未闻命而卒，年六十一。

庭坚学问文章，天成性得，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，学甫而不为者。善行、草书，楷法亦自成一家。与张耒、晁补之、秦观俱游苏轼门，天下称为四学士，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，蜀、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，故称“苏、黄”。轼为侍从时，举以自代，其词有“瑰伟之文，妙绝当世，孝友之行，追配古人”之语，其重之也如此。初，游灞皖山谷寺、石牛洞，乐其林泉之胜，因自号山谷道人云。

晁补之，字无咎，济州钜野人，太子少傅迥五世孙，宗宪之曾孙也。父端友，工于诗。补之聪敏强记，才解事即善属文，王安国一见奇之。十七岁从父官杭州，稗钱塘山川风物之丽，著《七述》以谒州通判苏轼。轼先欲有所赋，读之叹曰：“吾可以阁笔矣！”又称其文博辩隽伟，绝人远甚，必显于世。由是知名。

举进士，试开封及礼部别院，皆第一。神宗阅其文曰：“是深于经术者，可革浮薄。”调澶州司户参军，北京国子监教授。元祐初，为太学正，李清臣荐堪馆阁，召试，除秘书省正字，迁校书郎，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，召还，为著作佐郎。章惇当国，出知齐州，群盗昼掠途巷。补之默得其姓名、囊橐皆审，一日宴客，召贼曹以方略授之，酒行未竟，悉擒以来，一府为彻警。坐修《神宗实录》失实，降通判应天府、亳州，又

贬监处、信二州酒税。徽宗立，复以著作召。既至，拜吏部员外郎、礼部郎中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官。党论起，为谏官管师仁所论，出知河中府，修河桥以便民，民画祠其像。徙湖州、密州、果州，遂主管鸿庆宫。还家，葺归来园，自号归来子，忘情仕进，慕陶潜为人。大观末，出党籍，起知达州，改泗州，卒，年五十八。

补之才气飘逸，嗜学不知倦，文章温润典缙，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。尤精《楚词》，论集屈、宋以来赋咏为《变离骚》等三书。安南用兵，著《罪言》一篇，大意欲择仁厚勇略吏为五管郡守，及修海上诸郡武备，议者以为通达世务。从弟咏之。

咏之字之道，少有异材，以荫入官。调扬州司法参军，未上。时苏轼守扬州，补之倅州事，以其诗文献轼，轼曰：“有才如此，独不令我一识面邪？”乃具参军礼入谒，轼下堂挽而上，顾坐客曰：“奇才也！”复举进士，又举宏词，一时传诵其文。为河中教授，元符末，应诏上书论事，罢官。久之，为京兆府司录事，秩满，提点崇福宫，卒，年五十二，有文集五十卷。

秦观，字少游，一字太虚，扬州高邮人。少豪隽，慷慨溢于文词，举进士不中。强志盛气，好大而见奇，读兵家书与己意合。见苏轼于徐，为赋黄楼，轼以为有屈、宋才。又介其诗于王安石，安石亦谓清新似鲍、谢。轼勉以应举为亲养，始登第，调定海主簿、蔡州教授。元祐初，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，除太学博士，校正秘书省书籍。迁正字，而复为兼国史院编修官，上日有砚墨器币之赐。

绍圣初，坐党籍，出通判杭州。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，贬监处州酒税。使者承风望指，候伺过失，既而无所所得，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，削秩徙郴州，继编管横州，又徙雷州。徽宗

立，复宣德郎，放还。至藤州，出游华光亭，为客道梦中长短句，索水欲饮，水至，笑视之而卒。先自作挽词，其语哀甚，读者悲伤之。年五十三，有文集四十卷。

观长于议论，文丽而思深。及死，轼闻之叹曰：“少游不幸死道路，哀哉！世岂复有斯人乎！”弟觐字少章，觐字少仪，皆能文。

张耒，字文潜，楚州淮阴人。幼颖异，十三岁能为文，十七时作《函关赋》，已传人口。游学于陈，学官苏辙爱之，因得从轼游，轼亦深知之，称其文汪洋冲澹，有一倡三叹之声。

弱冠第进士，历临淮主簿、寿安尉、咸平县丞。入为太学录，范纯仁以馆阁荐试，迁秘书省正字、著作佐郎、秘书丞、著作郎、史馆检讨。居三馆八年，顾义自守，泊如也。擢起居舍人。绍圣初，请郡，以直龙图阁知润州。坐党籍，徙宣州，谪监黄州酒税，徙复州。徽宗立，起为通判黄州，知兖州，召为太常少卿，甫数月，复出知颍州、汝州。崇宁初，复坐党籍落职，主管明道宫。初，耒在颖，闻苏轼讧，为举哀行服，言者以为言，遂贬房州别驾，安置于黄。五年，得自便，居陈州。

耒仪观甚伟，有雄才，笔力绝健，于骚词尤长。时二苏及黄庭坚、晁补之辈相继没，耒独存，士人就学者众，分日载酒肴饮食之。诲人作文以理为主，尝著论云：“自《六经》以下，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，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。故学文之端，急于明理，如知文而不务理，求文之工，世未尝有也。夫决水于江、河、淮、海也，顺道而行，滔滔汨汨，日夜不止，冲砥柱，绝吕梁，放于江湖而纳之海，其舒为沦涟，鼓为波涛，激之为风飙，怒之为雷霆，蛟龙鱼鳖，喷薄出没，是水之奇变也。水之初，岂若是哉！顺道而决之，因其所遇而变生焉。沟渎东决而西竭，下满而上虚，日夜激之，欲见其奇，彼其所至

者，蛙蛭之玩耳。江、河、淮、海之水，理达之文也，不求奇而奇至矣。激沟渎而求水之奇，此无见于理，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，反覆咀嚼，卒亦无有，文之陋也。”学者以为至言。作诗晚岁益务平淡，效白居易体，而乐府效张籍。

久于投闲，家益贫，郡守翟汝文欲为买公田，谢不取。晚监南岳庙，主管崇福宫，卒，年六十一。建炎初，赠集英殿修撰。

陈师道，字履常，一字无己，彭城人。少而好学苦志，年十六，摎以文谒曾巩，巩一见奇之，许其以文著，时人未之知也，留受业。熙宁中，王氏经学盛行，师道心非其说，遂绝意进取。巩典五朝史事，得自择其属，朝廷以白衣难之。元祐初，苏轼、傅尧俞、孙觉荐其文行，起为徐州教授，又用梁焘荐，为太学博士。言者谓在官尝越境出南京见轼，改教授颍州。又论其进非科第，罢归。调彭泽令，不赴。家素贫，或经日不炊，妻子愠见，弗恤也。久之，召为秘书省正字，卒，年四十九，友人邹浩买棺敛之。

师道高介有节，安贫乐道。于诸经尤邃《诗》《礼》，为文精深雅奥。喜作诗，自云学黄庭坚，至其高处，或谓过之，然小不中意，辄焚去，今存者才十一。世徒喜诵其诗文，至若奥学至行，或莫之闻也。尝铭黄楼，曾子固谓如秦石。

初，游京师逾年，未尝一至贵人之门，傅尧俞欲识之，先以问秦观，观曰：“是人非持刺字、俯颜色、伺候乎公卿之门者，殆难至也。”尧俞曰：“非所望也，吾将见之，惧其不吾见也，子能介于陈君乎？”知其贫，怀金欲为馈，比至，听其论议，益敬畏，不敢出。章惇在枢府，将荐于朝，亦属观延致。师道答曰：“辱书，谕以章公降屈年德，以礼见招，不佞何以得此，岂侯尝欺之耶？公卿不下士，尚矣，乃特见于今而亲于

其身，幸孰大焉。愚虽不足以齿士，犹当从侯之后，顺下风以成公之名。然先王之制，士不传贄为臣，则不见于王公，所以成礼而其敝必至自鬻，故先王谨其始以为之防，而为士者世守焉。师道于公，前有贵贱之嫌，后无平生之旧，公虽可见，礼可去乎？且公之见招，盖以能守区区之礼也，若昧冒法义，闻命走门，则失其所以见招，公又何取焉。虽然，有一于此，幸公之他日成功谢事，幅巾东归，师道当御款段，乘下泽，候公于东门外，尚未晚也。”及惇为相，又致意焉，终不往。官颖时，苏轼知州事，待之绝席，欲参诸门弟子间，而师道赋诗有“向来一瓣香，敬为曾南丰”之语，其自守如是。

与赵挺之友婿，素恶其人，适预郊祀行礼，寒甚，衣无绵，妻就假于挺之家，问所从得，却去，不肯服，遂以寒疾死。

李廌，字方叔，其先自郓徙华。廌六岁而孤，能自奋立，少长，以学问称乡里。谒苏轼于黄州，贄文求知。轼谓其笔墨澜翻，有飞沙走石之势，拊其背曰：“子之才，万人敌也，抗之以高节，莫之能御矣。”廌再拜受教。而家素贫，三世未葬，一夕，抚枕流涕曰：“吾忠孝焉是学，而亲未葬，何以学为！”旦而别轼，将客游四方，以葺其事。轼解衣为助，又作诗以劝风义者。于是不数年，尽致累世之丧三十余柩，归窆华山下，范镇为表墓以美之。益闭门读书，又数年，再见轼，轼阅其所著，叹曰：“张耒、秦观之流也。”

乡举试礼部，轼典贡举，遗之，赋诗以自责。吕大防叹曰：“有司试艺，乃失此奇才耶！”轼与范祖禹谋曰：“廌虽在山林，其文有锦衣玉食气，弃奇宝于路隅，昔人所叹，我曹得无意哉！”将同荐诸朝，未几，相继去国，不果。轼亡，廌哭之恸，曰：“吾愧不能死知己，至于事师之勤，渠敢以生死为间！”即走许、汝间，相地卜兆授其子，作文祭之曰：“皇天

后土，鉴一生忠义之心；名山大川，还万古英灵之气。”词语奇壮，读者为悚。中年绝进取意，谓颖为人物渊藪，始定居长社，县令李佐及里人买宅处之。卒，年五十一。

廌喜论古今治乱，条畅曲折，辩而中理。当喧溷仓卒间如不经意，睥睨而起，落笔如飞驰。元祐求言，上《忠谏书》、《忠厚论》并献《兵鉴》二万言论西事。朝廷擒羌酋鬼章，将致法，廌深论利害，以为杀之无益，愿加宽大，当时颺其言。

刘恕，字道原，筠州人。父涣字凝之，为颖上令，以刚直不能事上官，弃去。家于庐山之阳，时年五十。欧阳修与涣，同年进士也，高其节，作《庐山高》诗以美之。涣居庐山三十余年，环堵萧然，饘粥以为食，而游心尘垢之外，超然无戚戚意，以寿终。

恕少颖悟，书过目即成诵。八岁时，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，恕应声曰：“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”一坐惊异。年十三，欲应制科，从人假《汉》、《唐书》，阅月皆归之。谒丞相晏殊，问以事，反覆诘难，殊不能对。恕在钜鹿时，召至府，重礼之，使讲《春秋》，殊亲帅官属往听。未冠，举进士，时有诏，能讲经义者别奏名，应诏者才数十人，恕以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对，先列注疏，次引先儒异说，末乃断以己意，凡二十问，所对皆然，主司异之，擢为第一。他文亦入高等，而廷试不中格，更下国子试讲经，复第一，遂赐第。调钜鹿主簿、和川令，发强撻伏，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。恕为人重意义，急然诺。郡守得罪被劾，属吏皆连坐下狱，恕独恤其妻子，如己骨肉，又面数转运使深文峻诋。

笃好史学，自太史公所记，下至周显德末，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，无所不览，上下数千载间，钜微之事，如指诸掌。司马光编次《资治通鉴》，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。光对曰：

“馆阁文学之士诚多，至于专精史学，臣得而知者，唯刘恕耳。即召为局僚，遇史事纷错难治者，辄以诿恕。恕于魏、晋以后事，考证差缪，最为精详。”

王安石与之有旧，欲引置三司条例。恕以不习金谷为辞，因言天子方属公大政，宜恢张尧、舜之道以佐明主，不应以利为先。又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，劝使复旧，至面刺其过，安石怒，变色如铁，恕不少屈。或稠人广坐，抗言其失无所避，遂与之绝。方安石用事，呼吸成祸福，高论之士，始异而终附之，面誉而背毁之，口顺而心非之者，皆是也。恕奋厉不顾，直指其事，得失无所隐。

光出知永兴军，恕亦以亲老，求监南康军酒以就养，许即官修书。光判西京御史台，恕请诣光，留数月而归。道得风挛疾，右手足废，然苦学如故，少间，辄修书，病亟乃止。官至秘书丞，卒，年四十七。

恕为学，自历数、地里、官职、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，皆取以审证。求书不远数百里，身就之读且抄，殆忘寝食。偕司马光游万安山，道旁有碑，读之，乃五代列将，人所不知名者，恕能言其行事始终，归验旧史，信然。宋次道知亳州，家多书，恕枉道借览。次道日具饌为主人礼，恕曰：“此非吾所为来也，殊废吾事。”悉去之。独闭阁，昼夜口诵手抄，留旬日，尽其书而去，目为之翳。著《五代十国纪年》以拟《十六国春秋》，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，《史记》、《左氏传》所不载者，为《通鉴外纪》。

家素贫，无以给旨甘，一毫不妄取于人。自洛南归，时方冬，无寒具。司马光遗以衣袜及故茵褥，辞不获，强受而别，行及颖，悉封还之。尤不信浮屠说，以为必无是事，曰：“人如居逆旅，一物不可乏，去则尽弃之矣，岂得贲以自随哉？”

好攻人之恶，每自讼平生有二十失、十八蔽，作文以自警，亦终不能改也。

死后七年，《通鉴》成，追录其劳，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。次子和仲有超轶材，作诗清奥，刻厉欲自成家，为文慕石介，有侠气，亦摻死。

王无咎，字补之，建昌南城人。第进士，为江都尉、卫真主簿、天台令，弃而从王安石学，久之，无以衣食其妻子，复调南康主簿，已又弃去。好书力学，寒暑行役不暂释，所在学者归之，去来常数百人。王安石为政，无咎至京师，士大夫多从之游，有卜邻以考经质疑者。然与人寡合，常闭门治书，惟安石言论莫逆也。安石上章荐其才行该备，守道安贫，而久弃不用，诏以为国子直讲，命未下而卒，年四十六。

蔡肇，字天启，润州丹阳人。能为文，最长歌诗。初事王安石，见器重。又从苏轼游，声誉益显。第进士，历明州司户参军、江陵推官。元祐中，为太学正，通判常州，召为卫尉寺丞，提举永兴路常平。徽宗初，入为户部员外郎，兼编修国史，言者论其学术反覆，提举两浙刑狱。张商英当国，引为礼部员外，进起居郎，拜中书舍人。前此，试三题，率以宰相上马为之候，肇援笔立就，不加润饰，商英读之击节。才逾月，以草御史幸义责词不称，罢为显谟阁待制、知明州，言者又论其包藏异意，非议辟雍以为不当立，夺职，提举洞霄宫。会赦，复之，卒。

李格非，字文叔，济南人。其幼时，俊警异甚。有司方以诗赋取士，格非独用意经学，著《礼记说》至数十万言，遂登进士第。调冀州司户参军，试学官，为郟州教授，郡守以其贫，欲使兼他官，谢不可。入补太学录，再转博士，以文章受知于苏轼。常著《洛阳名园记》，谓“洛阳之盛衰，天下治乱之候

也”。其后洛阳陷于金，人以为知言。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，以为检讨，不就，戾执政意，通判广信军。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，出必乘车，氓俗信惑，格非遇之途，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，穷治其奸，杖而出诸境。召为校书郎，迁著作佐郎、礼部员外郎，提点京东刑狱，以党籍罢，卒，年六十一。

格非苦心工于词章，陵轹直前，无难易可否，笔力不少滞。尝言：“文不可以苟作，诚不著焉，则不能工。且晋人能文者多矣，至刘伯伦《酒德颂》、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，字字如肺肝出，遂高步晋人之上，其诚著也。”

妻王氏，拱辰孙女，亦善文。女清照，诗文尤有称于时，嫁赵挺之之子明诚，自号易安居士。

吕南公，字次儒，建昌南城人。于书无所不读，于文不肯缀缉陈言。熙宁中，士方推崇马融、王肃、许慎之业，剽掠补拆临摹之艺大行，南公度不能逐时好，一试礼闈不偶，退筑室灌园，不复以进取为意。益著书，且借史笔以褒善贬恶，遂以“衮斧”名所居斋。尝谓士必不得已于言，则文不可以不工，盖意有余而文不足，则如吃人之辨讼，必未始不虚，理未始不直，然而或屈者，无助于辞而已。观书契以来，特立之士，未有不善于文者。士无志于立则已，必有志焉，则文何可以卑贱而为之？故毅然尽心，思欲与古人并。

元祐初，立十科荐士，中书舍人曾肇上疏，称其读书为文，不事俗学，安贫守道，志希古人，堪充师表科，一时廷臣亦多称之。议欲命以官，未及而卒。遗文曰《灌园先生集》，传于世。

郭祥正，字功父，太平州当涂人，母梦李白而生。少有诗声，梅尧臣方擅名一时，见而叹曰：“天才如此，真太白后身也！”举进士，熙宁中，知武冈县，签书保信军节度判官。时

王安石用事，祥正奏乞天下大计专听安石处画，有异议者，虽大臣亦当屏黜。神宗览而异之，一日问安石曰：“卿识郭祥正乎？其才似可用。”出其章以示安石，安石耻为小臣所荐，因极口陈其无行。时祥正从章惇察访辟，闻之，遂以殿中丞致仕。后复出，通判汀州。知端州，又弃去，隐于县青山，卒。

米芾，字元章，吴人也。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，补浚光尉。历知雍丘县、涟水军，太常博士，知无为军，召为书画学博士，赐对便殿，上其子友仁所作《楚山清晓图》，擢礼部员外郎，出知淮阳军。卒，年四十九。

芾为文奇险，不蹈袭前人轨辙。特妙于翰墨，沈著飞翥，得王献之笔意。画山水人物，自名一家，尤工临移，至乱真不可辨。精于鉴裁，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，必得乃已。王安石尝摘其诗句书扇上，苏轼亦喜誉之。冠服效唐人，风神萧散，音吐清畅，所至人聚观之。而好洁成癖，至不与人同巾器。所为譎异，时有可传笑者。无为州治有巨石，状奇丑，芾见大喜曰：“此足以当吾拜！”具衣冠拜之，呼之为兄。又不能与世俯仰，故从仕数困。尝奉诏仿《黄庭》小楷作周兴嗣《千字韵语》。又入宣和殿观禁内所藏，人以为宠。

子友仁字元晖，力学嗜古，亦善书画，世号小米，仕至兵部侍郎、敷文阁直学士。

刘诜，字应伯，福州福清人。中进士第，历莆田主簿、知庐江县。崇宁中，为讲议司检讨官，进军器、大理丞，大晟府典乐。诜通音律，尝上历代雅乐因革及宋制作之旨，故委以乐事。又言：“《周官》大司乐禁淫声、慢声，盖孔子所谓放郑声者。今燕乐之音，失于高急，曲调之词，至于鄙俚，恐不足以召和气。宋，火德也，音尚徵，徵调不可阙。臣按古制，旋十二宫以七声，得正徵一调，惟陛下才取。”徽宗曰：“卿言

是也，五声阙一不可，《徵招》、《角招》为君臣相说之乐，此朕所欲闻而无言者，卿宜为朕典司之。”他日，禁中出古钟二，诏执政召洗按于都堂，洗曰：“此与今太簇、大吕声协。”命取大晟钟扣之，果应。又曰：“钟击之无余韵，不如石声，《诗》所云‘依我磬声’者，言其清而定也。复取以合之，声益谐。历宗正、鸿臚、卫尉、太常寺少卿，纂《续因革礼》，卒。

洗居母丧尽礼，有双芝生墓侧，人以为孝感。

倪涛，字巨济，广德军人。夙角能属文，博学强记。年十五，试太学第一，遂擢进士，调庐陵尉、信阳军教授。入为太学正，秘书省校书郎、著作佐郎，司勋、左司员外郎。朝廷议有事燕云，大臣争先决策，为固位计，皆心知不可，无敢一出口，涛独言其非。且曰：“景德以来，辽守约不犯边，盟誓固在，不可渝也。天下久平，士不习战，军储又屈，毋轻议以诒后患。”王黼怒曰：“君敢沮军事邪！”于是言者论其鼓唱撰造，贬监朝城县酒税，再徙茶陵船场，卒，年三十九。死之明年，金人犯阙，朝廷忆涛言，官其一子。有《云阳集》传于世。

李公麟，字伯时，舒州人。第进士，历南康、长垣尉，泗州录事参军，用陆佃荐，为中书门下后省册定官、御史检法。好古博学，长于诗，多识奇字，自夏、商以来钟、鼎、尊、彝，皆能考定世次，辨测款识，闻一妙品，虽捐千金不惜。绍圣末，朝廷得玉玺，下礼官诸儒议，言人人殊。公麟曰：“秦玺用蓝田玉，今玉色正青，以龙蚓鸟鱼为文，著‘帝王受命之符’，玉质坚甚，非昆吾刀、蟾肪不可治，珞法中绝，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。”议由是定。

元符三年，病瘵，遂致仕。既归老，肆意于龙眠山岩壑间。雅善画，自作《山庄图》，为世宝。传写人物尤精，识者以为顾恺之、张僧繇之亚。襟度超轶，名士交誉之，黄庭坚谓其风

流不减古人，然因画为累，故世但以艺传云。

周邦彦，字美成，钱塘人。疏隽少检，不为州里推重，而博涉百家之书。元丰初，游京师，献《汴都赋》余万言，神宗异之，命侍臣读于迓英阁，召赴政事堂，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，居五岁不迁，益致力于辞章。出教授庐州，知溧水县，还为国子主簿。哲宗召对，使诵前赋，除秘书省正字。历校书郎、考功员外郎，卫尉、宗正少卿，兼议礼局检讨，以直龙图阁知河中府。徽宗欲使毕礼书，复留之。逾年，乃知隆德府，徙明州，入拜秘书监，进徽猷阁待制、提举大晟府。未几，知顺昌府，徙处州，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宣奉大夫。

邦彦好音乐，能自度曲，制乐府长短句，词韵清蔚，传于世。

朱长文，字伯原，苏州吴人。年未冠，举进士乙科，以病足不肯试吏，筑室乐圃坊，著书阅古，吴人化其贤。长吏至，莫不先造请，谋政所急，士大夫过者以不到乐圃为耻，名动京师，公卿荐以自代者众。元祐中，起教授于乡，召为太学博士，迁秘书省正字。元符初，卒。哲宗知其清，赙绢百。

有文三百卷，《六经》皆为辨说。又著《琴史》而序其略曰：“方朝廷成太平之功，制礼作乐，比隆商、周，则是书也，岂虚文哉！”盖立志如此。

刘弇，字伟明，吉州安福人。儿时警颖，日诵万余言。登元丰二年进士第，继中博学宏词科。历官知嘉州峨眉县，改太学博士。元符中，有事于南郊，弇进《南郊大礼赋》，哲宗览之动容，以为相如、子云复出，除秘书省正字。徽宗即位，改著作佐郎、实录院检讨官，以疾卒于官。

弇少嗜酒，不事拘检。为文辞剷剔瑕颣，卓诡不凡。有《龙云集》三十卷，周必大序其文，谓“庐陵自欧阳文忠公以文章

续韩文公正传，遂为一代儒宗，继之者矣也”。其相推重如此云。

列传第二百四 文苑七

陈与义 汪藻 叶梦得 程俱 张嶠 韩驹 朱敦儒
葛胜仲 熊克张即之 赵蕃附

陈与义，字去非，其先居京兆，自曾祖希亮始迁洛。故为洛人。与义天资卓伟，为儿时已能作文，致名誉，流辈敛衽，莫敢与抗。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，授开德府教授。累迁太学博士，擢符宝郎，寻谪监陈留酒税。

及金人入汴，高宗南迁，遂避乱襄汉，转湖湘，逾岭峽。久之，召为兵部员外郎。绍兴元年夏，至行在。迁中书舍人，兼掌内制。拜吏部侍郎，寻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湖州。召为给事中。驳议详雅。又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。被召，会宰相有不乐与义者，复用为中书舍人、直学士院。六年九月，高宗如平江，十一月，拜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。

七年正月，参知政事，唯师用道德以辅朝廷，务尊主威而振纲纪。时丞相赵鼎言：“人多谓中原有可图之势，宜便进兵，恐他时咎今日之失机。”上曰：“今梓宫与太后、渊圣皆未还，若不与金议和，则无可还之理。”与义曰：“若和议成，岂不贤于用兵，万一无成，则用兵必不免。”上曰：“然。”三月，从帝如建康。明年，扈蹕还临安。以疾请，复以资政殿学士知湖州，陛辞，帝劳问甚渥，遂请闲，提举临安洞霄宫。十一月，卒，年四十九。

与义容状严恪，不妄言笑，平居虽谦以接物，然内刚不可犯。其荐士于朝，退未尝以语人，士以是多之。尤长于诗，体物寓兴，清邃纤余，高举横厉，上下陶、谢、韦、柳之间。尝赋墨梅，徽宗嘉赏之，以是受知于上云。

汪藻，字彦章，饶州德兴人。幼颖异，入太学，中进士第。调婺州观察推官，改宣州教授，稍迁江西提举学事司干当公事。

徽宗亲制《君臣庆会阁诗》，群臣皆赆进，惟藻和篇，众莫能及。时胡伸亦以文名，人为之语曰：“江左二宝，胡伸、汪藻。”寻除《九域图志》所编修官，再迁著作佐郎。时王黼与藻同舍，素不咸，出通判宣州，提点江州太平观，投闲凡八年，终黼之世不得用。

钦宗即位，召为屯田员外郎，再迁太常少卿、起居舍人。高宗践祚，召试中书舍人。时次扬州，藻多论奏，宰相黄潜善恶之，遂假他事，免为集英殿修撰、提举太平观。明年，复召为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，擢给事中，迁兵部侍郎兼侍讲，拜翰林学士。帝以所御白团扇，亲书“紫诰仍兼绶，黄麻似《六经》”十字以赐，缙绅艳之。

属时多事，诏令类出其手。尝论诸大将拥重兵，浸成外重之势，且陈所以待将帅者三事，后十年，卒如其策。又言：“崇、观以来，货结权幸，奴事阉宦，与开边误国，得职名自观文殿大学士而下直秘阁、官至银青光禄大夫者，近稍镌褫，而建炎恩宥，又当甄复，盍依国初法，止中大夫。”

绍兴元年，除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湖州，以颜真卿尽忠唐室，尝守是邦，乞表章之，诏赐庙忠烈。又言：“古者有国必有史，古书榻前议论之辞，则有时政记，录柱下见闻之实，则有起居注，类而次之，谓之日历，修而成之，谓之实录。今逾三十年，无复日历，何以示来世？乞即臣所领州，许臣访寻故家文书，

纂集元符庚辰以来诏旨，为日历之备。”制可。史馆既开，修撰蔡崇礼言不必别设外局，乃已。郡人颜经投匭诉其敷余军食，遂贬秩停官。起知抚州，御史张致远又论之，予祠。六年，修撰范冲言：“日历，国之大典，比诏藻纂修，事复中止，恐遂散逸，宜令就闲复卒前业。”诏赐史馆修撰餐钱，听辟属编类。八年，上所修书，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诏旨，凡六百六十五卷。藻再进官，其属鲍延祖、孟处义咸增秩有差。藻升显谟阁学士，遣使赐茶药。寻知徽州，逾年，徙宣州。言者论其尝为蔡京、王黼之客，夺职居永州，累赦不宥。二十四年，卒。

秦桧死，复职，官其二子。二十八年，《徽宗实录》成书，右仆射汤思退言藻尝纂集诏旨，比修实录，所取十盖七八，深有力于斯文。诏赠端明殿学士。

藻通显三十年，无屋庐以居。博极群书，老不释卷，尤喜读《春秋左氏传》及《西汉书》。工俚语，多著述，所为制词，人多传诵。子六人，恬、恪、愴、柄、懔、愷。

叶梦得，字少蕴，苏州吴县人。嗜学蚤成，多识前言往行，谈论亶亶不穷。绍圣四年登进士第，调丹徒尉。徽宗朝，自婺州教授召为议礼武选编修官。用蔡京荐，召对，言：“自古帝王为治，广狭大小，规模各不同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。今国势有安危，法度有利害，人材有邪正，民情有休戚，四者，治之大也。若不先治其心，或诱之以货利，或陷之以声色，则所谓安危、利害、邪正、休戚者，未尝不颠倒易位，而况求其功乎？”上异其言，特迁祠部郎官。

大观初，京再相，向所立法度已罢者复行，梦得言：“《周官》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，所谓废置赏罚者，王之事也，太宰得以诏王而不得自专。夫事不过可不可二者而已，以为可而出于陛下，则前日不应废，以为不可而不出于陛下，则今不可

复，今徒以大臣进退为可否，无乃陛下有未了然于中者乎？”上喜曰：“邇来士多朋比媒进，卿言独无观望。”遂除起居郎。时用事者喜小有才，梦得言：“自古用人必先辨贤能。贤者，有德之称，能者，有才之称，故先王常使德胜才，不使才胜德。崇宁以来，在内惟取议论与朝廷同者为纯正，在外惟取推行法今速成者为干敏，未闻器业任重、识度轻远者，特有表异。恐用才太胜，愿继今用人以有德为先。”

二年，累迁翰林学士，极论士大夫朋党之弊，专于重内轻外，且乞身先众人补郡。蔡京初欲以童贯宣抚陕西，取青唐。梦得见京问曰：“祖宗时，宣抚使皆是见任执政，文彦博，韩绛因此即军中拜相，未有以中人为之。元丰末，神宗命李宪，虽王珪亦能力争，此相公所见也。昨八宝恩遽除贯节度使，天下皆知非祖宗法，此已不可救。今又付以执政之任，使得青唐，何处以之？”京有惭色，然卒用贯取青唐。

三年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汝州，寻落职，提举洞霄宫。政和五年，起知蔡州，复龙图阁直学士。移帅颖昌府，发常平粟振民，常平使者刘寄恶之。宦官杨戩用事，寄括部内，得常平钱五十万缗，请余粳米输后苑以媚戩。戩委其属持御笔来，责以米样如苏州。梦得上疏极论颖昌地力与东南异，愿随品色，不报。时旁郡纠民输镪就余京师，怨声载道，独颖昌赖梦得得免。李彦括公田，以黠吏告讐，籍郟城、舞阳隐田数千顷，民诣府诉者八百户。梦得上其事，捕吏按治之，郡人大悦。戩、彦交怒，寻提举南京鸿庆宫，自是或废或起。

逮高宗驻蹕扬州，迁翰林学士兼侍读，除户部尚书。陈“待敌之计有三，曰形、曰势、曰气而已。形以地理山川为本，势以城池、刍粟、器械为重，气以将帅士卒为急。形固则可恃以守，势强则可资以立，气振则可作以用，如是则敌皆在吾度

内矣”。因请上南巡，阻江为险，以备不虞。又请命重臣为宣总使，一居泗上，总两淮及东方之师以待敌；一居金陵，总江浙之路以备退保。疏入，不报。

既而帝驻蹕杭州，迁尚书左丞，奏监司、州县擅立军期司掊敛民财者，宜罢。上谕以兵、食二事最大，当择大臣分掌。门下侍郎颜岐、知杭州康允之皆嫉梦得，又与宰相朱胜非议论不协，会州民有上书讼梦得过失者，上以梦得深晓财赋，乃除资政殿学士、提举中太一宫，专一提领户部财用，充车驾巡幸顿递使，辞不拜，归湖州。

绍兴初，起为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，兼寿春等六州宣抚使。时建康荒残，兵不满三千。梦得奏移统制官韩世清军屯建康，崔增屯采石，阎皋分守要害。会王才降刘豫，引兵入寇，梦得遣使臣张伟谕才降之，以其众分隶诸军。濠、寿叛将寇宏、陈卞虽阳受朝命，阴与刘豫通，梦得谕以福祸，皆听命。及豫入寇，卞击败之，齐兵宵遁。

八年，除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、行宫留守。又奏防江措画八事：一、申饬边备，二、分布地分，三、把截要害，四、约束舟船，五、团结乡社，六、明审斥堠，七、措置积聚，八、责官吏死守。又言建康、太平、池州紧要隘口、江北可济渡去处共一十九处，愿聚集民兵，把截要害，命诸将审度敌形，并力进讨。

金都元帅宗弼犯含山县，进逼历阳，张俊诸军迁延未发，梦得见俊，请速出军，曰：“敌已过含山县，万一金人得和州，长江不可保矣。”俊趣诸军进发，声势大振，金兵退屯昭关。明年，金复入寇，遂至柘皋，梦得团结沿江民兵数万，分据江津，遣子模将千人守马家渡，金兵不得渡而去。

初，建康屯兵岁费钱八百万缗，米八十万斛，榷货务所入

不足以支。至是，禁旅与诸道兵咸集，梦得兼总四路漕计以给馈饷，军用不乏，故诸将得悉力以战。诏加观文殿学士，移知福州，兼福建安抚使。

海寇朱明猖獗，诏梦得挟御前将士便道之镇，或招或捕，或诱之相戕，遂平寇五十余群。然颇与监司异议，上章请老，特迁一官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寻拜崇信军节度使致仕。十八年，卒湖州，赠检校少保。

程俱，字致道，衢州开化人。以外祖尚书左丞邓润甫恩，补苏州吴江主簿，监舒州太湖茶场，坐上书论事罢归。起知泗州临淮县，累迁将作监丞。近臣以诂述荐，迁著作佐郎。宣和二年，进颂，赐上舍出身，除礼部郎，以病告老，不俟报而归。

建炎中，为太常少卿、知秀州。会车驾临幸，赐对。俱言：“陛下德日新，政日举，赏罚措置，仰当天意，俯合人心，则赵氏安而社稷固；不然，则宗社危而天下乱，其间盖不容发。”高宗嘉纳之。金兵南渡，据临安，遣兵破崇德、海盐，驰檄谕降。俱率官属弃城保华亭，留兵马都监守城。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，既至，以病乞归。

绍兴初，始置秘书省，召俱为少监。奏修日历，秘书长贰得预修纂，自俱始。时庶事草创，百司文书例从省记，俱摭三馆旧闻，比次为书，名曰《麟台故事》上之。擢中书舍人兼侍讲。俱论：“国家之患，在于论事者不敢尽情，当事者不敢任责，言有用否，事有成败，理固不齐。今言不合则见排于当时，事不谐则追咎于始议。故虽有智如陈平，不敢请金以行间；勇如相如，不敢完璧以抗秦；通财如刘晏，不敢言理财以贍军食。使人人不敢当事，不敢尽谋，则艰危之时，谁与图回而恢复乎？”

武功大夫苏易转横行，俱论：“祖宗之法，文臣自将作监主簿至尚书左仆射，武臣自三班奉职至节度使，此以次迁转之

官也。武臣自阁门副使至内客省使为横行，不系磨勘迁转之列，其除授皆颁特旨。故元丰之制，以承务郎至特进为寄禄官，易监主簿至仆射之名；武臣独不以寄禄官易之者，盖有深意也。政和间，改武臣官称为郎、大夫，遂并横行易之为转官等级，盖当时有司不习典故，以开侥幸之门。自改使为大夫以来，常调之官，下至皂隶，转为横行者，不可胜数。且文臣所谓庶官者，转不得过中大夫，而武臣乃得过皇城使，此何理也！夫官职轻重在朝廷，朝廷爱重官职，不妄与人，则官职重；反是则轻，轻则得者不以为恩，未得者常怀觖望，此安危治乱所关也。”

徐俯为谏议大夫，俱缴还，以为：“俯虽才俊气豪，所历尚浅，以前任省郎，遽除谏议，自元丰更制以来，未之有也。昔唐元稹为荆南判司，忽命从中出，召为省郎，使知制诰，遂喧朝听，时谓监军崔潭峻之所引也。近闻外传，俯与中官唱和，有‘鱼须’之句，号为警策。臣恐外人以此为疑，仰累圣德。陛下诚知俯，姑以所应得者命之。”不报。后二日，言者论俱前弃秀州城，罢为提举江州太平观。久之，除徽猷阁待制。

俱晚病风痹，秦桧荐俱领史事，除提举万寿观、实录院修撰，使免朝参，俱力辞不至。卒，年六十七。俱在掖垣，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，必反覆言之，不少畏避。其为文典雅闳奥，为世所称。

张嶠，字巨山，襄阳人。宣和三年，上舍选中第。调唐州方城尉，改房州司刑曹。刘子羽荐于川、陕宣抚使张浚，辟利州路安抚司干办公事，以母病去官。

绍兴五年，召对，嶠上疏曰：“金人去冬深涉吾地，王师屡捷，一朝宵遁，金有自败之道，非我幸胜之也。今士气稍振，乘其锐而用之；固无可。然兵疲民劳，若便图进取，似未可遽。臣窃谓为今日计，当筑坞堡以守淮南之地，兴屯田以为久

戍之资，备舟楫以阻长江之险，以我之常，待彼之变。又荆、襄、寿春皆古重镇，敌之侵軼，多出此途。愿速择良将劲兵，戍守其地，以重上流之势。”召试，除秘书省正字。

六年，地震。崑奏：“比年以来，赋敛繁重，征求百出，流移者挤沟壑，土著者失常业，地震之异，殆或为此。愿深思变异之由，修政之阙，致民之安。”

七年，迁校书郎兼史馆校勘，再迁著作郎。崑因对言：“吴、蜀，唇齿之势也。蜀去朝廷远，今无元帅一年矣。蜀之利害，臣粗知之。忠勇之人，使之捍外侮则可，至于抚循斯民，则非所能办也。宜于前宰执中，择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。然川蜀系国利害，非腹心之臣不可，今早得一贤宣抚使为要。”又言：“自驻蹕吴会以来，似未尝以襄阳、荆南为意，今宜亟选儒臣有牧御之才者为二路帅，使之招集流散，兴农桑，治城壁，以为保固之资，益重上流之势。”

即而何抡以刊改《神宗实录》得罪，语连崑，出为福建路转运判官。上疏略曰：“古之人君，其患有二，不在于拒谏，在纳谏而不能用；不在于不知天下利害，在知而不以为意。陛下渡江十年矣，外有勍敌之国，内有骄悍之兵，下有穷困无聊之民。进言者多矣，今皆以为陈腐而别取新奇之说；任事者众矣，今皆习是以为当然而更为迂阔之事。此近于纳谏而不知用，知利害而不知恤也。为今之计，朝斯夕斯，非是二者不务，数年之后，庶其有济！有国之所恶者，莫大于朋党，今一宰相用，凡其所与者，不择贤否而尽用之，一宰相去，凡其所与者，不择贤否而尽逐之，宜其朋党之浸成也。”

九年，除司勋员外郎兼实录院检讨官。金人叛盟，上命两省、卿、监、郎、曹各草檄以进，独取崑所进者，播之四方。十年，擢中书舍人，升实录院同修撰。论王德收复宿、亳两郡，

乃擅退军，使岳飞势孤，金人猖獗，授承宣防御使，何应罚而反赏？封还词头，乞罢已降转官指挥。未几，右正言万俟卨论崧为侍从日，荐引非才，以酬私恩，边报始至，托疾家居，由是罢去。顷之，起知衢州，除敷文阁待制。为政颇尚严酷，岁满，得请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时方修好息兵，朝廷讲稽古礼文之事，崧作《中兴复古诗》以进。上将召用，会疽发背卒，年五十三。子昌时。

韩驹，字子苍，仙井监人。少有文称。政和初，以献颂补假将仕郎，召试舍人院，赐进士出身，除秘书省正字。寻坐为苏氏学，请监华州蒲城县市易务。知洪州分宁县。召为著作郎，校正御前文籍。驹言国家祠事，岁一百十有八，用乐者六十有二，旧撰乐章，辞多牴牾。于是诏三馆士分撰亲祠明堂、圆坛、方泽等乐曲五十余篇，多驹所作。

宣和五年，除秘书少监。六年，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，入谢。上曰：“近年为制诰者，所褒必溢美，所贬必溢恶，岂王言之体。且《盘》、《诰》具在，宁若是乎？”驹对：“若止作制诰，则粗知文墨者皆可为，先帝置两省，岂止使行文书而已。”上曰：“给事实掌封驳。”驹奏：“舍人亦许缴还词头。”上曰：“自今朝廷事有可论者，一切缴来。”寻兼权直学士院，制词简重，为时所推。未几，复坐乡党曲学，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高宗即位，知江州。绍兴五年，卒于抚州。进一官致仕，赠中奉大夫，与遗泽三人。驹尝在许下从苏辙学，评其诗似储光羲。其后由宦者以进用，颇为识者所薄云。子逊、游。

朱敦儒，字希真，河南人。父勃，绍圣谏官。敦儒志行高洁，虽为布衣，而有朝野之望。靖康中，召至京师，将处以学官，敦儒辞曰：“麋鹿之性，自乐闲旷，爵禄非所愿也。”固

辞还山。高宗即位，诏举草泽才德之士，预选者命中书策试，授以官，于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，召之。敦儒又辞。避乱客南雄州，张浚奏赴军前计议，弗起。

绍兴二年，宣谕使明橐言敦儒深达治体，有经世才，廷臣亦多称其靖退。诏以为右迪功郎，下肇庆府敦遣诣行在，敦儒不肯受诏。其故人劝之曰：“今天子侧席幽士，冀宣中兴，谯定召于蜀，苏庠召于浙，张自牧召于长芦，莫不声流天京，风动郡国，君何为栖茅茹藿，白首岩谷乎！”敦儒始幡然而起。既至，命对便殿，论议明畅。上悦，赐进士出身，为秘书省正字。俄兼兵部郎官，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。会右谏议大夫汪勃劾敦儒专立异论，与李光交通。高宗曰：“爵禄所以厉世，如其可与，则文臣便至侍从，武臣便至节钺。如其不可，虽一命亦不容轻授。”郭儒遂罢。十九年，上疏请归，许之。

郭儒素工诗及乐府，婉丽清畅。时奏桧当国，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，桧子熺亦好诗，于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，复除敦儒鸿臚少卿。桧死，郭儒亦废。谈者谓敦儒老怀舐犊之爱，而畏避窜逐，故其节不终云。

葛胜仲，字鲁卿，丹阳人。登绍圣四年进士第，调杭州司理参军。林希荐试学官及词科，俱第一，除兖州教授，入为太学正。上幸学，多献颂者，胜仲独献赋，上命中书第其优劣，胜仲为首，差提举议历所检讨官兼宗正丞。始，朝廷以从臣提举议历所，至是，代以郭天信，胜仲力请罢之。稍迁礼部员外郎。会御史中丞石公弼言：“僖祖原庙增置殿室，违元丰之旧。”诏礼官议。胜仲建言：“予而复夺，在常人犹难之，况在天之灵乎！”议者非之，责知歙州休宁县，复召为礼部员外郎，权国子司业。时朝廷命诸生习雅乐，乐成，进一官，迁太常少卿。

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礼，欧阳修尝裒集为书，凡百篇，号《太常因革礼》，诏胜仲续之，增为三百卷，诏藏太常。及建春宫，以胜仲兼谕德，胜仲为《仁》、《孝》、《学》三论献之太子，复采春秋、战国以来历代太子善恶成败之迹，日进数事。诏嘉之，徙太府少卿，除国子祭酒，寻知汝州。李彦括田，破产者众，胜仲请蠲不当括者，彦怒，劾胜仲，上寝其奏，改湖州，寻徙邓州。朱勔先求白雀之属，胜仲不与，至是媒孽其短，罢归。

建炎中，范宗尹为相，凡前日以朋附被罪远贬者，咸赦还，复知湖州，时群盗纵横，声摇诸郡，胜仲修城郭，作战舰，阅士卒，贼知有备，引去。岁大饥，发官廩振之，民赖以济。绍兴元年，丐祠归。十四年，卒，年七十三，谥文康。子立方，官至侍从。孙邴，为右相，自有传。

熊克，字子复，建宁建阳人，御史大夫博之后。将生，有翠羽雀翔卧内。克幼而翘秀，既长，好学善属文，郡博士胡宪器之，曰：“子学老于年，他日当以文章显。”绍兴中进士第，知绍兴府诸暨县，越帅课赋颇急，诸邑率督趣以应，克曰：“宁吾获罪，不忍困吾民。”他日，府遣幕僚阅视有亡，时方不雨，克对之泣曰：“此催租时耶！”部使者芮辉行县至其境，谓克曰：“曩知子文墨而已，今乃见古循吏。”为表荐之，入为提辖文思院。

尝以文献曾觌，觌持白于孝宗，孝宗喜之，内出御笔，除直学士院。宰相赵雄甚异之，因奏曰：“翰院清选，熊克小臣，不由论荐而得，无以服众论，请自朝廷召试，然后用之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乃以为校书郎，累迁学士院权直，上御选德殿，召谕曰：“卿制诰甚工，且有体，自此燕闲可论治道。”

克自以见知于上，数有论奏。尝言：“金人虽讲和，而不

能保于他日，今宜以和为守，以守为攻。当和好之时，为备守之计，彼不能禁吾不为也。边备既实，金人万一猖獗，必不得志于我，退而乘我，曲不在我矣。且今日之守，莫重淮东。金犯淮西，负粮自随，其势必难。若犯淮东，清河粮船直下，易耳。然则守淮之策，以垦田、修堰、教民兵为先。援淮东之策，莫若即江阴建水军，缓急可相应。然骤立一军，虑敌生疑，当托以海道商贾之冲，多夺攘，置一巡检警督之，自此岁增兵，不出十年，隐然一军矣。中兴之际，不患兵不可用，而患将权难收。今日之弊，不患将不可驭，而患军情易动。往时诸大将拊士卒如家人，自罢诸将兵权，御前主帅，更徙不常，凡军中筦榷之利，所以养士卒者，今皆转而为包苴矣，又媵其余以佐之，得无怨乎！宜严戒将帅，毋纵陪削。”帝嘉其有志，召草明堂赦书。克言：“二浙荐饥，蝗且起，赦文不宜饰词。”帝嘉其识体。除起居郎兼直学士院，以言者出知台州，奉祠。

克博闻强记，自少至老，著述外无他嗜。尤淹习宋朝典故，有问者酬对如响。家素俭约，虽贵不改，旧所居卑陋，门不容辙，虽部使者、郡守至，必降车乃入。尝爱临川童子王克勤之才，将妻以女而乏资遣，会草制获赐金，遂以归之，人称其清介。卒，年七十三。

张即之，字温夫，参知政事孝伯之子。以父恩授承务郎，铨中两浙转运司进士举，历监平江府粮料院。丁父忧，服除，监临安府楼店务。丁母忧，服除，监临安府龙山税、宁国府城下酒曲务，签书荆门军判官厅公事，乌程丞，特差签书江阴军判官厅公事，提领户部犒赏酒库所干办公事，添差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，行在检点赡军激赏酒库所主管文字，监尚书六部门，淮南东路提举常平司主管文字，添差通判扬州，改镇江，又改嘉兴，将作监簿，军器监丞，司农寺丞，知嘉兴，未赴，以言

者罢，丐祠，主管云台观，引年告老，特授直秘阁致仕。

宝祐四年，制置使余晦入蜀，以逸劾阆州守王惟忠。于是削惟忠五官，没入其资，下诏狱锻炼诬伏，坐弃市。惟忠临刑，谓其友陈大方曰：“吾死当上诉于天。”七挥刃不殊，血逆流。即之虽闲居，移书言于淮东制置使贾似道恤其遗孤。又使从孙士倩娶惟忠孤女。未几，似道入相，中书舍人常挺变以为言。景定元年，给还首领，以礼改葬，复金坛田，多即之倡议云。即之以能书闻天下，金人尤宝其翰墨。

惟忠字肖尊，庆元之鄞人，嘉定十三年进士。

赵蕃字昌父，其先郑州人。建炎初，大父暘以秘书少监出提点坑冶，寓信州之玉山。蕃以暘致仕恩，补州文学。调浮梁尉、连江主簿，皆不赴。为太和主簿，受知于杨万里。调辰州司理参军，与郡守争狱，罢，人以蕃为直。

始，蕃受学于刘清之，清之守衡州，乃求监安仁赡军酒库，因以卒业。至衡而清之罢，蕃即丐祠，从清之归。其后真德秀书之《国史》曰：“蕃于师友之际盖如此，肯负国乎！”家居，连书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，理宗即位，以太社令与刘宰同召，不拜，特改奉议郎、直秘阁，又辞。奉祠，得致仕，转承议郎，依前直秘阁。卒，年八十七。

蕃年五十，犹问学于朱熹。既耄，犹患末路之难，命所居曰难斋。蕃赋性宽平，与人乐易而刚介不可夺。丞相周必大与蕃契，屡加引荐，蕃竟不受。宰之言曰：“文献之家，典刑之彦，岿然独存，犹有以系学者之望者，蕃一人而已。”信州守吴旂乞录其后，诏其子遂补上州文学，遂亦力辞。又诏以承务郎致仕，与一子恩泽。景定三年，秘阁修撰郑协等请谥，乃谥文节。

列传第二百五 忠义一

康保裔 马遂 董元亨 曹勰 孔宗旦 赵师旦 苏缄
秦传序 詹良臣 江仲明 李若水 刘韜 傅察 杨震 父宗闵
张克戡 张确 朱昭 史抗 孙益

士大夫忠义之气，至于五季，变化殆尽。宋之初兴，范质、王溥，犹有余憾，况其他哉！艺祖首褒韩通，次表卫融，足示意向。厥后西北疆场之臣，勇于死敌，往往无惧。真、仁之世，田锡、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唐介诸贤，以直言说论倡于朝，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，廉耻相尚，尽去五季之陋矣。故靖康之变，志士投袂，起而勤王，临难不屈，所在有之。及宋之亡，忠节相望，班班可书，匡直辅翼之功，盖非一日之积也。

奉诏修三史，集儒臣议凡例，前代忠义之士，咸得直书而无讳焉。然死节、死事，宜有别矣：若敌王所忤，勇往无前，或衔命出疆，或授职守土，或寓官闲居，感激赴义，虽所处不同，论其捐躯徇节，之死靡二，则皆为忠义之上者也；若胜负不常，陷身俘获，或慷慨就死，或审义自裁，斯为次矣；若苍黄遇难，賈命乱兵，虽疑伤勇，终异苟免，况于国破家亡，主辱臣死，功虽无成，志有足尚者乎！若夫世变沦胥，毁迹冥遁，能以贞厉保厥初心，抑又其次欤！至于布衣危言，婴鳞触讳，志在卫国，遑恤厥躬，及夫乡曲之英，方外之杰，贾勇蹈义，

厥死惟钧。以类附从，定为等差，作《忠义传》。

康保裔，河南洛阳人。祖志忠，后唐长兴中，讨王都战没。父再遇，为龙捷指挥使，从太祖征李筠，又死于兵。保裔在周屡立战功，为东班押班，及再遇阵没，诏以保裔代父职，从石守信破泽州。明年，攻河东之广阳，获千余人。开宝中，又从诸将破契丹于石岭关，累迁日骑都虞候，转龙卫指挥使，领登州刺史。端拱初，授淄州团练使，徙定州、天雄军驻泊部署。寻知代州，移深州，又徙高阳关副都部署，就加侍卫马军都虞候，领凉州观察使。真宗即位，召还，以其母老勤养，赐以上尊酒茶米。俄领彰国军节度，出为并代都部署，徙知天雄军，并代列状请留，诏褒之，复为高阳关都部署。

契丹兵大入，诸将与战于河间，保裔选精锐赴之，会暮，约诘朝合战。迟明，契丹围之数重，左右劝易甲驰突以出，保裔曰：“临难无苟免。”遂决战。二日，杀伤甚众，蹴践尘深二尺，兵尽矢绝，援不至，遂没焉。

时车驾驻大名，闻之震悼，废朝二日，赠侍中。以其子继英为六宅使、顺州刺史，继彬为洛苑使，继明为内园副使，幼子继宗为西头供奉官，孙惟一为将作监主簿。继英等奉告命，谢曰：“臣父不能决胜而死，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，臣等顾蒙非常之恩！”因悲涕伏地不能起。上恻然曰：“尔父死王事，赠赏之典，所宜加厚。”顾谓左右曰：“保裔父、祖死疆场，身复战没，世有忠节，深可嘉也。”保裔有母年八十四，遣使劳问，赐白金五十两，封为陈国太夫人，其妻已亡，亦追封河东郡夫人。

保裔谨厚好礼，喜宾客，善骑射，弋飞走无不中。尝握矢三十，引满以射，箬镞相连而坠，人服其妙。屡经战阵，身被七十创。贷公钱数十万劳军，没后，亲吏鬻器玩以偿，上知之，

乃复厚赐焉。

继英仕至左卫大将军、贵州团练使，严于驭军，厚于抚宗族，其卒也，家无余财。

方保裔及契丹血战，而援兵不至，惟张凝以高阳关路铃辖领先锋，李重贵以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率众策应，遇契丹兵交战，保裔为敌所覆，重贵与凝赴援，腹背受敌，自申至寅力战，敌乃退。当时诸将多失部分，独重贵、凝全军还屯，凝议上将士功状，重贵喟然曰：“大将陷没，而吾曹计功，何面目也。”上闻而嘉之。重贵仕至知郑州，领播州防御使，改左羽林军大将军致仕。凝加殿前都虞候，卒，赠彰德军节度使。

马遂，开封人。初隶龙卫军，补散直，改三班奉职，为北京指使。闻王则叛，中夜叱咤，晨起诣留守贾昌朝请击贼。昌朝因使持榜入贝州招降，则盛服见之，遂谕以祸福，辄不答。遂将杀则，而无兵仗自随。时张得一在侧，欲其助己，目得一，得一不动。遂奋起，投杯抵则，扼其喉，驱之流血，而左右卒无助之者。贼党攒刃聚噪至，断一臂，犹置则曰：“妖贼，恨不斩汝万段！”贼缚遂厅事前，支解之。则仓猝被驱骇，伤病数日乃起。

事闻，仁宗叹息久之，赠宫苑使，封其妻为旌忠县君，赐冠帔，官其子五人。后得杀遂者骁捷卒石庆，使其子剖心而祭之。

董元亨，深州束鹿人。累官至国子博士，通判贝州。王则据城叛，是日冬至，元亨方与州将张得一朝谒天庆观，夜漏未尽，变起仓猝，众莫知所为。元亨促马驰还，坐厅事，贼党十余人擐甲露刃，排闥而入，左右皆奔溃。贼胁元亨曰：“大王遣我来索军资库钥。”元亨据案叱之曰：“大王谁也，妖贼乃敢弄兵乎！我有死耳，钥不可得也。”贼将郝用继来，索愈急，

曰：“库帑，今日大王所有也，可不上钥乎！”元亨厉声张目骂贼，用遂杀之，贼争入，携钥而去。事闻，仁宗曰：“守法之臣也。”赠太常少卿，录其子孙三人。贼平，获郝用，斩以祭元亨。

曹覲，字仲宾，曹修礼子也。叔修古卒，无子，天章阁待制杜杞为言于朝，授覲建州司户参军，为修古后。皇祐中，以太子中舍知封州。侂智高叛，攻陷邕管，趋广州。行至封州，州人未尝知兵，士卒才百人，不任战斗，又无城隍以守，或劝覲遁去，覲正色叱之曰：“吾守臣也，有死而已，敢言避贼者斩。”麾都监陈晔引兵迎击贼，封川令率乡丁、弓手继进。贼众数百倍，晔兵败走，乡丁亦溃。覲率从卒决战不胜，被执。贼戒勿杀，掙使拜，且诱之曰：“从我，得美官，付汝兵柄，以女妻汝。”覲不肯拜，且詈曰：“人臣惟北面拜天子，我岂从尔苟生邪！速杀我，幸矣。”贼犹惜不杀，徙置舟中，覲不食者两日，探怀中印章授其从卒曰：“我且死，若求间道以此上官。”贼知其无降意，害之。至死诟贼声不绝，投尸江中，时年三十五。事闻，赠太常少卿，录其子四人，妻刘避贼死于林峒，追封彭城郡君，加赐冠帔。又赠修古尚书工部侍郎，封修古妻陈颖川郡君。

当智高之反，乘岭南无备，州县吏往往望风窜匿，故贼所向辄下，独覲与孔宗旦、赵师旦能以死守。后田瑜安抚广南，乃为覲立庙封州。

孔宗旦，鲁人，为邕州司户参军。侂智高未反时，州有白气出庭中，江水溢，宗旦以为兵象，度智高必反，以书告知州陈珙，珙不听。后智高破横州，即载其亲往桂州，曰：“吾有官守，不得去，无为俱死也。”既而州破被执，贼欲任以事，宗旦叱贼，且大骂，遂被害。始，宗旦官京东，与李师道、徐

程、尚同等四人为监司耳目，号为“四瞳”，人多恶之，其后立节如此。知袁州祖无择以其事闻，赠太子中允。

赵师旦字潜叔，枢密副使稹之从子。美容仪，身長六尺。少年颇涉书史，尤刻意刑名之学。用稹荫，试将作监主簿，累迁宁海军节度推官。知江山縣，断治出己，吏不能得民一钱，弃物道上，人无敢取。以荐者改大理寺丞、知彭城县，迁太子右赞善大夫，移知康州。

侂智高破邕州，顺流东下，师旦使人觇贼，还报曰：“诸州守皆弃城走矣！”师旦叱曰：“汝亦欲吾走矣。”乃大索，得谍者三人，斩以徇。而贼已薄城下，师旦止有兵三百，开门迎战，杀数十人。会暮，贼稍却，师旦语其妻，取州印佩之，使负其子以匿，曰：“明日贼必大至，吾知不敌，然不可以去，尔留，死无益也。”遂与监押马贵部士卒固守州城。召贵食，贵不能食，师旦独饱如平时；至夜，贵卧不安席，师旦即卧内大鼾。迟明，贼攻城愈急，左右请少避，师旦曰：“战死与戮死何如？”众皆曰：“愿为国家死。”至城破无一人逃者。矢尽，与贵俱还，据堂而坐。智高麾兵鼓噪争入，胁师旦，师旦大骂曰：“饿獠，朝廷负若何事，乃敢反邪！天子发一校兵，汝无遗类矣。”智高怒，并贵害之。贼既去，州人为立庙。事平，赠光禄少卿，赐其母王长安县太君冠帔，录其子弟并从子三人。师旦遇害时，年四十二。柩过江山，江山之人迎师旦丧，哭祭于路，络绎数百里不绝。

同时有王从政者，以东头供奉官、阁门祗候，与侂智高战于太平场，被执，骂贼不已，至以沸汤沃之，终不屈而死。赠信州刺史，录其孙二人。

苏絨，字宣甫，泉州晋江人。举进士，调广州南海主簿。州领蕃舶，每商至，则择官阅实其货，商皆豪家大姓，习以客

礼见主者，緡以选往，商樊氏辄升阶就席，緡诘而杖之。樊诉于州，州召责緡，緡曰：“主簿虽卑，邑官也，商虽富，部民也，邑官杖部民，有何不可？”州不能诘。再调阳武尉，剧盗李囊橐于民，贼曹莫能捕。緡访得其处，萃众大索，火旁舍以迫之。李从中逸出，緡驰马逐，斩其首送府。府尹贾昌朝惊曰：“儒者乃尔轻生邪！”累迁秘书丞，知英州。

侂智高围广，緡曰：“广，吾都府也，且去州近，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，非义也。”即募士数千人，委印于提点刑狱鲍轸，夜行赴难，去广二十里止营。广人黄师宓陷贼中，为之谋主，緡擒斩其父。群不逞并缘为盗，复捕杀六十余人，招其诖误者六千八百人，使复业。贼势沮，将解去，緡分兵先扼其归路，布槎木亘四十里。贼至不得前，乃绕出数舍渡江，由连、贺而西。緡与贼战，摧伤甚众，尽得其所掠物。时诸将皆罢，独緡有功，仁宗喜，换为供备库副使、广东都监，管押两路兵甲，遣中使赐朝衣、金带。袭贼至邕，大将陈曙以失律诛，緡亦贬房州司马。复著作佐郎，监越州税十余年，始还副使。知廉州，屋多茅竹，戍卒杨禧醉焚营，延烧民庐，因乘以为窃，緡戮之于市，又坐谪潭州都监。未几，知鼎州。

熙宁初，进如京使、广东铃辖。四年，交趾谋入寇，以緡为皇城使知邕州。緡伺得实，以书抵知桂州沈起，起不以为意。及刘彝代起，緡致书于彝，请罢所行事。彝不听，反移文责緡沮议，令勿得辄言。八年，蛮遂入寇，众号八万，陷钦、廉，破邕四砦。緡闻其至，阅州兵得二千八百，召僚吏与郡人之材者，授以方略，勒部队，使分地自守。民惊震四出，緡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：“吾兵械既具，蓄聚不乏，今贼已薄城，宜固守以迟外援。若一人举足，则群心摇矣，幸听吾言，敢越俦则孥戮汝。”有大校翟绩潜出，斩以徇，由是上下胁息。緡子

子元为桂州司户，因公事携妻子来省，欲还而寇至。緘念人不可户晓，必以郡守家出城，乃独遣子元，留其妻子。选勇士拿舟逆战，斩蛮酋二。

邕既受围，緘昼夜行劳士卒，发神臂弓射贼，所殪甚众。緘初求救于刘彝，彝遣将张守节救之，逗遛不进。緘又以蜡书告急于提点刑狱宋球，球得书惊泣，督守节。守节惶恐，遽移屯大夹岭，回保昆仑关，猝遇贼，不及阵，举军皆覆。蛮获北军，知其善攻城，啖以利，使为云梯，又为攻濠洞子，蒙以华布，緘悉焚之。蛮计已穷，将引去，而知外援不至，或教贼囊土傅城者，顷刻高数丈，蚁附而登，城遂陷。緘犹领伤卒驰骑战愈厉，而力不敌，乃曰：“吾义不死贼手。”亟还州治，杀其家三十六人，藏于坎，纵火自焚。蛮至，求尸皆不得，屠郡民五万余人，率百人为一积，凡五百八十余积，隳三州城以填江。邕被围四十二日，粮尽泉涸，人吸沔麻水以济渴，多病下痢，相枕藉以死，然讫无一叛者。

緘愤沈起、刘彝致寇，又不救患，欲上疏论之。属道梗不通，乃榜其罪于市，冀朝廷得闻焉。神宗闻緘死，嗟悼，赠奉国军节度使，谥曰忠勇，赐都城甲第五、乡里上田十顷，听其家自择。以子元为西头供奉官、阁门祗候，召对，谓曰：“邕管赖卿父守御，傥如钦、廉即破，则贼乘胜奔突，桂、象皆不得保矣。昔张巡、许远以睢阳蔽遮江、淮，较之卿父，不能过也。”改授殿中丞，通判邕州。次子子明、子正，孙广渊、直温，与緘同死，皆褒赠焉。起与彝皆坐谪官。緘没后，交人谋寇桂州，行数舍，其众见大兵从北来，呼曰：“苏皇城领兵来报怨。”惧而引归。邕人为緘立祠，元祐中赐额怀忠。

秦传序，江宁人。淳化五年，充夔峡巡检使。李顺之乱，贼众奄至，傅夔州城下，传序督士卒昼夜拒战，婴城既久，危

蹙日甚，长吏皆奔窜投贼。传序谓士卒曰：“吾为监军，尽死节以守城，吾之职也，安可苟免乎！”城中乏食，传序出囊橐服玩，尽市酒肉以犒士卒，慰勉之，众皆感泣力战。传序度力不能拒，乃为蜡书遣人间道上言：“臣尽死力，誓不降贼。”城坏，传序赴火死。

传序家寄荆湖间，子爽溯峡求父尸，溺死。人以为父死于忠，子死于孝。奏至，太宗嗟恻久之，录传序次子煦为殿直，以钱十万赐其家。煦卒，复以煦弟昉为三班奉职。

詹良臣，字元公，睦州分水人。举进士不第，以恩得官，调缙云县尉。方腊起，其党洪再犯处州，守贰俱弃城遁。又有他盗霍成富者，用腊年号，剽掠缙云。良臣曰：“捕盗，尉职也，纵不胜，敢爱死乎？”率弓兵数十人出御之，为所执。成富诱使降，良臣曰：“汝辈不知求生，顾欲降我邪！昔年李顺反于蜀，王伦反于淮南，王则反于贝州，身首横分，妻子与同恶，无少长皆诛死，旦暮官军至，汝肉饲狗鼠矣。”贼怒，齧其肉，使自啖之。良臣吐且骂，至死不绝声，见者掩面流涕，时年七十二。徽宗闻而伤之，赠通直郎，官其子孙二人。

江仲明，台州人。宣和寇乱，载老母逃山涧中，猝遇寇于东城之冈，逼使就降，仲明义不辱，奋起骂贼，卒死之，丞相吕頤浩谏以文。

有蒋煜者，州之仙居人，有文学。寇欲妻以女，煜拒之，胁以拜，亦不从，寇曰：“吾戮汝矣！”煜伸颈就刃，骂声不绝而死。

李若水，字清卿，洺州曲周人，元名若冰。上舍登第，调元城尉、平阳府司录。试学官第一，济南教授，除太学博士。蔡京晚复相，子绦用事，李邦彦不平，欲谢病去。若水为言：“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，胡不取诀上前，使去就之义，暴

于天下。顾可默默托疾而退，使天下有伴食之讥邪？”又言：“积蠹已久，致理惟难。建裁损而邦用未丰，省科徭而民力犹困，权贵抑而益横，仕流滥而莫澄。正宜置驿求贤，解榻待士，采其寸长远见，以兴治功。”凡十数端，皆深中时病，邦彦不悦。

靖康元年，为太学博士。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，故事，天子当挂服举哀，若水言：“俅以幸臣躐跻显位，败坏军政，金人长驱，其罪当与童贯等。得全首领以没，尚当追削官秩，示与众弃；而有司循常习故，欲加缛礼，非所以靖公议也。”章再上，乃止。

钦宗将遣使至金国，议以赋入赎三镇，诏举可使者，若水在选中。召对，赐今名，迁著作佐郎。为使，见粘罕于云中。才归，兵已南下，复假徽猷阁学士，副冯澥以往。甫次中牟，守河兵相惊以金兵至，左右谋取间道去，澥问“何如”？若水曰：“戍卒畏敌而溃，奈何效之，今正有死耳。”令敢言退者斩，众乃定。

既行，叠具奏，言和议必不可谐，宜申饬守备。至怀州，遇馆伴萧庆，挟与俱还。及都门，拘之于冲虚观，独令庆、澥入。既所议多不从，粘罕急攻城，若水入见帝，道其语，帝命何行。桌还，言二人欲与上皇相见，帝曰：“朕当往。”明日幸金营，过信而归。擢若水礼部尚书，固辞。帝曰：“学士与尚书同班，何必辞。”请不已，改吏部侍郎。

二年，金人再邀帝出郊，帝殊有难色，若水以为无他虑，扈从以行。金人计中变，逼帝易服，若水抱持而哭，诋金人为狗辈。金人曳出，击之败面，气结仆地，众皆散，留铁骑数十守视。粘罕令曰：“必使李侍郎无恙。”若水绝不食，或勉之曰：“事无可为者，公昨虽言，国相无怒心，今日顺从，明日

富贵矣。”若水叹曰：“天无二日，若水宁有二主哉！”其仆亦来慰解曰：“公父母春秋高，若少屈，冀得一归觐。”若水叱之曰：“吾不复顾家矣！忠臣事君，有死无二。然吾亲老，汝归勿遽言，令兄弟徐言之可也。”

后旬日，粘罕召计事，且问不肯立异姓状。若水曰：“上皇为生灵计，罪己内禅，主上仁孝慈俭，未有过行，岂宜轻议废立？”粘罕指宋朝失信，若水曰：“若以失信为过，公其尤也。”历数其五事曰：“汝为封豕长蛇，真一剧贼，灭亡无日矣。”粘罕令拥之去，反顾骂益甚。至郊坛下，谓其仆谢宁曰：“我为国死，职耳，奈并累若属何！”又骂不绝口，监军者挝破其唇，喷血骂愈切，至以刃裂颈断舌而死，年三十五。

宁得归，具言其状。高宗即位，下诏曰：“若水忠义之节，无与伦，达于朕闻，为之涕泣。”特赠观文殿学士，谥曰忠愍。死后有自北方逃归者云：“金人相与言，‘辽国之亡，死义者十数，南朝惟李侍郎一人’。临死无怖色，为歌诗卒，曰：‘矫首问天兮，天卒无言，忠臣效死兮，死亦何愆？’闻者悲之。”

刘韜，字仲偃，建州崇安人。第进士，调丰城尉、陇城令。王厚镇熙州，辟狄道令，提举陕西平货司。河、湟兵屯多，食不继，韜延致酋长，出金帛从易粟，就以饷军，公私便之。遂为转运使，擢中大夫、集英殿修撰。

刘法死，夏人攻震武。韜摄帅鄜延，出奇兵捣之，解其围。夏人来言，愿纳款谢罪，皆以为诈。韜曰：“兵兴累年，中国尚不支，况小邦乎？彼虽新胜，其众亦疲，惧吾再举，故款附以图自安，此情实也。”密疏以闻，诏许之。夏使愆期不至，诸将言夏果诈，请会兵乘之。韜曰：“越境约会，容有他故。”会再请者至，韜戒曰：“朝廷方事讨伐，吾为汝请，毋若异

时邀岁币，轶疆场，以取威怒。”夏人听命，西边自是遂安。

韜求东归，拜徽猷阁待制，提举崇福宫。起知越州，鉴湖为民侵耕，官因收其租，岁二万斛。政和间，涸以为田，衍至六倍，隶中宫应奉，租太重而督索严，多逃去。前勒邻伍取偿，民告病，韜请而蠲之。方腊陷衢、婺，越大震，官吏悉遁，或具舟请行。韜曰：“吾为郡守，当与城存亡。”不为动，益厉战守备。寇至城下，击败之，拜述古殿直学士，召为河北、河东宣抚参谋官。

时边臣言，燕民思内附，童贯、蔡攸方出师，而种师道之军溃。韜意警报不实，见师道计事。师道曰：“契丹兵势尚盛，而燕人未有应者，恐边臣诞谩误国事。”韜即驰白贯、攸，请班师。又论燕蓟不可得，正使得之，屯兵遣饷，经费无艺，必重困中国。还次莫州，会郭药师以涿州降，戎车再驾，以韜议异，徙知真定府。药师入朝，韜密奏乞留之，不报。徙知建州，改福州，加延康殿学士。或言其过阙时，见御史中丞有所请，遂罢。起知荆南，河北盗起，复以守真定。首贼柴宏本富室，不堪征敛，聚众剽夺，杀巡尉，统制官亦战死。韜单骑赴镇，遣招之，宏至服罪。韜饮之酒，请以官，纵其党还田里，一路遂平。药师请马，诏尽以河北战马与之，不足，又赋诸民。韜曰：“空内郡馥骏，付一降将，非计也。”奏止之。金人已谋南牧，朝廷方从之求云中地。韜谍得实，急以闻，且阴治城守以待变。是冬，金兵抵城下，知有备，留兵其旁，长驱内向。及还，治梯冲设围，示欲攻击，韜发强弩射之，金人知不可胁，乃退。自金兵之来，诸郡皆塞门，民坐困，韜独纵樵牧如平日，以时启闭。钦宗善之，拜资政殿学士。

时已许割地赂金人，而议者乘士民之愤，复议追蹙，韜以亟战为非。是时，诸将救太原，种师中、姚古败。以韜为宣抚

副使，至辽州，招集纠募，得兵四万人，与解潜、折可求约期俱进，两人又继败。初，鞑遣别将贾琼自代州出敌背，且许义军以爵禄，得首领数十。既复五台，而潜、可求败闻，遂不果进。太原陷，召入觐，为京城四壁守御使，宰相沮罢之。

京城不守，始遣使金营，金人命仆射韩正馆之僧舍。正曰：“国相知君，今用君矣。”鞑曰：“偷生以事二姓，有死，不为也。”正曰：“军中议立异姓，欲以君为正代，得以家属行，与其徒死，不若北去取富贵。”鞑仰天大呼曰：“有是乎！”归书片纸曰：“金人不以予为有罪，而以予为可用。夫贞女不事二夫，忠臣不事两君；况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以顺为正者，妾妇之道，此予所以必死也。”使亲信持归报诸子。即沐浴更衣，酌卮酒而缢。燕人叹其忠，瘞之寺西冈上，遍题窗壁，识其处。凡八十日乃就殓，颜色如生。建炎元年，赠资政殿大学士，后谥曰忠显。

鞑庄重宽厚，与人交，若有畏者；至临大事则毅然不可回夺。初在西州为童贯所知，故首尾预其军事，及以忠死，论者不复短其前失云。子子羽、孙珙，自有传。

傅察，字公晦，孟州济源人，中书侍郎尧俞从孙也。年十八，登进士第。蔡京在相位，闻其名，遣子儵往见，将妻以女，拒弗答。调青州司法参军，历永平、淄川丞，入为太常博士，迁兵部、吏部员外郎。

宣和七年十月，接伴金国贺正旦使。是时，金将渝盟，而朝廷未之知也。察至燕，闻金人入寇，或劝毋遽行。察曰：“受使以出，闻难而止，若君命何。”遂至韩城镇。使人不来，居数日，金数十骑驰入馆，强之上马，行次境上，察觉有变，不肯进，曰：“逐使人，故例止此。”金人辄易其驭者，拥之东北去，行百里许，遇所谓二太子斡离不者领兵至驿道，使拜。

察曰：“吾若奉使大国，见国主当致敬，今来迎客而胁我至此！又止令见太子，太子虽贵人，臣也，当以宾礼见，何拜为？”斡离不怒曰：“吾兴师南向，何使之称？凡汝国得失，为我道之，否则死。”察曰：“主上仁圣，与大国讲好，信使往来，项背相望，未有失德。太子干盟而动，意欲何为？还朝当具奏。”斡离不曰：“尔尚欲还朝邪！”左右促使拜，白刃如林，或掙之伏地，衣袂颠倒，愈植立不顾，反覆论辨。斡离不曰：“尔今不拜，后日虽欲拜，可得邪！”麾令去。

察知不免，谓官属侯彦等曰：“我死必矣，我父母素爱我，闻之必大戚。若万一脱，幸记吾言，告吾亲，使知我死国，少纾其亡穷之悲也。”众皆泣。是夕隔绝，不复见。金兵至燕，彦等密访存亡，曰：“使臣不拜太子，昨郭药师战胜有喜色，太子虑其劫取，且衔往忿，杀之矣。”将官武汉英识其尸，焚之，裹其骨，命虎翼卒沙立负以归。立至涿州，金人得而系诸土室，凡两月。伺守者怠，毁垣出，归以骨付其家。副使蒋噩及彦辈归，皆能道察不屈状，赠徽猷阁待制。

察自幼嗜学，同辈或邀与娱嬉，不肯就。为文温丽有典裁。平居恂恂然，无喜愠色，遇事若无所可否，非其意，卒然不可犯。恬于势利，在京师，故人鼎贵，罕至其门，间一见，寒温谈笑而已。及仓卒徇义，莘莘如此，闻者哀而壮之，时年三十七。乾道中，赐谥曰忠肃。

杨震，字子发，代州崞人。以弓马绝伦为安边巡检。河东军征臧底河，敌据山为城，下瞰官军，诸将合兵城下，震率壮士拔剑先登，斩数百级，众乘胜平之，上功第一。

从折可存讨方腊，自浙东转击至三界镇，斩首八千级。追袭至黄岩，贼帅吕师囊扼断头之险拒守，下石肆击，累日不得进。可存问计，震请以轻兵缘山背上，凭高鼓噪发矢石，贼惊

走，已复纵火自卫。震身被重铠，与麾下履火突入，生得师囊，及杀首领三十人，进秩五等。还知麟州建宁砦。

初，契丹之亡，其将小鞠 录西奔，招合杂羌十余万，破丰州，攻麟府诸城郭。震父宗闵领本道兵马屡摧败之，俘其父母妻子。靖康元年十月，太原陷，鞠 录驱幽蓟叛卒与夏人奚人围建宁，扣壁语震曰：“汝父夺我居，破我兵，掩我骨肉，我忍死到今，急举城降，当全汝躯命。”时城中守兵不满百，震与战士约，斩一级赏若干，官帑竭，继以家人服珥，吏士感激自奋。越旬，矢尽力乏，城不守，与子居中、执中力战没，閤门俱丧，唯长子存中从征河北独免。明年，宗闵亦死事于长安。

震时年四十四。建炎二年，诏赠武经郎。存中贵，请于朝，谥曰恭毅。

张克戡，字德祥，侍中耆曾孙也。第进士，历河间令，知吴县。吴为浙剧邑，民喜争，大姓怙势持官府。为令者踵故抑首，务为不生事、幸得去而已。克戡一裁以法，奸猾屏气，使者以状闻，召拜卫尉丞。初，克戡从弟克公为御史，劾蔡京。京再辅政，修怨于张氏，以微事黜克戡。逾年，起知祥符县，司开封户曹，提举京东常平，入辞，留为库部员外郎。

宣和七年八月，知汾州。十二月，金兵犯河东，围太原。太原距汾二百里，遣将银朱李董来攻，纵兵四掠，克戡毕力扞御。燕人先内附在城下者数十，阴结党欲为内应，悉收斩之。数选劲卒挠敌营，出不意焚其栅，敌惧引去，论功加直秘阁。

靖康元年六月，金兵复逼城。朝廷命经略使张孝纯之子灏、都统制张思正、转运使李宗来援，思正诛求无艺，民不堪命。克戡引谊开晓，皆愿自奋。宣抚使李纲表其守城之劳，连进直龙图阁、右文殿修撰。太原不守，思正给云出战，遂率灏、宗

奔慈、隰，于是人无固志。戍将麻世坚中夜斩关出，通判韩琥相继亡，克戡召令兵民曰：“太原既陷，吾固知亡矣。然义不忍负国家、辱父祖，愿与此城终始以明吾节，诸君其自为谋。”皆泣不能仰视，同辞而对曰：“公父母也，愿尽死听命。”乃益厉兵备守。贼至，身帅将士擐甲登陴，虽屡却敌而援师迄不至。

金兵破平遥，平遥为汾大邑，久与贼抗，既先陷，又胁降介休、孝义诸县，据州南二十村，作攻城器具，两遣使持书谕克戡，焚不启。具述危苦之状，募士问道言之朝，不报。十月朔，金益万骑来攻愈急，有十人唱为降语，斩以徇。诸酋列城下，克戡临骂极口，炮中一酋，立毙。度不得免，手草遗表及与妻子遗书，绾州兵持抵京师。明日，金兵从西北隅入，杀都监贾亶，克戡犹帅众巷战，金人募生致之。克戡归索朝服，焚香南向拜舞，自引决，一家死者八人。金将奉其尸礼葬于后园，罗拜设祭，为立庙。事闻，诏赠延康殿学士，赠银三百两、绢五百匹，表揭门闾。绍兴中，谥忠确。

张确，字子固，邠州宜禄人。元祐中，擢进士第。徽宗即位，应诏上书言十事，乞诛大奸，退小人，进贤能，开禁锢，起老成，擢忠鲠，息边事，修文德，广言路，容直谏，遂列于上籍。

宣和二年，召至京师。青溪盗起，确言：“此皆王民，但庸人扰之耳。愿下哀痛之诏，省不急之务，租赋之外，一切寝罢，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。抚绥胁附，毋以多杀为功，旬浹之间，可以殄灭。”忤王黼意，通判杭州，摄睦州事。有自贼中逃归者，悉宥之，访得虚实以告，诸将用其言。盗平，知坊、汾二州。

宣和七年，徙解州，又徙隆德府。金兵围太原，忻、代降，

平阳兵叛。确表言：“河东天下根本，安危所系，无河东，岂特秦不可守，汴亦不可都矣。敌既得叛卒，势必南下，潞城百年不修筑，将兵又皆戍边。臣生长西州，颇谙武事，若得秦兵十万人，犹足以抗敌，不然，唯有一死报陛下耳。”书累上不报。明年二月，金兵至，知城中无备，谕使降。确乘城拒守，或献谋欲自东城溃围出，且探确意。确怒叱曰：“确守土臣，当以死报国，头可断，腰不可屈。”乃战而死。

钦宗闻之悲悼，优赠述古殿直学士，召见其子义，慰抚之曰：“卿父今之巡、远也，得其死所矣，复何恨。使为将为守者皆如卿父，朕顾有今日邪！”敛容叹息者久之。

朱昭，字彦明，府谷人。以效用进，累官秉义郎，浮湛班行，不自表异。宣和末，为震威城兵马监押，摄知城事。金兵内侵，夏人乘虚尽取河外诸城镇。震威距府州三百里，最为孤绝。昭率老幼婴城，敌攻之力，昭募骁锐兵卒千余人，与约曰：“贼知城中虚实，有轻我心，若出不意攻之，可一鼓而溃。”于是夜缒兵出，薄其营，果惊乱，城上鼓噪乘之，杀获甚众。

夏人设木鹅梯冲以临城，飞矢雨激，卒不能施，然昼夜进攻不止。其酋悟儿思齐介胄来，以毡盾自蔽，邀昭计事。昭常服登陴，披襟问曰：“彼何人，乃尔不武！欲见我，我在此，将有何事？”思齐却盾而前，数宋朝失信，曰：“大金约我夹攻京师，为城下之盟，画河为界；太原旦暮且下，麟府诸垒悉已归我，公何恃而不降？”昭曰：“上皇知奸邪误国，改过不吝，已行内禅，今天子圣政一新矣，汝独未知邪？”乃取传禅诏敕宣读之，众愕眙，服其勇辩。是时，诸城降者多，昭故人从旁语曰：“天下事已矣，忠安所施？”昭叱曰：“汝辈背义偷生，不异犬彘，尚敢以言诱我乎？我唯有死耳！”因大骂引弓射之，众走。凡被围四日，城多圯坏，昭以智补御，皆合法，

然不可复支。昭退坐厅事，召诸校谓曰：“城且破，妻子不可为贼污，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战，胜则东向图大功，不胜则暴骨境内，大丈夫一生之事毕矣。”众未应。昭幼子戏阶下，遽起手刃之，长子惊视，又杀之，径领数卒屠其家人，舁尸纳井中。部将贾宗望母适过前，昭起呼曰：“媪，乡人也，吾不欲刃，请自入井。”媪从之，遂并覆以土。将士将妻孥者，又皆尽杀之。昭谓众曰：“我与汝曹俱无累矣！”

部落子有阴与贼通者，告之曰：“朱昭与其徒各杀其家人，将出战，人虽少，皆死士也。”贼大惧，以利啖守兵，得登城。昭勒众于通衢接战，自暮达旦，尸填街不可行。昭跃马从缺城出，马蹶坠堑，贼欢曰：“得朱将军矣！”欲生致之。昭瞋目仗剑，无一敢前，旋中矢而死，年四十六。

史抗，济源人。宣和末，为代州沿边安抚副使。金人围代急，抗夜呼其二子稽古、稽哲谓曰：“吾昔语用事者，‘雁门控制一道，宜择帅增戍以谋未形之患，若使横流，则无所措矣’。言虽切，皆不吾省。今重围既固，外援不至，吾用六壬术占之，明日城必陷，吾将死事，汝辈亦勿以妻子为念而负国也。能听吾言，当令家属自裁，然后同赴义。”二子泣曰：“唯吾父命。”明日，城果破，父子三人突围力战，死于城隅。

孙益，不知其所以进。宣和末，以福州观察使知朔宁府，被命救太原。时敌势张甚，或言不若引兵北捣云中，彼之将士室家在焉，所谓攻其所必救也。益曰：“此策固善，奈违君命。”因跃马冒围至城下，张孝纯不肯启门，遂死之。

益天资忠勇，每倾赏以赏战士，能得人死力。小鞫录为边患，遣将致讨，益子在行间，师无功，益谓子必死。朝廷闻之，恤录其孤甚厚。其子遣信至益所报平安，益怒其子不能死，以状自列，尽上还官所赐，而斩其持书来者。

初，益在朔宁，察郡人孙谷可用，奏为掾属，待之异于常僚。益出师，属以后事。益死，敌骑来攻，且别命郡守。众议欲开关迎之，谷争弗得，叹曰：“吾身已许国，又不忍负孙公之托，诸人不见容，是吾死所也。”或举刃胁之，无惧容，遂见杀。

列传第二百六 忠义二

霍安国 李涓 李邈 刘翊 徐揆 陈邁 赵不试 赵令{山成} 唐重郭忠孝 程迪 徐徽言 向子韶 杨邦义

霍安国，不知何许人。燕山之复，以直秘阁为转运判官。宣和末，知怀州。靖康元年，路允迪奉使至怀，表其治状，加直龙图阁。岁中，进右文、集英殿修撰，徙知隆德府，未行复留。金骑再至，遂被围，安国捍御不遗力，鼎、澧兵亦至，相与共守。拜徽猷阁待制，然竟以闰十一月城陷。将官王美投壕死。粘罕引安国以下分为四行，使夷官问不降者为谁，安国曰：“守臣安国也。”问余人，通判州事直徽猷阁林渊，兵马铃辖、济州防御使张彭年，都监赵士諲、张谏、于潜，鼎、澧将沈敦、张行中及队将五人，同辞对曰：“渊等与知州一体，皆不肯降。”酋令引于东北乡，望其国拜降，皆不屈，乃解衣面缚，杀十三人而释其余。安国一门无噍类。明年，赠延康殿学士。

李涓，字浩然，驸马都尉遵勳曾孙也。以荫为殿直，召试中书，易文阶，至通直郎，知鄂州崇阳县。靖康元年，京城被围，羽檄召天下兵。鄂部县七，当发二千九百人，皆未集，涓独以所募六百锐然请行。或谓：“盍徐之，以须他邑。”涓曰：“事急矣，当持一信报天子，为东南倡。”而募士多市人，不能军，涓出家钱买牛酒激犒之。令曰：“吾固知无益，然世

受国恩，唯直死耳。若曹知法乎，‘失将者死’，钩之一死，死国留名，男儿不朽事也。”众皆泣。即日，引而东，北过淮，蒲圻、嘉鱼二县之兵始至，合而前。至蔡，天大雪，蔡人忽噪而奔，曰：“敌至矣。”即结阵以待。少焉，游骑果集。涓驰马先犯其锋，下皆步卒，蒙鹵盾径进，颇杀其骑，且走。涓乘胜追北十余里，大与敌遇，飞矢猬集，二县兵亟舍去。涓创甚，犹血战，大呼叱左右负己，遂死焉，年五十三。士卒死者六七。上官有忌涓者，胁亡卒诬已遁。明年，金兵去，蔡人以其尸归。朝廷录其忠，赠朝奉郎，官其三子。

李邈，字彦思，临江军清江人。唐宗室宰相适之之后。少有才略，精悍敏决，见事风生。以父任为太庙斋郎。初调安州司理，监润州酒务。用荐改京官，监在京竹木务，擢提辖环庆路粮草，通判河间府。

以迁蔡京、童贯，换右列，由承议郎换庄宅副使，知信安军，迁知霸州，为辽国贺正副使。还，贯将连金人夹攻契丹，呼邈至私第，以语动之，使附己。邈言契丹人未厌其主，贯惧邈有异议，即奏不俟对，令复任。邈上书言：“契丹不可灭，苟误机事，愿诛臣以谢边吏。”都转运使沈积中摺邈罪五十有三条，鞠治一无所得，乃以建神霄宫不如诏，免官。

久之，监在京染院，进都大提举京西汴河堤岸。盗起浙东，改江、淮、两浙制置司管当公事，改知严州，代还。贯欲以西师入燕，邈复语贯曰：“方腊小丑，一呼屠七州四十余县，竭数路之力而后能平之，殆天以此警公也，何可遽移之北乎？”因密教贯阴佐契丹以图金人，贯不能用，乃乞致仕。贯收复燕山，奏邈知涿州，改易州，皆辞不赴。叹曰：“国家祸乱自兹始矣！”

金人犯京师，诏趣入见，邈慨然复起就道。既至，会姚平

仲战不利，京师震动，上不以时赐对，问御敌奈何？邈言：“胜负兵家之常势，陛下无过忧，第古未有和战不定而能成功者。”因言：“种师道宿将，有重名，二敌所畏。朝廷自主和议，而尽以诸道兵畀师道，视敌为进退。将在军中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使见可击而进，胜固社稷之福；不胜，亦足使敌知吾将帅有以国为任者。”上称善，而耿南仲方主和议，不合，乃换右文殿修撰、京畿转运使，辞不拜。

金人犹驻毛驼岗，乃以邈为京城西壁守御使。邈言：“姚平仲败绩，而敌犹不敢留，是畏我也。不以种师道再战，已失机会；尚可尾其行，及河半渡击之，犹足为后戒。”议复格。三上章致仕，不允。改主管马军公事、权枢密副都承旨，出为河北西路制置使。以措置山西塘湾、屯田、弓箭手事。邈论塘湾不可为，夺制置使，下迁提举保甲，仍领措置司。又论不已，再夺观察使，则金兵将及境矣。遂复旧官，守真定。后二日，落阶，拜青州观察使，仍知府事。

邈始视事，兵不满二千，钱不满二百万，自度无以拒敌，乃谕民出财，共为死守。民恃邈为固，不数日，得钱十三万贯、粟十一万石，募民为勇敢亦数千人。而新集之兵皆无斗志，金人至，邈乞师于宣抚副使刘韜，且间道走蜡书上闻，皆不报。城被围，且战且守，相持四旬。城破，邈巷战不克，将赴井，左右持之不得入。韜离不胁邈拜，不拜，以火燎其须眉及两髀，亦不顾，乃拘于燕山府。

金人问曰：“集民兵击我，谓我为贼，何也？”邈曰：“汝负盟，所至掠吾金帛子女，何讳吾言敌？”不能屈。久之，欲以邈知沧州，笑而不答。且说之曰：“天下强弱之势安有常，特吾中国适逢其隙耳。汝不以此时归二帝及两河地，岁取重币如契丹，以为长利，强尚可恃乎？”金人讳其言，命邈被发左

衽，邈愤，诋毁甚力，金人挝其口，犹吮血嚼之。翼日，自去发为浮屠，金人大怒，遂遇害。将死，颜色不变，南向再拜，端坐就戮，燕人为之流涕。高宗赠昭化军节度使，谥曰忠壮。

刘翊，靖康元年，以吉州防御使为真定府路都铃辖。金人攻广信、保州不克，遂越中山而攻真定。翊率众昼夜搏战城上。金兵初攻北壁，翊拒之，乃伪徙攻东城，宣抚使李邈复趣翊往应；越再宿，潜移攻具还薄北城，众攀堞而上，城遂陷。邈就执，翊犹集左右巷战，已而稍亡去，翊顾其弟曰：“我大将也，其可受贼戮乎！”挺身溃围欲出，诸门已为敌所守，乃之孙氏山亭中，解绂自缢死。

徐揆，衢州人。游京师，入太学。靖康元年，试开封府进士，为举首，未及大比而遭国难。钦宗诣金营不归，揆帅诸生扣南薰门，以书抵二酋，请车驾还阙。其略曰：“昔楚庄王入陈，欲以为县，申叔时谏，复封之。后世君子，莫不多叔时之善谏，楚子之从谏，千百岁之下，犹想其风采。本朝失信大国，背盟致讨，元帅之职也；郡城失守，社稷几亡而存，元帅之德也；兵不血刃，市不易肆，生灵几死而活，元帅之仁也；虽楚子存陈之功，未能有过。我皇帝亲屈万乘，两造辕门，越在草莽，国中喁喁，跂望属车之尘者屡矣。道路之言，乃谓以金银未足，故天子未返，揆窃惑之。今国家帑藏既空，编民一妾妇之饰，一器用之微，无不输之公上。商贾绝迹，不来京邑，区区岂足以偿需索之数。有存社稷之德，活生灵之仁，而以金帛之故，留质君父。是犹爱人之子弟，而辱其父祖，与不爱无择，元帅必不为也。愿推恻隐之心，存始终之惠，反其君父，班师振旅，缓以时日，使求之四方，然后遣使人奉献，则楚封陈之功不足道也。”二酋见书，使以马载揆至军诘难，揆厉声抗论，为所杀。建炎二年，追录死节，诏赠宣教郎，而官其后。

陈邁，字亨伯，其先自江宁徙永州。登进士第。知莘县，为治有绩，魏尹蒋之奇、冯京、许将交荐之。知雍丘县，徽宗将以为御史，而遭父祐甫忧。毕丧，为广西转运判官。蔡京启蛮徭地，建平、从、允三州，邁言：“蛮人幸安静，轻扰以兆衅，不可。”京恶之，以他事罢归。

旋知商州、兴元府，入为驾部、金部员外郎。张商英得政，用为左司员外郎。俄擢给事中，会商英免相。蔡薨摄封驳，力沮止之，邁惧，请外。以直秘阁为河北转运使，加直龙图阁，徙陕西。召还京师，而蔡京复相，再使河北，徙淮南。帝将易置发运使，命选诸道计臣有闕阅者，执政以邁言，京曰：“职卑不可用，愿更选。”帝曰：“可除集英殿修撰使往。”京乃不敢言。遂为副使，未几，升为使。朝廷方督纲饷，运渠壅涩，邁使决吕城、陈公两塘达于渠。漕路甫通，而朱勔花石纲塞道，官舟不得行。邁捕系其人，而上章自劾。帝为黥勔人，进邁徽猷阁待制。

宣和二年冬，方腊乱，诏以属邁。邁言：“腊始起青溪，众不及千，今胁从已过万，又有苏州石生、归安陆行儿，皆聚党应之。东南兵弱勢单，士不习战，必未能灭贼。愿发京畿兵、鼎澧枪盾手，兼程以来，庶几蜂起愚民。不至滋蔓。”帝悉行其言。

加龙图阁直学士，经制七路，治于杭。时县官用度百出，邁创议度公私出纳，量增其赢，号“经制钱”。其后总制使翁彦国仿其式，号“总制钱”。于是天下至今有“经总制钱”名，自两人始也。

又言：“妖贼陵暴州县，唯搜求官吏，恣行杀戮。往往断截支体，探取肺肝，或熬以鼎油，或射以劲矢，备极惨毒，不广怨心。盖贪污嗜利之人，倚法侵牟骚动，不知艺极。积有不

平之气，结于民心，一旦乘势如此，可为悲痛！此风不除，必更生事。臣愿采摭官吏奸赃尚仍旧习者，按治以闻，乞重置于理。”许之。

又进学士，凡所措置，以御笔先下。于是劾越州王仲薿纠市民造金茶器，减直买军粮券，而以私钱取之，仲薿坐黜。杭经巨寇后，河渠堙塞，邦人以水潦为病。前守数请于朝，皆以劳费辍役。邁以冬月檄真、扬、润、楚诸郡，凡守闸纲卒，悉集治所。先是，当闭闸，群卒无以食，率冻饿不自聊。闻命，相率呼舞以来者二千人，用其力治河，不两月毕，杭人利焉。

徙河北都转运使，进延康殿学士，历知中山、真定、河间府。钦宗立，加资政殿学士，积官至光禄大夫。复为真定，又徙中山。金人再至，邁冒围入城，坚壁拒守。诏康王领天下大元帅，命邁为兵马元帅。受围半年，外无援师。京都既陷，割两河求和。邁弟光禄卿适至中山，临城谕旨，邁遥语之曰：“主辱臣死。吾兄弟平居以名义自处，宁当卖国家为囚孥乎？”适泣曰：“兄但尽力，勿以弟为念。”

邁呼总管使尽括城中兵击贼，总管辞，遂斩以徇。又呼步将沙振往。振素有勇名，亦固辞，邁固遣之。振怒且惧，潜衷刃入府。邁妾定奴责其辄入，振立杀之，遂害邁于堂，及其子锡并仆妾十七人。长子钜以官淮南获免。振出，帐下卒噪而前曰：“大敌临城，汝安得杀吾父？”执而摔裂之，身首无余。城中无主，乃开门出降。金人入见其尸曰：“南朝忠臣也。”斂而葬诸铁柱寺。建炎初，赠特进。

邁性孝友，为人宽厚长者。任部刺史二十年，每出行郡邑，必焚香祈天，愿不逢贪浊吏。尝荐王安中、吕颐浩、张焘、谢克家、何铸，后皆至公辅，世以为知人。

适由开封少尹、卫尉少卿至光禄卿。是役也，金人执之以

北。后十年，死于云中。

赵不试，太宗六世孙。宣和末，通判相州，寻权州事兼主管真定府路经略安抚公事。建炎元年，知相州。初，汪伯彦既去相，金人执其子似，遣来割地，似至相，不试固守不下。明年，金人大入。州久被围，军民无固志，不试谓之曰：“今城中食乏，外援不至。不试，宗子也，义不降，计将安出？”众不应。不试知事不可为，遂登城与金人约勿杀，许之。既启门，乃纳其家井中，然后以身赴井，命提辖官实以土。州人皆免于死。

赵令{山成}，燕懿王玄孙，安定郡王令衿兄也。初名令禕。建炎初，仕至鄂州通判，领兵戍武昌。贼阎瑾犯黄州，纵掠而去。令{山成}渡江存抚之，黄人乃安。李纲言于上，擢直龙图阁、知黄州，赐今名。奉诏修城，凡六月而毕。贼张遇过城下，招令{山成}。度不能拒，出城见之，遇饮以酒，一举而尽，曰：“固知饮此必死，愿勿杀军民。”遇惊曰：“先以此试公耳。”更取毒酒沃地，地裂有声，乃引军去。未几，丁进、李成兵迭至，俱击却之。叛将孔彦舟又引兵围城，率民兵固守，凡六日乃解。

三年，以内艰去，诏起复。时金人闻孟太后在南昌，欲邀之，径犯黄州。令{山成}已还在道，郡卒得金人木笥凿头箭，浮江告急。令{山成}疾趋，夜半入城。金人力攻，翼日城陷。金人欲降之，大骂不屈，酌以酒，挥之不肯饮，又衣以战袍，曰：“我岂当服！”金人曰：“赵使君何坚执膝？”曰：“但当拜祖宗，岂能拜犬彘！”金人怒鞭之，流血被面，骂不绝口而死。事闻，赠徽猷阁待制，谥曰愍忠。州人乞立庙，从之。初，城破，都监王达、判官吴源、巡检刘卓，皆以不屈死焉。

唐重，字圣任，眉州彭山人。少有大志。大观三年进士。

徽宗亲策士，问以制礼作乐，重对曰：“事亲从兄，为仁义礼乐之实。陛下以神考为父，哲宗为兄，盍亦推原仁义之实而已，何以制作为？”授蜀州司理参军，改成都府府学教授，知怀安军金堂县，授辟雍录。

先是，朝廷以拓土为功，边帅争兴利以徼赏，凡蜀东西、夔峡路及荆湖、广南，皆诱近边蕃夷献其地之不可耕者，谓之纳土，因置州县，所至骚然。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，因是荐之，召对。迁吏部员外郎、左司郎官、起居舍人。

金人入京师，重言：“开边之祸，起于童贯，故金人以贯为祸首。若斩贯首，遣人传送于金，尚可缓兵。”或献议远避，重闻卫士语，以告于朝，始定守城之计。擢右谏议大夫。时宰执各主和战二议，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。金人要求金帛，中书侍郎王孝迪下令，有匿金银者死，许人告。重曰：“如此，则子得以告父，弟得以告兄，奴婢得以告主矣，岂初政所宜？”即与御史抗论，乃止。又累疏乞斩蔡京父子以谢天下。寻迁中书舍人，词命多所缴奏。又言：“近世不次用人，其间致身宰辅，有未尝一日出国门者。乞先补外，以为之倡。”上开纳，而宰相执奏以为不可。明日，台谏皆得罪，重落职知同州。

金人已陷晋、绛，将及同。重度不能守，乃开门纵州人使出，自以残兵数百守城，以示必死。金人疑有备，不复渡河而返。降诏奖谕，擢天章阁待制。先是，陕西宣抚使范致虚提五路兵勤王，至陕州。重遗致虚书，言：“中都倚秦兵为爪牙，诸夏恃京师为根本。今京城围久，人无斗志，若五路之师逡巡未进，则所以为爪牙者不足恃，而根本摇矣。然溃卒为梗，关中公私之积已尽；又闻西夏侵掠鄜延，为腹背患。今莫若移檄蜀帅及川峡四路，共资关中守御之备，合秦、蜀以卫王室。”致虚锐于出师，由澠池屯千秋镇，为金将所败，军皆溃，退保

潼关，而五路之力益耗矣。重募人间道走京城归报。二帝既北行，重即移檄川、秦十路帅臣，各备礼物往军前迎奉。

未几，高宗即位，重上疏论今急务有四，大患有五。所谓急务者，以车驾西幸为先，次则建藩镇、封宗子，通夏国之好，继青唐之后，使相犄角，以缓敌势。所谓大患者，法令滋彰，朝纲委靡，军政败坏，国用竭，民心离。欲救此者，宜守祖宗成宪，登用忠直，大正赏刑，诚今日之急务。

长安谋帅，刘岑自河东使还，上亦询可守关中者，岑以重对，乃以天章阁直学士知京兆府，寻兼京兆府路经略制置使。

重前在同州，凡三疏上大元帅府，乞早临关中以符众望。且画三策：一谓镇抚关中以固根本，然后营屯于汉中，开国于西蜀，此为策之上；若驻节南阳，控楚、吴、越、齐、赵、魏之师，以临秦、晋之墟，视敌强弱为进退，选宗亲贤明者开府于关中，此为策之次；傥因都城，再治城池汴、洛之境，据成皋、崤函之险，悉严防守，此策之下；若引兵南度，则国势微弱，人心离散，此最无策。暨至永兴，又六上疏，皆以车驾幸关中为请。并条奏关中防河事宜，大意谓：虢、陕残破，解州、河中已陷，同、华州沿河与金人对垒，边面亘六百余里。本路无可战之兵，乞增以五路兵马十万以上，委漕臣储待以守关中。

章凡七八上，朝廷未有所处。重复上疏曰：“关中百二之势，控制陕西六路，捍蔽川峡四路。今蒲、解失守，与敌为邻，关中固，则可保秦、蜀十路无虞。缘逐路帅守、监司各有占护，不相通融。昨范致虚会合勤王之师，非不竭力，而将帅各自为谋，不听节制。乞选宗亲贤明者充京兆牧，或置元帅府，令总管秦、蜀十道兵马以便宜从事，应帅守、监司并听节制。缓急则合诸道之兵以卫社稷，不惟可以御敌，亦可以救郡县瓦解之失。”又乞节制五路兵，俱不报。

金将娄宿渡河陷韩城县，时京兆余兵皆为经制使钱盖调赴行在。重度势不可支，以书别其父克臣曰：“忠孝不两立，义不苟生以辱吾父。”克臣报之曰：“汝能以身殉国，吾含笑入地矣。”及金人入境，重遗书转运使李唐孺曰：“重平生忠义，不敢辞难。始意迎车驾入关，居建瓴之势，庶可以临东方。今车驾南幸矣，关陕又无重兵，虽竭智力何所施，一死报上不足惜。”

及金兵围城，城中兵不满千，固守逾旬，外援不至。而经制副使傅亮以精锐数百夺门出降，城陷，重以亲兵百人血战。诸将扶重去，重曰：“死吾职也。”战不已，众溃，重中流矢死。初，唐孺以其书闻，俄以死节报。上哀悼之，赠资政殿学士，后谥恭愍。

郭忠孝，字立之，河南人，签书枢密院事逵之子。受《易》、《中庸》于程颐。少以父任补右班殿直，迁右侍禁。登进士第，换文资，授将作监主簿。年逾三十，不忍去亲侧，多仕于河南筦库间。宣和间，为河东路提举。解梁、猗氏与河东接壤，盗贩盐者数百为群，岁起大狱，转相告引，抵罪者众。忠孝止治其首，余悉宽贷。宰相王黼怒之，坐废格盐法免。

靖康初，召为军器少监。入对，以和议为非是，力陈追击之策，谓：“兵家忌深入，金人自燕蓟兴兵，逾河朔，犯都城，其锋不可当，今锐气且衰，又顾子女玉帛之获，故议和以款我师。今诸道之师集矣，宜乘其惰击之，若不能击其归，他日安能御其来。”上命与宰相吴敏、枢密李纲议，忠孝复条上战守利害、土马分合之策十余事。主和者众，卒不用其策。改永兴军路提点刑狱，措置保甲。初，议者请择保甲十万刺为义勇，分隶河朔诸郡。忠孝曰：“保甲岁久，死亡者众，择三万人守都城可也，河朔骑兵之地，非保甲所宜。”上从之。忠孝亟走

关陕，得胜兵三万，分隶十将，择一将统之。继遣兵趋泽、潞，听宣抚司节制。

金人再犯京师，永兴帅范致虚率诸军繇淆、澠入援，忠孝曰“金人深入，而河东无守备，愿分兵走太行，扼其归路，彼必来战，城下之围可缓。”致虚以为然。檄河中守席益、冯翊守唐重与忠孝同出河东，为牵制之举，大军尽出函谷。忠孝独以蒲、解军三千至猗氏，遇金人，破之。逾绛州，破太平砦，斩首数百级。攻平阳，入其郭。会大军失利淆、澠间，乃引还。

及金人犯永兴，兵寡，或劝忠孝以监司出巡，可以避祸。忠孝不答，与经略唐重分城而守。忠孝主西壁，唐重主东壁。金人陈城下，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，敌不得前。已而攻陷城东南隅，忠孝与重及副总管杨宗闵、转运副使桑景询、判官曾谓、经略主管机宜文字王尚、提举军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。朝廷赠忠孝大中大夫。子雍，别有传。

程迪，字惠老，开封人。父博古，部郾延兵战死永乐。迪以门荫得官。宣和中，从杨惟中征方腊有功，加武功大夫、荣州团练使、泸南潼川府路走马承受公事。

诸使合荐迪忠义谋略，可任将帅，召赴行在。经略制置使唐重以敌迫近，留迪提举军马，措置民兵以为备。金人已自同州渡河，或劝迪还蜀，迪思有以报国，不从。乃诣种氏诸豪，谋率众保险，俟其势稍衰，出奇击之。转运使桑景询知其谋，以告唐重，揭榜许民择险自固。会前河东经制使傅亮建议当守不当避，重从之，以亮为制置副使，去者悉还。

既而金兵益迫，重乃以迪提举永兴路军马，措置民兵，令迪行视南山诸谷，将运金帛徙治其中。因召土豪，集民兵以补军籍。会应募者众，亮语重曰：“人心如此，假以旬日，守备且具，奈何望风弃去。”重大然之，即檄诸司听亮节制。金人

近城，迪又欲选兵迎战，使老稚得趣险，尚可以活十万人。亮执议城守，金人四面急攻，外无援兵，迪率诸司及统制偏裨以下东乡会盟：“危急必以死相应，誓不与敌俱生。”慷慨呜咽，同盟皆感泣。城破，乃自亮所分地始。亮先出降，众溃。迪率其徒行徇于众曰：“敌仇我矣，降亦死，战亦死！”努力与斗，愤怒大呼，口流血，士皆感奋，多所斩杀。迪冒飞矢，持短兵接战数十合，身被创几遍，绝而复苏，犹厉声叱战不已，遂死之。麾下士舁置空室中，比屋皆烬，室独不火，及敛，容色如生。诏赠明州观察使，谥恭愍。子昌谔。

徐徽言，字彦猷，衢之西安人。少为诸生，泛涉书传。负气豪举，有奇志，喜谈功名事。大观二年，诏求材武士，韩忠彦、范纯粹、刘仲武以徽言应诏，召见崇德殿，赐武举绝伦及第。

历保德军监押，以边功加阁门祗候、平阳府军马铃辖，权知保德军。改总领河西军马，以讨西夏功，累迁秉义郎。宣和四年，将伐燕，命太原帅张孝纯招河西帐族，遣徽言入其地。帐族拒而射之，徽言迎战破之，遂定天德、云内两城。宣抚使童贯嫉其功，檄太原不得违节度。复弃去。孝纯先定朔、武二州，亦不能守。改知火山军兼统制河西军马，徙赴石州。

靖康初，迁武翼郎、阁门宣赞舍人。金人围太原，分兵绝饷道，自隰、石以北，命令不通者累月。徽言以三十人渡河，一战破之。迁武经郎、知晋宁军兼岚石路沿边安抚使。

金人再犯京师，陕西制置使范致虚纠合五路兵赴难，檄徽言守河西。钦宗割两河以纾祸，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出河东，为金人所劫，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隶西夏。晋宁军民大恐，曰：“弃麟、府、丰，晋宁岂能独存！”徽言曰：“此使人矫诏耳。三郡在河西，设有诏，犹当执奏，况无之耶！”遂率兵复取三

州，夏人所置守长皆出降，徽言慰遣之。又并取岚、石凳州，教戈舡卒乘羊皮浑脱乱流以掩敌。金人益备克胡砦、吴堡津，遣守领为九州都统，与晋宁对垒。徽言出奇兵袭逐之。时河东郡县沦没，遗民日徯王师之至。徽言阴结汾、晋土豪数十万，约复故地则奏官为守长，听世袭。条其事以闻，俟报可，即身率精甲捣太原，径取雁门，留兵戍守；且曰：“定全晋则形胜为我有，中原当指期克复，投机一时，会不可失。”奏上，诏徽言听王庶节制，议遂格。

金人忌徽言，欲速拔晋宁以除患。建炎二年冬，自蒲津涉河围之。先是徽言移府州，约折可求夹攻金人。可求降，金将娄宿挟至城下以招徽言。徽言故与可求为姻，乃登陴以大义嗾数之。可求仰曰：“君于我胡大无情？”徽言摄弓厉言曰：“尔于国家不有情，我尚于尔何情？宁惟我无情，此矢尤无情。”一发中之，可求走，因出兵纵击，遂斩娄宿孛董之子。当是时，环河东皆已陷，独晋宁屹然孤墉，横当强敌，势相百不抗。徽言坚壁持久，抚摩疲伤，遣没人泅河，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几万众，浮筏西渡，与金人麇河上，大小数十战，所俘杀过当。晋宁号天下险，徽言广外城，东压河，下堑不测，谯堞雄固，备械甚整。命诸将画隅分守，敌至则自致死力，以劲兵往来为游援。

金进攻数败，不得志，围之益急。晋宁俗不井饮，寄汲于河。金人载茭石湮壅支流，城中水乏绝，储峙浸罄，铠仗空敝，人人惴忧，知殒亡无日。徽言能得众心，奋枵饿伤夷之余，哀折槊断刃，以死固守。既自度不支，取炮机、篋格，凡守具悉火之，曰：“无以遗敌。”遣人间道驰书其兄昌言曰：“徽言孤国恩死矣，兄其勉事君。”一夕，裨校李位、石赧系帛书飞笥上，阴约娄宿启外郭纳金兵。徽言与太原路兵马都监孙昂决

战门中，所格杀甚众，退婴牙城以守。金人攻之不已，徽言置妻子室中，积薪自焚。仗剑坐堂上，慷慨语将士：“我天子守土臣，义不见蔑敌手。”因拔佩刀自拟，左右号救持之急，金兵猥至，挟徽言以去，然犹惮其威名。

娄宿得徽言所亲说徽言：“盍具冠屨见金帅。”徽言斥曰：“朝章，覲君父礼，以入穹庐可乎？汝污伪官，不即愧死，顾以为荣，且为敌人摇吻作说客耶？不急去，吾力犹能搏杀汝。”娄宿就见徽言，语曰：“二帝北去，尔其为谁守此？”徽言曰：“吾为建炎天子守。”娄宿曰：“我兵已南矣，中原事未可知，何自苦为？”徽言怒曰：“吾恨不尸汝辈归见天子，将以死报太祖、太宗地下，庸知其他！”娄宿又出金制曰：“能小屈，当使汝世帅延安，举陕地并有之。”徽言益怒，骂曰：“吾荷国厚恩，死正吾所，此膝詎为汝辈屈耶？汝当亲刃我，不可使余人见加。”娄宿举戟向之，觐其惧状。徽言披衽迎刃，意象自若。饮以酒，持杯掷娄宿曰：“我尚饮汝酒乎？”慢骂不已。金人知不可屈，遂射杀之。粘罕闻其死，怒娄宿曰：“尔粗狠，何专杀义人以逞尔私？”治其罪甚惨。

初，徽言与刘光世束发雅故。光世被命援太原，次吴堡津，辄顿不进。徽言移书趣行，未听；又谕以太原危不守，旦暮望救，总管承诏赴急，不宜稽固取方命罪，光世犹前却。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挠，封副与之，光世惶遽引道。

宣抚使张浚与诸使者相继以死节事闻，高宗抚几震悼，顾谓宰相曰：“徐徽言报国死封疆，临难不屈，忠贯日月，过于颜真卿、段秀实远矣。不有以宠之，何以劝忠，昭示来世。”乃赠晋州观察使，谥忠壮。再赠彰化军节度。

孙昂，亦引刀欲自刺，金人拥至军前，不屈而死，至是赠成忠郎、围练使。徽言子冈既同死事，而从孙适亦以守安丰死。

昂父翊，宣和末知朔宁府，救太原，死于阵。各世著忠义云。

向子韶，字和卿，开封人，神宗后再从侄也。年十五入太学，登元符三年进士第。特恩改承事郎，授荆南府节度判官，累官至京东转运副使。属郡郭奉世进万缗羨余，户部聂昌请赏之以劝天下。子韶劾奉世，且言近臣首开聚敛之端，浸不可长，士论韪之。以父忧免，起复，知淮宁府。

建炎二年，金人犯淮宁，子韶率诸弟城守，谕士民曰：“汝等坟墓之国，去此何之，吾与汝当死守。”时有东兵四千人，第三将岳景绶欲弃城率军民走行在，子韶不从，景绶引兵迎敌而死。金人昼夜攻城，子韶亲擐甲胄，冒矢石，遣其弟子率赴宗泽乞援兵，未至，城陷。子韶率军民巷战，力屈为所执。金人坐城上，欲降之，酌酒于前，左右抑令屈膝，子韶直立不动，戟手责骂，金人杀之。其弟新知唐州子褒、朝请郎子家等与阖门皆遇害，惟一子鸿六岁得存。事闻，再赠通议大夫，官其家六人，后谥忠毅。初，金人至淮宁府，杨时闻之曰：“子韶必死矣。”盖知其素守者云。

杨邦乂，字晞稷，吉州吉水人。博通古今，以舍选登进士第，遭时多艰，每以节义自许。历婺源尉、蕲庐建康三郡教授，改秩知溧阳县。会叛卒周德据府城，杀官吏。邦乂立县狱囚赵明于庭，欲诛之，因谕之曰：“尔悉里中豪杰，诚能集尔徒为邑人诛贼，不惟宥尔罪，当上功畀爵。”明即请行，邦乂饮之卮酒，使自去。越翼日，讨平之。

建炎三年，金人至江上。高宗如浙西，留右仆射杜充为御营使，驻扎建康，命刘光世、韩世忠、王 燾诸将悉听充节制。充性酷而无谋，士心不附。渡 冈沙，充遣陈淬、岳飞等及金人战于马家渡。自辰至未，战数合，胜负未决。 燾拥兵弗救，淬被擒， 燾兵遁，充率麾下数千人降。金人济江，鼓行逼城。

时李柷以户部尚书董军饷，陈邦光以显谟阁直学士守建康，皆具降状，逆之十里亭。金帅完颜宗弼既入城，柷、邦光率官属迎拜，惟邦光不屈膝，以血大书衣裾曰：“宁作赵氏鬼，不为他邦臣。”宗弼不能屈。翼曰，遣人说邦光，许以旧官。邦光以首触柱础流血，曰：“世岂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动者？速杀我。”翼曰，宗弼等与柷、邦光宴堂上，立邦光于庭，邦光叱柷、邦光曰：“天子以若捍城，敌至不能抗，更与共宴乐，尚有面目见我乎？”有刘团练者，以幅纸书“死活”二字示邦光曰：“若无多云，欲死趣书‘死’字。”邦光奋笔书“死”字，金人相顾动色，然未敢害也。已而宗弼再引邦光，邦光不胜愤，遥望大骂曰：“若女真图中原，天宁久假汝，行磔汝万段，安得污我！”宗弼大怒，杀之，剖取其心，年四十四。事闻，赠直秘阁，赐田三顷，官为敛葬，即其地赐庙褒忠，谥忠襄，官其四子。

邦光少处郡学，目不视非礼，同舍欲隳其守，拉之出，托言故旧家，实娼馆也。邦光初不疑，酒数行，娼女出，邦光愕然，疾趋还舍，解其衣冠焚之，流涕自责。绍兴七年，枢密院言邦光忠节显著，上曰：“颜真卿异代忠臣，朕昨已官其子孙，邦光为朕死节，不可不厚褒录，以为忠义之劝。”加赠徽猷阁待制，增赐田三顷。

列传第二百七 忠义三

曾志 弟悟 刘汲 郑骧 吕由诚 郭永 韩浩 朱庭杰
王允功 王荐周中 周辛附 欧阳珣 张忠辅 李彦仙邵云
吕圆登 宋炎 附 赵立 王复郑褒 附 王忠植 唐琦
李震 陈求道

曾志，字仲常，中书舍人巩之孙。补太学内舍生，以父任郊社斋郎，累官司农丞、通判温州，须次于越。

建炎三年，金人陷越，以琶八为帅，约诘旦城中文武官并诣府，有不至及藏匿、不觉察者，皆死。志独不往，为邻人纠察逮捕，见琶八，辞气不屈。且言：“国家何负汝，乃叛盟欺天，恣为不道。我宋世臣也，恨无尺寸柄以死国，安能贪生事尔狗奴邪？”时金人帐中执兵者皆愕眙相视，琶八曰：“且令出。”左右尽驱其家属四十口同日杀之越南门外，越人作窖瘞其尸。金人去，志弟朝散郎{旦心}时知杭州余杭县事，制大棺敛其骨，葬之天柱山。事闻，予三资恩泽，官其弟恂、子密、兄子寔”，皆将仕郎。

方遇难时，崇甫四岁，与乳母张皆死。夜值小雨，张得苏，顾见崇亦苏，尚吮其乳，郡卒陈海匿崇以归。后仕至知南安军。志从弟悟。

悟字蒙伯，翰林学士肇之孙也。宣和二年进士，靖康间为亳州土曹。金人破亳州，悟被执，抗辞慢骂，众刃劓之，尸体

无存者，妻孥同日被害。年三十三。

刘汲，字直夫，眉州丹棱人。绍圣四年进士。为合州司理、武信军推官，改宣德郎、知开封府鄢陵县。奉行神霄宫不如令，以京畿转运使赵霆奏，徙通判隆德府。时方士林灵素用事，郡人班自改《易系辞》为妖言，以应灵素。汲摄守，下自狱。灵素荐自有道。命转运使陈知存按验，掾史惧，欲变狱。汲责数掾史，知存惮之，卒以实闻。

通判河中府，辟开封府推官。自盛章等尹京，果于诛杀，率取特旨以快意，汲每白府奏罢之。宰相王黼初领应奉司，汲对客辄诋之，黼闻，奏谪监蓬州税。钦宗召赴阙，汲奏愿得驱驰外服，治兵食以卫京师。时置京西转运司于邓州，以汲添差副使。建炎元年，范致虚师至陕，汲贻书劝以一军自蒲中越河阳，焚金人积聚，绝河桥；一军自陕路直抵郑、许，与诸道连衡，敌必解散。致虚以书谢汲而行。

金人再犯京师，诸道不知朝廷动息者三月。冯延绪传诏抚谕，谓车驾出郊定和议，令诸道罢兵。汲谓副总管高公纯曰：“诏书未可遽信。”公纯问故，汲曰：“诏下以去年十二月，邓去京七百里，今始至州何也？安有议和以三月，而敌犹未退乎？此必金人胁朝廷以款勤王之师尔，可速进兵。”公纯难之，汲请自行，公纯不得已俱至南阳，不进，汲独驰数十骑赴都城，二帝已北行，汲素服恸哭。寻代公纯摄帅事，捐金帛飧士，为战守计。诏邓州备巡幸，汲广城池，饰行阙，所以待乘舆之具甚备。就加直龙图阁、知邓州兼京西路安抚使。

汲奏：“欲复两河，当先河东，欲复河东，当用陕兵，请先从事河东，以定西河之根本。”于是金人复渡河，谍知邓州为行在所，命其将银朱急攻京西。汲遣副总管侯成林守南阳，金人奄至，杀成林。汲集将吏谓曰：“吾受国恩，恨未得死所，

金人来必死，汝有能与吾俱死者乎？”皆流涕曰：“惟命。”民有请涉山作砦以避敌者，汲曰：“是弃城矣。然若属俱死无益。”乃下令曰：“城中有材武愿从军者听留，余从便。”得敢死士四百人。又令曰：“凡仕于此，其听送其家，寅出午反，违者从军法。”众皆感服，无一人失期。

及南阳陷，命将戚鼎将兵三千逆战，及命靳仪与赵宗印分西、南门犄之。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，见宗印从间道遁，即自至鼎军中，麾其众阵以待，敌至皆死斗，敌却。俄而仪败，金人攻之益急，矢下如雨，军中请汲去，汲不许，曰：“使敌知安抚使在此为国家致死。”敌大至，汲死之。事闻，赠太中大夫，谥忠介。

郑骧，字潜翁，信之玉山人。登元符三年进士第。知溧阳县，岁饥，民多逃亡。漕司按籍督逋赋不少贷，骧患之，尽去其籍。使者欲绳以法，骧曰：“著令约二税为定数，今不除，则逋愈多，民愈贫，赋愈不办。”使者不能屈。时议自建康凿漕渠导太湖以通大江，将破数州民田，调江、浙二十五州丁夫，所费百万计。朝廷遣官视可否，骧条析利病，力止之。

通判岢岚军，改庆阳府。姚古奏为熙河兰廓路经略司属官。钱盖自渭易熙，奏辟幕下。地震，秦陇金城六城坏，骧为盖言六城熙河重地，宜趣缮治，因自请董兵护筑益机滩新堡六百步，以控西夏。堡成，以功迁官，赐绯衣银鱼。

唃廝罗氏旧据青唐，置西宁州，董毡入朝，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。大观中，羌人假其名归附，童贯奏赐姓名赵怀恭，官团练使。至是党征自西宁求归，贯惧事露，议者希贯意欲绝之。骧谓贯欺君，请辨其伪。贯怒，将厚诬以罪，会败而止。擢京兆府等路提举常平。骧按格为《常平总目》十卷，颁之所部。时陕右大稔，骧奏乞以所部本息乘时广籴，得米六十万斛。

高宗初，以直秘阁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。时谋巡近甸金陵、南阳、长安为驻蹕计，骧言：“南阳、金陵偏方，非兴王地；长安四塞，天府之国，可以驻蹕。”会帝东幸扬州，复请自楚、泗、汴、洛以迄陕、华，各募精兵，首尾相应，庶敌势不得冲决。不报。金将娄宿犯同州及韩城，骧遣兵拒险击之，师失利，金人乘胜径至城下，通判以下皆遁去。骧曰：“所谓太守者，守死而已。”翼日城陷，骧赴井死，赠通议大夫、枢密直学士，谥威愍，诏赐庙愍节。

骧在熙河，尝摭熙宁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为《拓边录》十卷，兵将蕃汉杂事为《别录》八十卷，图画西蕃、西夏、回鹘、卢甘诸国人物图书为《河陇人物志》十卷，序赞普迄溪巴温、董毡世族为《蕃谱系》十卷。

吕由诚，字子明，御史中丞诲之季子。幼明爽有智略，范镇、司马光，父友也，皆器重之。以父恩补官，调邓州酒税，临事精敏，老吏不能欺。会营兵窃发，聚众闭城，守贰逃匿，由诚亲往招谕，贼敛兵听命。以功迁秩，寻擢提举三门、白波犂运，言者谓其资浅，罢之。知合水县。王中立、种谔征灵州，由诚部运随军，天寒食尽，他邑役夫多溃去，唯由诚所部分无失者。寻改知乘氏县。丞相吕大防为山陵使，辟为属。通判成都府，知雅、嘉、温、绵四州，复知嘉州，皆有治绩。

靖康元年，宰相唐恪荐由诚刚正有家法，宜任台臣。召至京师，与恪议不合，且忧其蓄缩不足以济时艰，力辞求退。差知袭庆府，未及出关，金人再入，陷京师，立张邦昌，以兵胁士大夫臣之，由诚微服得免。时群盗所在蜂起，由诚崎岖至郡。城圯粮竭，于是昼夜为备，版筑甫就，剧贼李昱拥十万众奔至城中，知其有备，阳受元帅府招安而去。康王移军济阳，由诚竭力馈饷，军以不乏。遣官属王允恭奉表劝进。

时京东诸郡，兵骄多内讷，独由诚拊循有方，士乐为用。前后数被攻围，屹然自立群盗中，救援皆绝。孔彦舟以郛兵叛，首犯郡境，攻之累旬不能下，始引去。胡选者众尤残暴，攻由诚示必取，由诚夜焚其攻具，直入帐下，贼骇散，不知所为，忽解围去。

一日金兵四集，由诚严立赏罚，厉以忠义，守兵争奋，昼夜警备。金人百道攻城，矢石如雨，人无叛志。郡官有迎降者，执而械之。判官赵令佳同心誓守，城陷俱被执。金人欲生降之，由诚不屈，乃杀其子仍于前，由诚不顾，与令佳同遇害。子僕与其家四十口皆被执，无生还者。南北隔绝，其孙绍清留蜀，后自蜀走江、浙访由诚生死，遇令佳之子子彝于江阴，知令佳与由诚同死被褒典，乃诉于朝，诏赠由诚三官，为通奉大夫，与二子恩泽。

郭永，大名府元城人。少刚明勇决，身長七尺，须髯若神。以祖任为丹州司法参军，守武人，为奸利无所忌，永数引法裁之。守大怒，盛威临永，永不为动，则繆为好言荐之朝。后守欲变具狱，永力争不能得，袖举牒还之，拂衣去。

调清河丞，寻知大谷县。太原帅率用重臣，每宴飨费千金，取诸县以给，敛诸大谷者尤亟。永以书抵幕府曰：“非什一而取，皆民膏血也，以资觞豆之费可乎？脱不获命，令有投劾而归耳。”府不敢迫。县有潭出云雨，岁旱，巫乘此哗民，永杖巫，暴日中，雨立至，县人刻石纪其异。府遣卒数辈号“警盗，刺诸县短长，游蠹不归，莫敢迁，永械致之府，府为并它县追还。于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于民者，必条利病反复，或遂寝而不行。或谓永：“世方雷同，毋以此贾祸。”永曰：“吾知行吾志而已，遑恤其它。”大谷人安其政，以为自有令无永比者。既去数年，复过之，则老稚遮留如永始去。

调东平府司录参军，府事无大小，永咸决之。吏有不能办者，私相靳曰：“尔非郭司录耶！”通判郑州，燕山兵起，以永为其路转运判官。郭药师屯边，怙恩暴甚，与民市不偿其直，复驱之，至坏目折支乃已。安抚使王安中莫敢问。永白安中，不治且难制，请见而显责之；不从，则取其尤者磔之市。乃见药师曰：“朝廷负将军乎？”药师惊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永曰：“前日将军杖策归朝廷，上推赤心置将军腹中，客遇之礼无所不至，而将军未有尺寸功报上也。今乃倚将军为重，乃纵部曲戕民不禁，平居尚尔，如缓急何！”药师虽谢无愧容，永谓安中曰：“它日乱边者必此人也。”已而安中罢，永亦辞去，移河北西路提举常平。

会金人趋京师，所过城邑欲立取之。是时天寒，城池皆冻，金率藉冰梯城，不攻而入。永适在大名，闻之，先弛壕渔之禁，人争出渔，冰不能合。金人至城下，睥睨久之而去。迁河东提点刑狱。

时高宗在扬州，命宗泽守京师，泽厉兵积粟，将复两河，以大名当冲要，檄永与帅杜充、漕张益谦相犄角。永即朝夕谋战守具，因结东平权邦彦为援，不数日声振河朔，已没州县皆复应官军，金人亦畏之不敢动。

居亡何，泽卒，充守京师，以张益谦代之，而裴亿为转运使。益谦、亿齷齪小人。会范琼胁邦彦南去，刘豫举济南来寇，大名孤城无援，永率士昼夜乘城，伺间则出兵狙击。或劝益谦委城遁，永曰：“北门所以蔽遮梁、宋，彼得志则席卷而南，朝廷危矣。借力不敌，犹当死守，徐挫其锋，待外援之至，奈何弃之？”因募士赍帛书夜缒城出，告急朝廷，乞先为备。攻围益急，俘东平、济南人，大呼城下曰：“二郡已降。降者富贵，不降者无噍类。”益谦辈相顾色动，永大言曰：“今日正

吾侪报国之时。”又行城抚将士曰：“王师至矣，吾城坚完可守，汝曹努力，敌不足畏也。”众感泣。质明，大雾四塞，豫以车发断碑残础攻城，楼橹皆坏，左右蒙盾而立，多碎首者。良久城陷，永坐城楼上，或掖之以归，诸子环泣请去，永曰：“吾世受国恩，当以死报，然巢倾卵覆，汝辈亦何之？兹命也，奚惧。”

益谦、亿率众迎降，金人曰：“城破始降，何也？”众以永不从为辞。金人遣骑召永，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讫，易幅巾而入，黏罕曰：“沮降者谁？”永熟视曰：“不降者我。”金人奇永状貌，且素闻其贤，乃自相语，欲以富贵啖永，永瞋目唾曰：“无知犬豕，恨不醢尔以报国家，何说降乎？”怒骂不绝。金人讳其言，麾之使去，永复厉声曰：“胡不速杀我死？当率义鬼灭尔曹。”大名人在系者无不以手加额，为之出涕，金人怒断所举手。乃杀之，一家皆遇害。虽素不与永合者皆面恻，金人去，相与负其尸瘞之。

永博通古今，得钱即买书，家藏书万卷，为文不求人知。见古人立名节者，未尝不慨然掩卷终日，而尤慕颜真卿为人。充之守大名，名称甚盛，永尝画数策见之，它日问其目。曰：“未暇读也。”永数之曰：“人有志而无才，好名而遗实，骄蹇自用而得名声，以此当大任，鲜不颠沛者，公等足与为治乎？”充大惭。靖康元年冬，金人再犯京师，中外阻绝，或以两宫北狩告永者，永号绝仆地，家人舁归，不食者数日，闻大元帅府檄书至，始勉强一餐。其忠义盖天性然。

绍兴初，赠中大夫、资政殿学士，谥勇节，官其族数人。

韩浩，丞相琦孙。以奉直大夫守潍州。建炎二年，金人攻城，浩率众死守，城陷力战死。通判朱庭杰身被数箭，亦死。权北海县丞王允功、司理参军王荐皆全家陷没。浩特赠三官，

官其家三人。庭杰、允功、荐各官其家一人。

朝议大夫周中世居潍州，率家人乘城拒守，中弟辛家最富，尽散其财以享战士。城陷，中阖门百口皆死。绍兴六年，以周聿请，赠官。

欧阳珣字全美，吉州庐陵人。崇宁五年进士。调忠州学教授、南安军司录，知盐官县。以荐上京师，遇国难，及出使，加将作监丞。金人犯京师，朝议割河北絳、磁、深三镇地讲和。珣率其友九人上书，极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与人。及事急，会群臣议，珣复抗论当与力战，战败而失其地，它日取之直；不战而割其地，它日取之曲。时宰怒，欲杀珣，乃遣珣奉使割深州，珣至深州城下，恸哭谓城上人曰：“朝廷为奸臣所误至此，吾已办一死来矣，汝等宜勉为忠义报国。”金人怒，执送燕，焚死之。

张忠辅，宣和末为将，同崔中、折可与守崞县。金人来攻，婴城固守，率士卒以死拒敌。中度不可支，有二心。忠辅宣言于众曰：“必欲降，请先杀我。”中设伏给约议事，斩忠辅首掷陴外以示金人。既开城门，可与不屈见杀。可与兄可求建炎中言于朝，官可与之子五人，而忠辅不与，士论惜之。

李彦仙，字少严，初名孝忠，宁州彭原人，徙巩州。有大志，所交皆豪侠士。闲骑射。家极边，每出必阴察山川形势，或矚敌人纵牧，取其善马以归。尝为种师中部曲，入云中，获首级，补校尉。靖康元年，金人犯境，郡县募兵勤王，遂率士应募，补承节郎。李纲宣抚两河，上书言纲不知兵，恐误国。书闻，下有司追捕，乃亡去，易名彦仙。以效用从河东军，谍金人还，复补校尉。

河东陷，彦仙拔归，道出陕，以兵事见守臣李弥大，弥大与语，壮之，留为裨将，戍淆、澠间。金人再犯汴，永兴帅范

致虚合西兵入援，彦仙遮说曰：“湑、澠道隘难以众进，不若分兵而前，留其半于陕，可为后图。”致虚怒其沮众，罢遣之。师至千秋镇，果败，官吏皆遁。

时彦仙为石壕尉，坚守三觜，民争依之。下令曰：“尉异县人，非如汝室墓于是。今尉为汝守，若不悉力，金人将尸汝于市。”众皆奋。金人攻三觜，彦仙战佯北，金人追之，伏发，掩杀千计，分兵四出，下五十余壁。

初，金人得陕，用降者守之，使招集散亡，彦仙阴遣士厕其间，金人不觉。乃引兵攻其南郭，夜潜师薄东北隅，所纳士内应，噪而入，复陕州。乘胜渡河，列栅中条诸山，旁郡邑皆响附，分遣邵云等下绛、解诸邑。吏行文书，请州印章，彦仙曰：“吾以尉守此，第用吾印。”事闻，上谓辅臣曰：“近知彦仙与金人战，再三获捷，朕喜而不寐。”即命知陕州兼安抚使，迁武节郎、阁门宣赞舍人。彦仙搜军实，增陴浚隍，益为战守备，尽取家属以来，曰：“吾以家徇国，与城俱存亡。”闻者感服。邵兴在神稷山，以其众来，愿受节制。彦仙辟兴统领河北忠义军马，屯三门，后赖其力复虢州。

金将乌鲁撒拔再攻陕，彦仙极力御之，金人技穷而去。三年，娄宿悉兵自蒲、解大入，彦仙伏兵中条山击之，金兵大溃，娄宿仅以身免。授右武大夫、宁州观察使兼同、虢州制置。彦仙度金人必并力来攻，即遣人诣宣抚使张浚求三千骑，俟金人攻陕，即空城度河北趋晋、绛、并、汾，捣其心腹，金人必自救，乃繇岚、石西渡河，道郟、延以归。浚贻书劝彦仙空城清野，据险保聚，俟隙而动。彦仙不从。

娄宿率叛将折可求众号十万来攻，分其军为十，以正月旦为始，日轮一军攻城，聚十军并攻，期以三旬必拔。彦仙意气如平常，登譙门，大作技乐，潜使人縋而出，焚其攻具，金人

愕而却。食尽，煮豆以啖其下，而取汁自饮。至是亦尽，告急于浚，浚间道以金币使犒其军，檄都统制曲端泾原兵来援。端素疾彦仙出己上，无出兵意。浚幕官谢升言于浚曰：“金旦暮下陕，则全据大河，且窥蜀矣。”浚乃出师至长安。道阻不得进，裨将邵隆、吕圆登、杨伯孙自外来援，间关伤仆，仅有至者。

彦仙日与金人战，将士未尝解甲。娄宿雅奇彦仙才，尝啖以河南兵马元帅，彦仙斩其使。至是使人呼曰：“即降，昇前秩。”彦仙曰：“吾宁为宋鬼，安用汝富贵为！”命强弩一发毙之。设钩索，日钩取金人，舂斫城上。杀伤相当，守陴者伤夷日尽，金益兵急攻，城陷，彦仙率众巷战，矢集身如猬，左臂中刃不断，战愈力。金人惜其才，以重赏募人生致之，彦仙易敝衣走渡河，曰：“吾不甘以身受敌人之刃。”既而闻金人纵兵屠掠，曰：“金人所以甘心此城，以我坚守不下故也，我何面目复生乎？”遂投河死，年三十六。金人害其家，惟弟夔、子毅得免。浚承制赠彦仙彰武军节度使，建庙商州，号忠烈。官其子，给宅一区，田五顷。绍兴九年，宣抚使周聿请即陕州立庙，名义烈。后以商、陕与金人，徙其庙阆州。乾道八年，易谥忠威。

彦仙颀而长面，严厉不可犯，以信义治陕，犯令者虽贵不贷。与其下同甘苦，故士乐为用。有筹略，善应变。尝略地至青涧，猝遇金人，众愕眙，彦仙依山植疑帜，徐据柳林，解甲自如。金人疑有伏，引去，彦仙追袭于隘，躡死相枕。关以东皆下，陕独存，金人必欲下陕，然后并力西向。彦仙以孤城扼其冲再逾年，大小二百战，金人不得西。至城陷，民无贰心，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，哭李观察不绝。金人怒，屠其城，全陕遂没。裨将邵云、吕圆登、宋炎、贾何、阎平、赵成皆死，

并赠官录其家。

邵云，龙门人。金人陷蒲城，云聚少年数百，壁山谷，时出挠之。会邵隆起兵，云往从之，约为兄弟。闻胡夜义者众强，乃举所部听命。李彦仙尝假夜义官，夜义意不满，掠南原而去，彦仙诱杀之。云欲攻陕，彦仙遣客说以义，遂来归。累有功，官至武翼郎、阁门宣赞舍人。城破被执，娄宿欲命以千户长，云大骂不屈，娄宿怒，钉云五日而磔之。金人有就视者，犹吐血喷其面，至抉眼摘肝，骂不绝。

吕圆登，夏县人。尝为僧，后以良家子应募，捍金人湫、浠间。彦仙保三鬣，圆登归之，功最多，为爱将。城垂破，以兵来援，身重创，持彦仙泣曰：“围久，不知公安否，今得见公，且死无恨。”创身方卧，闻城陷，遽起战死。

宋炎，陕县人。蹶张命中，补秉义郎。先，金人围城，炎射死数百人。比再围，炎以劲弩数百，发毒矢杀千余人。城陷，金人声言求善射者贵之，炎不应，力战死。

赵立，徐州张益村人。以敢勇隶兵籍。靖康初，金人大入，盗贼群起，立数有战功，为武卫都虞候。建炎三年，金人攻徐，王复拒守，命立督战，中六矢，战益厉。复壮其勇，酌卮酒挥涕劳之。城陷，复与其家皆死，独子侑先去。州教授郑褒亦骂敌而死。城始破，立巷战，夺门以出，金人击之死，夜半得微雨而苏，乃杀守者，入城求复尸，恸哭手瘞之。阴结乡民为收复计。金人北还，立率残兵邀击，断其归路，夺舟船金帛以千计，军声复振。乃尽结乡民为兵，遂复徐州。诏授忠翊郎、权知州事。立奏为复立庙，每遇岁时及出师，必帅众泣祷曰：“公为朝廷死，必能阴祐其遗民也。”齐人闻之归心焉。

时山东诸郡莽为盗区，立介居其间，威名流闻。累迁右武大夫、忠州刺史。会金左将军昌围楚州急，通守贾敦诗欲以城

降，宣抚使杜充命立将所部兵往赴之。且战且行，连七战胜而后能达楚。两颊中流矢，不能言，以手指麾，既入城休士，而后拔镞。诏以立守楚州。明年正月，金人攻城，立命撤废屋，城下然火池，壮士持长矛以待。金人登城，钩取投火中。金人选死士突入，又搏杀之，乃稍引退。五月，兀术北归，筑高台六合，以輜重假道于楚，立斩其使。兀术怒，乃设南北两屯，绝楚饷道，立引兵出战，大破之。

会朝廷分镇，以立为徐州观察使、泗州涟水军镇抚使兼知楚州。立一日拥六骑出城，呼曰：“我镇抚也，可来接战。”有两骑将袭其背，立奋二矛刺之，俱堕地，夺两马而还。众数十追其后，立瞋目大呼，人马皆辟易。明日，金人列三队邀战，立为三阵应之，金人以铁骑数百横分其阵而围之，立奋身突围，持挺左右大呼，金人落马者不知数。承、楚间有樊梁、新开、白马三湖，贼张敌万窟穴其间，立绝不与通，故楚粮道愈梗。始受围，菽麦野生，泽有鳧茨可采，后皆尽，至屑榆皮食之。

承州既陷，楚势益孤，立遣人诣朝廷告急。签书枢密院事赵鼎欲遣张俊救之，俊不肯行。鼎曰：“江东新造，全藉两淮，失楚则大事去矣。若俊惮行，臣愿与之偕往。”俊复力辞，乃命刘光世督淮南诸镇救楚。东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，扼不得进；高邮薛庆至扬州，转战被执死；光世将王德至承州，下不用命；扬州郭仲威按兵天长，阴怀顾望；独海陵岳飞仅能为援，而众寡不敌。高宗览立奏，叹曰：“立坚守孤城，虽古名将无以逾之。”以书趣光世会兵者五，光世讫不行。金知外救绝，围益急。九月，攻东城，立募壮士焚其梯，火辄反向，立叹曰：“岂天未助顺乎。”一旦风转，焚一梯，立喜，登磴道以观，飞炮中其首，左右驰救之，立曰：“我终不能为国殄贼矣。”言讫而绝，年三十有七。众巷哭。以参谋官程括摄镇抚使以守。

金人疑立诈死，不敢动。越旬余，城始陷。初，朝廷闻楚乏食，与粟万斛，命两浙转运李承造自海道先致三千斛，未发而楚失守矣。

立家先残于徐，以单骑入楚。为人木强，不知书，忠义出天性。善骑射，不喜声色财利，与士卒均廩给。每战擐甲胄先登，有退却者，大呼驰至，摔而斩之。初入城，合徐、楚兵不满万，二州众不相能，立善抚驭，无敢私隙。仇视金人，言之必嚼齿而怒，所俘获磔以示众，未尝献馘行在也。刘豫遣立故人赍书约降，立不发书，束以油布焚市中，且曰：“吾了此贼，必灭豫乃止。”由是忠义之声远近皆倾下之，金人不敢斥其名。围既久，众益困，立夜焚香望东南拜，且泣曰：“誓死守，不敢负国家。”命其众击鼓，曰：“援兵至，闻吾鼓声则应矣。”如是累月，终无至者。立尝戒士卒：不幸城破，必巷战决死。及陷，众如其言。

自金人犯中国，所下城率以虚声胁降，惟太原坚守逾二年，濮州城破，杀伤大相当，皆为金人所惮。而立威名战多，咸出其上。讣闻，辍朝，赠奉国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官其子孙十人，谥忠烈。明年，金人退，得立尸谯楼下，颊骨箭穴存焉。命官给葬事，后为立祠，名曰显忠。

王复，以龙图阁待制知徐州。建炎三年，金人自袭庆府引兵围徐州，复与男倚同守城，率军民力战。外援不至，城陷，复坚坐听事不去，谓粘罕曰：“死守者我也，监郡而次无预焉，愿杀我而舍僚吏百姓。”粘罕欲降之，复慢骂求死，阖门百口皆被杀。巡检杨彭年亦死焉。事闻，赠复资政殿学士，谥壮节，立庙楚州，号忠烈，官其家五人。

王忠植，太行义士也。绍兴九年，取石州等十一郡，授武功大夫、华州观察、统制河东忠义军马，遂知代州。寻落阶官，

为建宁军承宣使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河东经略安抚使。

明年，金人围庆阳急，帅臣宋万年乘城拒守。会川、陕宣抚副使胡世将檄忠植以所部赴陕西会合，行次延安，叛将赵惟清执忠植使拜诏，忠植曰：“本朝诏则拜，金国诏则不拜。”惟清械诣其右副元帅撒离曷，不能屈。使甲士引诣庆阳城下，谕使降，忠植大呼曰：“我河东步佛山忠义人也，为金人所执，使来招降，愿将士勿负朝廷，坚守城壁。忠植即死城下。”撒离曷怒诘之，忠植披襟大呼曰：“当速杀我。”遂遇害。世将上其事，赠奉国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官其家十人。

唐琦，本卫士。建炎间，高宗航海，琦病留越州。李邺以城降，金人琶八守之，琦袖石伏道旁，伺其出，击之，不中被执。琶八诘之，琦曰：“欲碎尔首，死为赵氏鬼耳。”琶八曰：“使人人如此，赵氏岂至是哉。”又问曰：“李邺为帅尚以城降，汝何人，敢尔？”琦曰：“邺为臣不忠，吾恨不得手刃之，尚何言斯人为！”乃顾邺曰：“我月给才石五斗米，不肯背其主，尔享国厚恩乃若此，岂复齿人类哉？”诟骂不少屈，琶八趣杀之，至死不绝口。事闻，诏为立庙，赐名旌忠。

李震，汴人也。靖康初，金人迫京师，震时为小校，率所部三百人出战，杀人马七百余，已而被执。金人曰：“南朝皇帝安在？”震曰：“我官家非尔所当问。”金人怒，絀诸庭柱，齧割之，肤肉垂尽，腹有余气，犹骂不绝口。

陈求道，字得之，咸宁人。登进士第。靖康间判都水监。及朝议二帝出郊请和，求道力争之，不听。钦宗知康王兵众，求道请以元帅加之，赉蜡书者八人皆遇害，惟求道所荐刘定致书而还。金人立张邦昌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，求道称疾不往，呕血累日。开封尹亲以邦昌命召之，竟不能屈。求道以二帝蒙尘，屡欲自杀，因救得免。

先是，陈留河决，四十余日漕输不通，京城大恐，开封尹宗泽命求道治之，七日河尽复故道。建炎四年，命为襄、邓、随、郢镇抚，以奏兵食不给，待命未行。自咸宁挈家就食嘉鱼，值乱兵起，乃之蒲圻，寓龙堂僧寺。未久，招抚刘忠叛，一夕数千人麇至，驱求道家还嘉鱼。至茗山逆旅，具酒食奉求道为主，将南走湖湘。求道正色厉辞，贼怒，杀求道妻蔡及二子符、佺，必欲从己。求道骂愈厉，贼斫其口拔出舌断之。独符子凯窜山谷得免。贼退，始得求道尸，瘞于兴陂。